

弼前疑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
言失傾前疑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天
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
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故辟賢也諸侯諍
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日其質性頑
鈍言愚不任用諸退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
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柰何曰予熟思夫子
言未得其道今予不且留聖王之制無塞賢之路夫
予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必三諫者何以為得
君臣之義必得於郊者忠厚之至也與君覺悟能用

之所以必三年古者臣下有喪君子年不呼其門
所以復君恩今以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
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二千畫卷也所以言放
者臣為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事已行者遂去
不留凡待放與君用其言耳事已行篡各去無為留
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
行臣待於郊者君絕其祿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
祿參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環
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耻也王度記曰反之以
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主無介民也詩曰

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或曰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為家也親屬諫不得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傳曰司馬皮曰請處乎此臣請歸子皮者楚公子也時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保傳大夫進諫士傳民語

子諫父不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木取法於水火無金則相離也

諫者何諫問也因也更也是非相間革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卻悅則復前以禮進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國之害勵志忘生為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去而不詘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為

人臣不顯者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下能言之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諫於未形者上也諫於已彰者次也諫於已行者下也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義終於死節以成君休以寧社稷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諷諫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曲禮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訟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調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後少儀

師氏掌以嫫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行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

國弟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王舉聽治亦如之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義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王舉則從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覘案之以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放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司赦掌萬民之衰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凡民之有衰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凡歲時有天惠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
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邠不樂知悼子在堂斯
其為子邠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
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七
是共又敢與之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馬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
則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既必飲斯揚解謂之杜舉
檀弓

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於戲陽殯於絳未葬晉
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
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聽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
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
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

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
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
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請於武公公勿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
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
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
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
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

既而大赦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赦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貳百乘以伐東京叛大赦段入於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赦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於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

之潁考赦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道。繫我。獨無。潁考赦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赦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隳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以

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以告於君故與故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遘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飲食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

肖。而臣哀竊愛怜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怜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祝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父長有子孫相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

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况人臣乎。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
舉駁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
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
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
楚聲子通使於晉还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
晉大夫與楚孰孰吳對曰晉鄉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鄉材也
如杞梓皮革自楚狂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惧及淫人刑濫則惧及善人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之有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過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及狐疾二人後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辱食師陳焚次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

魚石歸楚失東夷子卒死之而雍子之為也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人與之邢以
為謀主杆禦北狄道兵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
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馬吳於是伐巢取駕
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
若教之亂伯奔之子賁皇奔晉人與之苗以為謀
主鄆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
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四
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
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
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惧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
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此赦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
患乎木惧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
之、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故向為介鄭子皮子大故勞諸
索氏大故謂故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故向
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馬能及人若奉吾弊帛慎吾
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
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日子朝
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未
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闡以羊舌肸為司
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啟疆曰



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
手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章
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
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
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
於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
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
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
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
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糜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
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柰
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
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
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
邢帶故禽故檄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
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鄉八大
夫輔韓須揚名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
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
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
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

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教放，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蹇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古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

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曰：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曰：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曰：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敢請命玉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
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嘗必有
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主是
以獲沒於祗宮臣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
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愆曰式
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
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
及于難仲尼曰古有志克已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
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秦令櫟里疾以車百乘入周王君迎之以卒甚敬楚
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
公由遺之大鍾載之廣車因隨入以兵由卒亡無
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
之國也燕有吞周之意使櫟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
君懼焉以蔡公由惑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后名
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
國而憂大王楚王乃說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
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

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飢，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仲公曰：善。然吾使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

而出，竊為太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廷鼎以待，會齊王乃止。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蛟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矣，以薛為無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

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貌辨之為人也多疵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又竊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刻而類破吾家苟可憚齊貌辨者吾無辭為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正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曰

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夫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太王圖之齊王大發帥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

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睥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壺醢，嘗詭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灑然止於齊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九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其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

子靖郭君之所聽愛矣。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顧承視，若是者，信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為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靖郭君曰：愛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為寡人未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

郭君衣宣王之衣冠，舞其劍，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不為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正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

土也。挺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不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平公射鳩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子。故向聞之，夕君告之，故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太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故射鳩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願乃趣赦之。」

趙簡子田于嬖史黯聞之以犬待於門簡子見之曰
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圍簡子曰何為不告對
曰君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嬖而麓不聞臣敢煩當
日簡子乃還少室周為趙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
之戲弗勝致右馬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曰知賢
而讓可以訓矣

魏惠王死葬有回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
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喪行
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子曰為
人子以為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

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
吾未有以言之也是其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
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
歷葬於楚山子尾樂水鬻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
喜先君必欲一見群君百姓也夫故使樂水見之於
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后更葬此文
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
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
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
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

乎太子曰甚善敬施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
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以示天
下豈小功也哉

諷諫

景公使圉人養其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
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
公曰堯舜使解人從何軀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
支解公曰呂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
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
或作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將自擊之晏子
此不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
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云云○爾罪有三公使汝
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

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之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子夫子釋子勿傷吾仁也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膚著于席不去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晏子入復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願詩治之公喜遽起曰病猶可為乎晏子曰客之道也以為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間病者之宮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醫

不能治病已殮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斂而不以聞吾之為君名而已矣晏子曰君獨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耶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邪者通導害者遠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諛繁於間邪行交於國也昔吾先君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刁而滅今君薄於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殮死不失愛送死不失哀行蕩則溺已愛失則傷生失則害性是故聖王節之也即畢殮不留生事棺擲衣衾不且害生養

哭泣處哀不臣害生道今朽尸以留生廣愛以傷行
修哀以害性君之失矣故諸侯之賓客慙入吾國本
朝之臣慙守其職崇君之行不可以尊民從君之欲
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殮謂之慘尸臭而不
收謂之陳腐反明主之性行百姓之誹而內嬖妾於
慘腐此之謂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因夫子而為之
晏子復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隣賓客皆在外君其哭
而節之仲尼聞之曰星之昭々不若月之暉々小事
之成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非賢於小人之是也其
晏子之謂歟

景公探雀鷖之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
公之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鷖
之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
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鷖之弱故反之其當聖人之
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鷖之弱反之是長幼也
吾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况于人乎此聖王之道
也

景公好弋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詔吏殺之晏子
曰燭鄒有罪三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公曰可於是
召而數之公前曰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

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罪二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是罪三也數燭鄒罪已軍請殺之公曰勿殺寡人聞命矣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

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及晏子乘而往北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澤故得於田獵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及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

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謂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營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

何君之有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殪何足恤哉



隱語

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讒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
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讒
也王胡不設矣對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三年不動
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于南方之阜
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
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
鳴々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
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悅荆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
何其乂也必有以也何其慶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

謂邪成公賈之讒也賢於太宰誥之說也太宰誥之說聽乎夫羞而吳國為墟成公賈之讒喻乎荆王而荆國以霸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王臣聞畏鞭笞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

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士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竿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召隱士十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

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
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申其一指曰是一也使
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杜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有餘酒而死士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
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鐘鼓除
竿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為衆生之先觀陰陽
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
人心之理先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
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
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
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量能較其伎巧
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辨乃可闔
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為以牧之審定有
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

捭反之以求其實貴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
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
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
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
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
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為之度数聖人因
而為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数聖人因而自為之慮故
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
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
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反覆反忤必由此矣捭

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
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喜欲思慮智謀此皆由
門戶出入故闔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
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
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受好財利得意喜
欲為陽曰始故言死土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
意有害刑戮誅罰為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
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
終為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
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

所不出無所不入無所不可可以說人
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為小
無內為大無外益損去就倍久皆心
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
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遂終始陰極久
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
相成也以陽求陰苞以德也以陰結
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桿闔也此
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為萬
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見谷子
桿闔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
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
以知彼覆以知已動靜虛實之理不
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
者聖人之

意也不可
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
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
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
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
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
也其張宜綱而取數也多張其會而
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
綱也常持其綱驅之其言無比乃為
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
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
而定基重之襲之及之覆之萬事不
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
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
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

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此必有久辭以還聽之
欲聞其声久嘿欲張久臉欲高久下欲取久與欲開
情者象而此之以收其辭同声相呼實理同歸或因
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收下此聽真偽知同異得
其情詐也動作言嘿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
皆以先定為之法則以及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
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万物別雄雌雖非其
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
應不失如螭蛇之所指若羿之引矢故知之死已自
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此目之魚見形也若光

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鐵舌之取燔
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
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
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收人不正事用不巧
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收人策而無形容莫見
其門是謂天神 鬼谷子久應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踈就之不用去之及
求日進 前而不御遙聞声而相思事皆有內提素
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
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踈

則踈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蚘
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
內者進說辭捷者捷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
近而踈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久
求者事 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遙聞
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
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得其情乃制
其術此用可出可入捷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
而捷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
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

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
民入產業曰捷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捷而久
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 而
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為退為
大儀 鬼谷子內捷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
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
噦者辨也噦者憫也者成大隙也噦始有朕可抵而
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
噦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

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
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為道術天下
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
聖人竄匿貪利詐偽者詐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
伐射父子離散乖亂久日是謂萌芽巇罅聖人見萌
芽巇罅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
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久之或抵覆
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
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為右自天地之合離終
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捍闔能用此道聖

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
時有可抵則為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
為天地守神卷谷子抵巇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
權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
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大小謀於衆寡稱貨財
有無科人民多少饒乏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
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疎孰賢孰不
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
凶諸侯之親 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

安孰危孰好孰憎久則孰便能知此者是謂權量揣
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
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
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動而不知其變者
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便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
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
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
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
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
雖有先玉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

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先事
而至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
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
之勢也此揣情節言成文章而後論之老谷子揣篇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
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揣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
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塞窳匿端隱貌逃情而人不知
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
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
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

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
主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
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
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
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
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
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
卑者諂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
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

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
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
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
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
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
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馬有不相應者
乃摩之以其欲馬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
不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鬼谷子摩篇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
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

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
言者諂而于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
威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久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
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
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久也故口者幾闕也所以
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
曰叅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翺翺而不迷
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
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徃者無所聞之也
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
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
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舉事則欲成
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短者不用
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
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
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

曰辭言五曰病曰恐

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不平暢故曰病
者感哀氣而不神也恐者暢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
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

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辨與辨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久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甚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聽智貴明辭貴奇鬼谷子權篇為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

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夫度量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踈者其徧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踈者徧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踈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木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

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
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
是因事裁之故為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
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踈者說內內親而外
踈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
以要之因其勢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
之摩而忍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擁而塞
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而如
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故說
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
其言外者踈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
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
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
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貌者不美又
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可知者謀者所
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拙
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
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為
存而危不可以為安然而無為而貴智矣智用於衆
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

可否擇事而為之所以自為也見不可擇事而為之
所以為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
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
正而已矣道理遠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
可與穀遠近之義老谷子謀篇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
長為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為非馬
也白馬為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
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
宜從今合以為物非也如求白馬於既中無有而有
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
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
名實而化天下馬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
聞先生高誼願為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

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為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為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馬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志歸之失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子竊府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

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
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
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
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
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
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
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
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
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
擲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

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
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
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
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
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
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
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公孫子白馬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
者天下而物可謂指手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
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

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
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
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
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
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
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
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
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指無物指
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矣

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公孫子指物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
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得其所白
不可謂無曰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
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
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
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
外藏三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
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柰何曰一其白得
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

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公孫子堅白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其曠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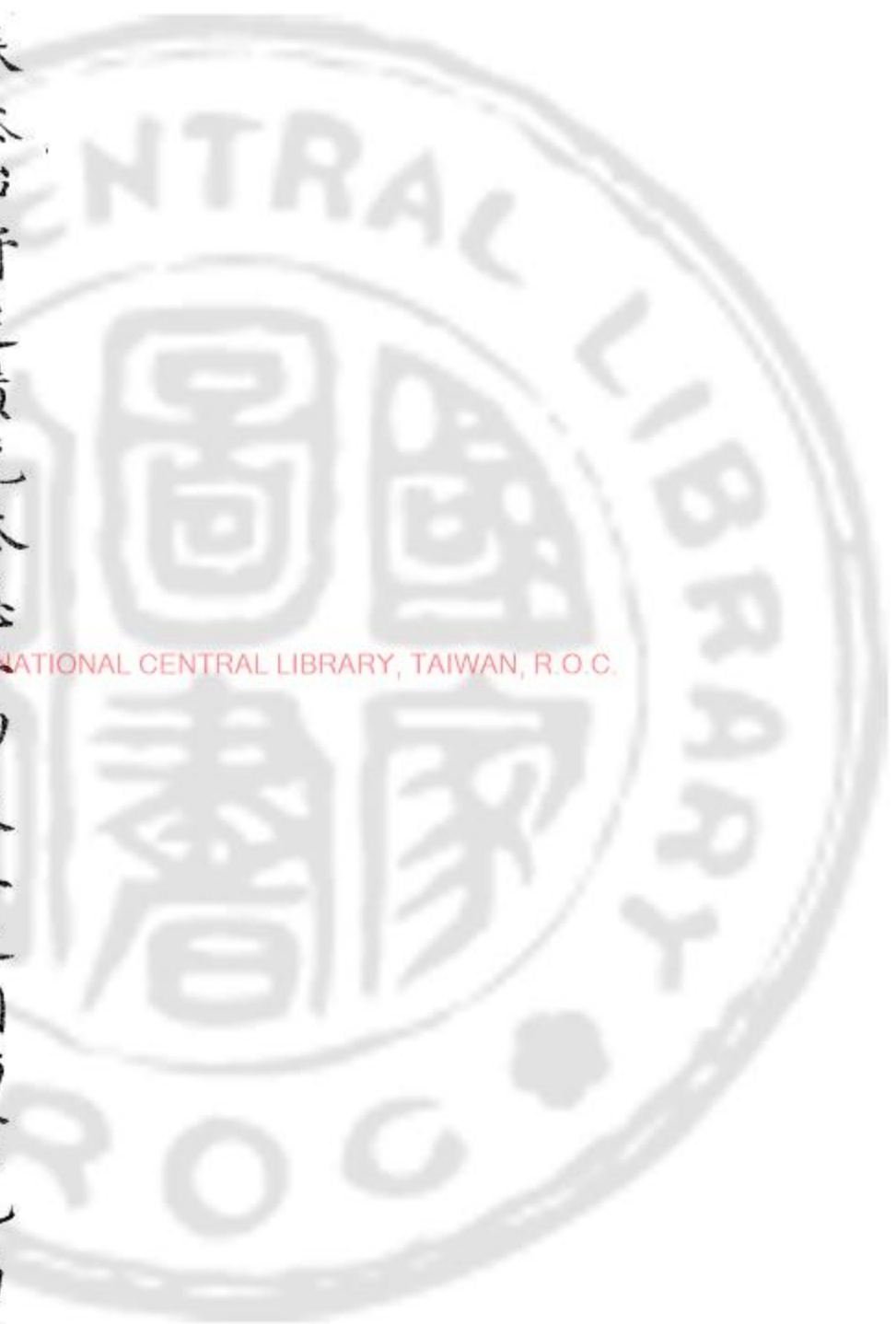
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
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
也不當而當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其謂行
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
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此
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
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
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
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公孫子名實

縱橫

蘇子說李兌曰維陽乘軒車蘇某家貧親老無罷車
駕馬桑輪蓬篋羸膝負書擔囊觸塵埃蒙霜露越河
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
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以人事免
知之美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
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藉席
無所寄宿人田中傍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鬪曰
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汝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
歸土今汝非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

流至海、汜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今君殺主
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
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
蘇子出、李兌舍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
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
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
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君、蘇子謂舍人曰
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
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
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
用、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
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効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王倏然不遠千里



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飾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為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君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達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誣敵國制海內爭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昏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去秦而歸羸滕履躄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紕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

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箴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春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為用，轉穀連騎，炫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拙門桑戶樞樞之士耳，伏軾搏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跑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

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說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澤，洋洋纒々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敦祇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愬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劇而不辯；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閑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徒、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特

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雖全。未必用也。韓非子難言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疆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人論

大人則以為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籍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辯則以為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表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也、說者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之為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徵見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徵見其合於私患也、譬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污者、則必以大飭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也、自勇之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聘智辯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尽辭也、韓非子說難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
士、必強教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
事、按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
虧法以私耗國、以便家、方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
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清能法之士、勁
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
重之、臣必在絕之外矣、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
可兩存之讐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
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百官不因

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之為談也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人主不能越四助而蠲察其臣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若夫即主心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明黨又衆而一國為之訟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踈遠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

意與同好爭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得見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利劍而窮也是明法術而送主上者不慘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獎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其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是以獎主上而趨

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志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者、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弗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與死

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主人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修士且以精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其修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則修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

誦矣。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治亂之功制於近習，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修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不以參伍審罪過，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且人臣有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

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而相室剖符，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污而不避姦者也，大臣挾愚污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朋黨，比周相與，一只惑主敗法，以亂士民，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

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不亡者
不可得也 韓非子狐墮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容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
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
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
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
幣從者夫子弗受但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
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
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

說太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
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髻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
曠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天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
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乃見太子太子乃與王見
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
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玉喜劍故以劍
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
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
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癸先之以至願得試

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拔劍
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
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
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
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
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
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峯齊岱為鋸晉魏為脊
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裘以四時繞以渤海
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
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

無旁上決浮雲下紀地紀此鋒一用匡諸侯天下服
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
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
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
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
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
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
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
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
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頸下決肺肝此庶人之
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太
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
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
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
服斃其處也

頌禱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
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
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
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檀弓
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礮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
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忝何其速
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礮之加密石焉諸侯礮
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
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



之弗斲也匠人請首斲之文子曰止為后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斲者不仁者之為也

公道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孤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此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孤游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祁奚辭於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入

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若父午之少也宛以從令
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守
業而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思小物而鎮定大
事有直質而無流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
其可以賢於臣也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焉公使
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救魚
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赦
魚赦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赦魚與雍子於朝宣子
問其罪於赦向赦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
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刑侯專殺其罪
一也已惡而諒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
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
而尸雍子與赦魚於市仲尼曰赦向古之遺直也治
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赦魚之惡不為未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雲。邢侯之
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煩。三言而除三惡，加
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守法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
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於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
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君之使使，臣斯司
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
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惧其
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
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
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及後與之禮、食
使佐新軍、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字、斷之曰、一
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
之、無字之闡入焉、無字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
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
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
以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
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
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
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
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

曰敢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報之

趙宣子言韓獻子于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於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而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

執法

晉文侯使李離為大理過聽殺人自拘於廷請死於君君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離對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吏讓位受爵為多不與下吏分利今過聽殺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聞也不受命君下自以為罪則寡人亦有罪矣李離曰法失則刑刑失則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使臣為理今過聽殺人之罪罪當死君曰棄位委官伏法亡國非所望也趣出無憂寡人之心李離對曰政亂國危君之憂也軍敗卒亂將之憂也夫無能以事君聞

行以臨官是無功以食祿也臣不能以虛自誣遂伏劍而死君子聞之曰忠矣乎詩曰彼君子多不素飧多李先生之謂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為理於是道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廷曰殺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地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義也遂

不去鉄鎖刎頸而死乎廷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云彼已之子邾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間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意何也廷理之駭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

不公之心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
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
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人以違夫
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
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曰子文
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孤怨萌方正
公平

楚昭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
蹂雷者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蹂雷廷理

斬其輶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為王泣曰為我誅延
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
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
尊敬社稷是臣棄君下陵上也臣棄君則主失威下
陵上則上位危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
避舍再拜請死

楚莊王之時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之太
子怒入謁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之老君在
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寶臣也

死難

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
昏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今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
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
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臣死
矣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
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
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
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子臣於莊公公不悅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

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
為晏子入坐樂人三奏然後知其謂已也遂起北面
坐地公曰夫子從席曷為坐地晏子對曰嬰聞訟夫
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
彊而無礼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遂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
之公財在外者斥之市曰君子有力於民則進爵祿
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遂徒行而東
畊於海濱居數年果有崔杼之難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

朝致邑與爵：邑盡退朝而乘噴然而歎終而笑其
僕曰何歎笑相從數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
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
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
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孰
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
將庸何歸門啓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

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嬖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嬰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殺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大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墁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肖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

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為天討乎詩云莫之葛藟施於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

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
馬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來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
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縣于厨嬰命
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
晏子之謂也

子路與子羔仕於衛衛有蒯賁之難孔子在魯聞之
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既而衛使至曰子路死焉夫
子哭之於中庭有人吊者而夫子拜之已哭進使者
而門故使者曰監之矣遂令復監

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公孫弘斷髮而為越
王騎公孫喜使人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
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人用兵伐將謂子何周南
之戰公孫喜死焉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
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
乎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
自快遇高唐之狐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戟亡戟
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
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久戰趨尚及

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今此將衆亦必不北矣今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曰縞之冠毋續之袍束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

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晉既定與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鎧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患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為利博矣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群臣

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馮荊罪之陽城君走荆
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
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見孟勝曰死而有
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
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
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
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
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
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
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

鉅子於田襄子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
致令於田襄之欲及死孟勝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
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及死之墨者以為不聽
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
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容也

豫讓事中之君知伯城中行氏豫讓徒事知伯及
趙襄子破知伯豫讓褻面邠變容吞炭而為啞乞其
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
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卦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
不死中行而及事其讎何無可耻之甚也今必碎身

靡軀以為知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行之君與帷而衣之與闌而枕之夫衆人畜我故衆人事之及知伯分吾以衣服餽吾以鼎寶舉被而為禮是以國士過我我故國士報之

逢丑父殺其身以生其君何以不得為知權丑父欺晉祭仲許宋供枉正以存其君然而丑父之難為難於祭仲祭仲見賢而丑父猶見非何也曰是非難別者在此此其嫌疑相似而不同理者不可不察夫去位而避兄弟者君子之所甚貴獲虜逃遁者君子之所賤祭仲措其君於人所甚貴以生其君故春秋以

為知權而賢之丑父措其君於人所甚賤以生其君春秋以為不知權而簡之其俱枉正以君相似也其使君榮之與使君辱不同理故凡人之有為也前枉而後義者謂之中權雖不能成春秋善之魯隱公鄭祭仲是也前正而後有枉者謂之邪道雖能成之春秋不愛齊景公逢丑父是也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為也而衆人疑焉春秋以為人之不知義而疑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為人性命也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耻非若鳥獸然苟為生苟為利而已是故春

秋推天施而順人理以至尊為不可以生於至尊大
羞故獲者絕之以至尊為不可以加於至尊大位故
雖失位弗君也已久國在位矣而春秋猶有不君之
辭况其溷然方獲而虜邪其於義非君定矣若非君
則丑父何權矣故欺三軍為大罪於晉其免頃公為
辱宗廟於齊是以雖難而春秋不愛丑父大義宜言
於頃公曰君慢侮而怒諸侯是失禮大矣今被大辱
而弗能死是無耻也而獲重罪請俱死無辱宗廟無
羞社稷如此雖陷其身尚有廉名當此之時死賢於
生故君子生以辱不如死以榮正是之謂也由法論

之則丑父欺而不中權忠而不中義以為不然復察
春秋春秋之序辭也置王於春正之間非曰上奉天
施而下正人然後可以為王也云爾今善惡好榮
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地之在人者也君子以天施
之在人者聽之則丑父弗忠也天施之在人者使人
有廉耻者不生大辱大辱莫甚於去南面之位而東
獲為虜邪曾子曰辱若可避避之而已及其不可避
君子視死如歸謂如頃公者也

器從名地從主人之位制權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
權雖久經亦必在可以然之成不在可以然之域故

雖死亡終弗為也公子目夷是也故諸侯父子兄弟
不宜立而立也春秋視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
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鄆取乎莒之以為同居
目曰莒人滅鄆此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諸侯在不可
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
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權譎也
尚歸之以奉鉅經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詳而久一
也公子目夷復其君終不與國祭仲已與後改之晉
荀息死而不聽衛曼姑拒而弗內此四臣事異而同
心其義一也目夷之弗與重宗廟祭仲與之亦重宗

廟荀息死之貴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貴先君之命
也事雖相反所為同俱為重宗廟貴先君之命耳難
者公曰公子目夷祭仲之所為者皆存之事君善之可
矣荀息曼姑非有此事而所欲恃者皆不宜立者何
以得載乎義曰春秋之法君立不宜立不書大夫立
則書書之者弗予大夫之得立不宜立者也不書予
君之得立也君之立不宜立者非也既立之大夫奉
之是也荀息曼姑之所得為義也難紀季曰春秋之
法大夫不得用地又曰君子無去國之義又曰君子
不避外難紀季犯此三者何以為賢賢臣故盜地以

下敵棄君以避患乎曰賢者不為是是故託賢於紀季以見季之弗為也紀季弗為而紀侯使之可知矣春秋之書事時紀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故詭晉文得志之實以伐諱避致王也詭莒子號謂之人避隱公也易慶父之名謂之仲孫變盛謂之成諱大惡也然則說春秋者入則詭辭隨其委曲而後得之今紀季受命乎君而經書專無善一名而文見賢此皆詭辭不可不察春秋之於所賢也固順其志而一其辭章其義而哀其美今紀侯春秋之所貴也是以聽其入齊之志而詭其服罪之辭也

移之紀季故告糴於齊者實莊公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臧孫辰以鄙入于齊者實紀侯為之而春秋詭其辭以予紀季所以詭之不同其實一也難者曰有國家者人欲立之固盡不聽國滅君死之正也何賢乎紀侯曰齊將復讎紀侯自知力不加而志距之故謂其弟曰我宗廟之主不以死也汝之鄙往服罪於齊請以立五廟使我先君歲時有所依歸率一國之衆以衛九世伐作之主襄公逐之不去求之弗予上下同心而俱死故為之大去春秋賢死義且得衆心也故為諱滅以為之諱其賢之也以其賢之也見

其中仁義也

楚白公之難有仕之善者辭其母將死君其母曰棄
母而死君可乎曰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之
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請往死之比至朝三廢車中
其僕曰子懼何不久也曰懼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
聞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聞之曰好義哉必
濟矣夫詩云深則厲淺則揭此之謂也

崔杼弑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
指血至者死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
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

視足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
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鈎之吾願子之圖之也
晏子曰吾聞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
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之葛藟延于條枚愷弟君子
求福不回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鈎之嬰不之
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纓而乘其僕馳
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懸
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恂直
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謂也

齊崔杼殺莊公荆蒯芮使晉而久其僕曰君之無道

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之死之不亦難乎荆
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而不用我能去
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
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
曰人猶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
自刎于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
僕夫則無為死也猶飲食而過毒也詩曰夙夜匪懈
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
僕夫之謂也

田常殺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

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捨親
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
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劫乎
恭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
其君聞之者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
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久而狄人
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
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宮人也亦賜鶴與宮人戰余
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

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
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剗出腹實內懿
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
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兵如弘演可謂
忠士矣殺身以捷其身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
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
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
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與
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

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
首而獻之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
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兄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
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實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
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
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

楚有士曰申鳴治國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
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
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

樂而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受朝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柰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

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進退惟谷陳恒殺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示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劫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宋閔公臣長萬以勇力聞萬與魯戰師敗為魯所獲囚之宮中數月歸之宋閔公博婦人在側公為萬曰魯君孰與寡人美萬曰魯君美天下諸侯唯魯君

耳宜其為君也閔公矜婦人妬因言曰爾魯之囚虜
爾何知萬怒遂搏閔公頰齒落於口絕吭而死仇牧
聞君死趨而至遇萬於門携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
而殺之齒著於門闔仇牧可謂不畏疆禦矣趨臣之
難顧不旋踵

白公之難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徃死之其母曰
棄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
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
死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曰懼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公也

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刎頸而死君子曰好義
乎哉

齊崔杼殺莊公也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
餐則失匕上車失軾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
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闔之
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果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
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
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
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

而行至莒，人逐之。杞梁華舟下鬪，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關，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

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齊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殺及賊，太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闕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耶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王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馬車右曰臣

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手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使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

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諫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

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朞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廉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朞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東

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胫播而止之
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
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
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
以司馬

知伯囂之時有士曰長兒子魚絕知伯而去之三年
將東之越而道聞知伯囂之見殺也謂御曰還車及
吾將死之御曰夫子絕知伯而去之三年矣今及死
之是絕屬無別也長兒子魚曰不然吾聞仁者無餘
愛忠臣無餘祿吾聞知伯之死而動吾心餘祿之加

於我者至今尚存吾將往依之久而死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

王歇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歇之故已

人謂歇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

萬歇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

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

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

以兵為軍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

曰王歇布衣義猶不背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

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之
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
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
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
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紀曰射科
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
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管子得於魯之東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
謳歌而引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欲東至齊因謂
役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知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

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已
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
公則難與往也

子胥出走邊候得子胥曰上索我者以我有味珠也
今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
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
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
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所以知免於
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

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倚墻之傍不可以立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王柰何故不若與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柰河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屈節

子路問於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而不能有益于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已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孔子在衛聞曰常將欲為亂而憚高國鮑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聞之舍諸弟子而告之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不可不救今吾欲屈節於田常以救魯二三子誰為使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

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
田常曰夫魯者難伐之國而君伐之過矣田常曰魯
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
而不仁其大臣僞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
不可與戰君不若伐吳夫吳城高而厚池廣以深甲
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
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
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
夫憂在內者攻疆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
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又欲破

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而君之功不與
焉則交日踈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群臣求以成
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下恣則爭是君上與主有卻
隙也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
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
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立制齊者唯君也田
常曰善雖然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
子貢曰若緩師吾請往見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
以兵迎之田常許諾子貢遂南見吳王曰臣聞之王
者不絕世霸者無疆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

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疆甚為王患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威暴齊而服疆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疆齊願王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今若身養士有報吳之心待我伐越然後可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王之疆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必私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疆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義者不絕世今存越元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若王必惡越臣請

東見越君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悅乃使子貢之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變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心畏越曰待我伐越然後可如此則破越必矣且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者危者三者舉事之大患也越王頓首再拜曰孤少失前人內不量乃於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得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暴猛群臣

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
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此則
報吳之時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
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矣彼戰不勝王之
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吳銳
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聖
人所謂屈節以求其伸者也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
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
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前人
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莽

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
之敢慮後五日越王悉境內之兵使大夫種頓首言
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勾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於
左右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強救弱困暴齊而撫周
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
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鉄屈盧
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
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
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
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之兵

以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
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天齊與吳將
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
臨晉君大恐曰為之柰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
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
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
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疆晉人擊之大敗吳師
越王因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
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
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
出存魯亂齊破吳疆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
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
初願若疆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
言傷信慎言哉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遊於諸侯夫子未嘗
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
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各有宜也當吾先
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体然夫欲行
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
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

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特也。

屈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周公
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
桓公以功滅醜，而皆為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
則天下無聖主賢相矣。故月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
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丘冢不可
勝數，猶之為易也。水激輿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
之為平昔者。曹子為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
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於陳中，則終身為破。

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耻死而無功，阿之盟
榆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脅，三戰所一朝而反之，勇
聞於天下，功立於魯國。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
可謂知遁。逃走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
諱其耻，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
然而免於縲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
君諭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
失賢之數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
疵其小故。夫牛蹄之涔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

邠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識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畧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子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邠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

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極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

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國民不得寧處故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至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覲逐者於其及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

智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汗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蔽亂莫知其是非者也

出林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終日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

孔子見季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予曰吾聞之夫

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

或問聖人有誑乎曰有曰焉誑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誑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誑曰誑身將以信道也如誑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
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
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
以自用也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絕焉得而用
之

臣節

栾懷子之出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從欒氏者為大
戮施欒氏之臣辛俞行吏執而赦之公公曰國有大
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
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
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動君之明令
也自臣之祖以無大援於晉國世隸欒氏於今三世
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
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公說固止之不可厚賂
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

也若受君賜是隨其前言君問而陳辭未遂而逃之
何以事君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宛支未令鼓人各復其所非
察勿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
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
迂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
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瞿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
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
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
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
有是臣也乃使行既敵言於頃公與鼓子田於河陰
使夙沙釐相之

秋樂盈將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
豫董放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熊囚伯華放向籍偃人
謂放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放向曰與其死亡
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放向
曰吾為子請放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放向放向
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
赦吾子子吾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放
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
內舉下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覓德行四國順之

夫子覓者也。晉侯問故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驛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暮勲，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故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繇、豷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故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季武子伐莒，取郟。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

退而魯伐莒，潰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故孫而為之，請使請帶、馮、與、梁，其毀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故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故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

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汚，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懲之所生汚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而能其誰從之？魯放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迓，強場之邑。一彼之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姦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遂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國蔑有。

主齊盟者，誰能辨焉？吳濞有蒙楚之執事，豈其願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亦可乎？莒魯爭鄆，為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之。因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故孫放，孫歸，魯天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天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恐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躡乎。阜謂放孫曰：「可以出矣。」故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曰：許左右曰：師徒不動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故，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一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所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遂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

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弃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豕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歸。

君臣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洪筴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涉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

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制、能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為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後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常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明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為人者、君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

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下、是以下及上、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為上而矯、悖也、為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及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

是故別交正分之謂理順理而不失謂之道。德定而民有執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而行，私者也。為人上者，釋法而行，私則為人臣者，援私以為公公道不違則，是私道不違者也。行公道而託其私焉，寢久而不知，姦心得積無乎，姦心之積也。其大者有侵殺福上之禍，其小者有比周内爭之亂。此其所以然者，由主德不立而國無常法也。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視主情，婦人嬖寵假以男之知以援外權，於是乎外夫人

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徵也。是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慶之於天子。大夫有善，納之於君；民有善，本於父。慶於長老，此道法之所從來是。治本也。是故歲一言者，君也；時省者，相也；月稽者，官也；務四支之力，修耕農之業，以待命者，庶人也。是故百姓量其力於父兄之間，聽其言於君臣之義，而官論其德，能而待之。大夫比官中之事，不言其外而相常具以給之，相總要者，官謀士量實美，匡謀所疑而君發其明，府之法瑞以稽之，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要。是以上有餘日而官勝其任，時令不

淫而百姓不給，唯此上有法制，下有分職也。

為人君者，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為人臣者，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凌君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四者有一，至敗。敵人謀之，則故施舍優，猶以濟亂。則百姓悅，選賢逐材，而禮孝弟，則姦偽止。要淫佚，別男女，則通亂隔貴賤，有義倫，等不踰，則有功者勸。國有常式，故法不隱，則下無怨心。此五者，興德匡過，存國定民之道也。

故人君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純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故能飾大義，審時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明君之道也。能據法而不阿，上匡之主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

君臣之際也。禮義者，人君之神也。且君之屬也，親戚之愛性也，使君親之，察同索屬，故也。使人君不安者，屬際也，不可不謹也。賢不可威，能不可留，社事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人死之若江湖之大也，求珠具者，不令也。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况遺利，夫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危。

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

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古者列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事、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成、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韞係解、目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主不可以無德、無德則臣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失權、

臣不可以無德、無德則無以事君、不可以無威、無威則國弱、威多則身蹶、

凡高者貴其左、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

齊景公伐宋、至於歧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嘆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較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較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父不能愛無益之子君不能愛不執之民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不能死無德之君

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順提敢問何謂也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於天下二曰達惠於民三曰達德於身衰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以貴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報肆心治世之位真位也衰世之位則生災矣苟高人則必損之災也苟奉身則必遺之災也苟肆心則必否之災也治世之臣所貴乎順者三一曰心順二曰職順三曰道順治世之順真順也衰世

之順生逆也體苟順則逆節亂苟順則逆忠事苟順則逆道高下失序則位輕班級不固則位輕祿薄卑寵則位輕官職屢改則位輕迂轉煩瀆則位輕黜陟不明則位輕待臣不以禮則位輕夫位輕而政重者未之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輕則喪吾室也

或問曰難行曰若高祖聽成卒不懷居遷萬乘不俟終日孝文帝不愛千里馬慎夫人衣不曳地光武手不持珠玉可謂難矣抑情絕欲不如是能成功業者鮮矣人臣若金日磾以子私謾而殺之丙吉之不伐蘇武之執節可謂難矣

或問人君人臣之戒曰莫非戒也請問其要曰君戒
專欲臣戒專利患之甚矣城重譯而獻珍非寶也腹
心之人匍匐而獻善寶之至矣故明王慎內守除外
寇而重內寶雲從于龍風從于虎鳳儀于韶麟集于
孔應也出於此應於彼善則祥祥則福否則眚眚則
咎故君子應之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隣諸侯之
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
子對曰夷吾之所能盡在君所矣君乎有辱令桓公
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昏愚不通四隣諸侯之義仲
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
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大武臣宣
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歸刑
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怠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
侯臣服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

受其令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
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
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
若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
為桓公曰是何言邪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
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
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
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
使諛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為圖政令不善墨墨不
夜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

治譬若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教其婦女獠獵畢
弋暴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武政既輟刑罰則
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
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
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
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
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賁為臣不實事左右
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又圖國家徧其發揮循
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吳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

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休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屈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為弗遠君為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慈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惡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告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負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斬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退曰不

可以敗其君皆曰非我不仁群處以攻三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於過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倨傲不恭不友善士說賊與鬪不彌人爭唯趣人詔湛酒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為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捕援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管子四稱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嗚呼美哉成事疾申

一作伍合也
一作悟

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要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閭，故曰恭則反敗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合，不^合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隣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合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旅以^多豐，豐旅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旅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旅怒不知所錯，則人

反其故，不^合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合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管子七臣七主

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慕組者，燔公之室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同

飾臣克親貴以為名，恬爵祿以為高，好名則無實，為

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馬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昏上，故昏上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為行重賦歛，多悅道以為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諂，故記稱之曰：愚忠諛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讐。除讐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讐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居為非，毋動為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衆人不知之，謂微攻。同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管子形勢

馭臣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以過也大臣不治而逖臣此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逖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逖臣不疾而遠不蔽矣葉公之頌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右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

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
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
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
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
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

邦治、三曰官聯、連事相助以會官治、四曰官常、昔行常例以聽官治、五曰

官成、著為令以經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

邦治、八曰官計、以獎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

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

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叙其民、七曰刑賞、以馭

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

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

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

以馭其過、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退、

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後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叛圖。四曰聽稱責以傳別。五曰聽祿命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以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契。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叙以治敎。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

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
歲則以灋警戒群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
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馭臣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
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
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
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為智、曲辨難為
慧、故無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為也、無益於用
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
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
易、

大有臣甚大、將及為害、吾欲患優除害、將小能察大

得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群臣得務相責如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非朝臣衰也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貴而不任國也桓公曰請問心禁管子對曰晉有臣不忠於其君慮殺其主謂之公過諸公過之家毋使得事君此晉之過失也齊之公過坐立長差惡惡乎來刑善善乎來榮戒也此之謂國戒

謂之國機輕重之法曰自言能為司馬不能為司馬者殺其身以豐其鼓。自言能治田土不能治田土者殺其身以豐其社。自言能為官不能為官者剗以為

門父。故無敢姦能誣祿。至於君者矣。故相任實為官都重門擊柝不能去亦隨之於法。

明主之慮事也為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蟪蛄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蟪蛄之所長而人之所短也。蟪蛄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

所大難也。而媛螻飲焉。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晏子作色對曰：「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故臣聞仲尼居處惰倦，廡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惠不盛，行不厚，則顏回騫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具也。」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喜。公作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對曰：「此非臣之

所復也。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懈，辭令不給，則隰朋、臧孫赤侍。右左多過，獄讞不中，則肱、甯、臧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臧孫赤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甯、臧侍。居處佚息，左右懈畏，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臧孫赤侍。惠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臧孫赤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公

曰善。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煖食。」晏子對曰：「嬰非。」

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
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
曰○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夫○社○稷○
之○臣○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
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于○四○方○自○是○之○後○君○不○
以○禮○不○見○晏○子○
晏○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馭○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有○人○臣○不○敢○

與○馬○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
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
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
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簋○者○
有○人○臣○不○敢○與○馬○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疑○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竿○行○歌○而○去○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
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
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

不忘恩也、能言者、傳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蓋士當世異特、或當因勉、闕坑、或當代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掘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行為容、象體為貌、聞聲和音、解仇、聞却、綴玄、卻語、攝心、守義、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主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

情蹇却而去之、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受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為四聲主者、其徵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聞却、謂解羸微之仇、聞却者、聞強也、強却既闕、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污其名、耻其宗、故勝者聞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是也、却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脇、而并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

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

往明疑而去之卻、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
之處、識其短驗之動、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
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
人、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驚
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已、効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
誠於已、遭淫酒色者、謂之術音樂動之、以為必死生
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濶之命、
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以仁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
探心探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由而隨之也、故小

人比小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
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
其不可以轉危為安、救亡使存也、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故天
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
非一精之所化也、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
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是以明主之治世也、
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天與地建立四維以輔國政、
鉤繩相布、銜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氣有常
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伴有崇事、不任賢、無功必敗

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備甚遠
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
人居左忠臣居前義臣居右聖人居後左法仁則春
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
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
剗天地之門戶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
於外也君者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進賢受
上賞則下不相蔽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則任
事之人莫不盡忠鄉曲慕義化坐自端此其道之所
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莫不受命不可

為名故謂之神至神之極見之不惑也乖不惑務正
一國一國之刑具在於身以身老世正以錯國服義
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
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
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人犯患應難使勇
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實奏
贊見使禮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
天地御諸侯使聖夫仁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
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
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

弱扶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禮
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
人之功、定制於冥冥、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
明達四通、內有挾度、然後有以量人、富者現其所予、
足以知仁、貴者現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長不
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
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
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
所不取、足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
觀天、足以知聖、第不失次、理不相舛、近塞遠閉、備元

變成明事、知分度数、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麼、動則
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
白參明、起氣滌相宰、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遇人
有德、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
離流、上下相疑、復而如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
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其
民如子者、弗召自来、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
弗受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
也、調而和之、士於純厚、引而化之、天下好之、其道日
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

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道以相効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嶠君不從、當世滅亡、

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此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

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搆、以相耻忤、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若夫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

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

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也、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而狂惑慥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好相鷄狗之

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覲、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

孟懿子問書曰、欽、四隣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脊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言、問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乃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

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高謂魏王曰：「臣入魏國，見君之二計臣焉。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答曰：「駕騷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糅，卞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直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答曰：「大臣則必取衆人之選，能犯顏諫事，公正無私者，計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愆其契，臣行其義，然則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臣主並各有得也。」

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成駒，桀有侯侈，紂有崇侯虎，晉有狐偃，施此陸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徵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往世之主有得

人而身安存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

若夫許由、續牙、晉伯陽、秦顛、頡、衛僑、如狐不稽、重明、董不識、卞隨、務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則不樂食穀之利、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者、或伏死於窟穴、或稿死於草木、或饑餓於山谷、或沉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

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凌其主、以語待之、以其雖身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之、若夫齊田恒、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

亂之君能見之乎。若夫后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襄范蠡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而其臣也、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敢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為高天、泰山之尊、而以其身為壑谷、黼洧之卑。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况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鄭王孫申、陳公孫寧儀、行父、荆芊尹申亥、隨少

師越種干、吳王孫頌、晉陽成泄、齊堅刀、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為其臣也、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良、以陰闇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為禍難、皆輔其君、共其欲、苟得一說於王、雖破國殺衆、不難為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况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故周威公身殺國分為二、鄭子陽身殺國分為三、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拜於越、知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

主明王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並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

其在記、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者、皆父子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纏索之中、或在割烹芻豢飯牛之事、然後明主不羞其卑賤也、以其能可以明法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

為人主者、有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徇智尊士以擅選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惟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譟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文言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誣敢情、以談說是、以群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主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造疑物、以門其臣也、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

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孽適子而尊小枝，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恠也。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聖人之所以為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

之所貴賞，與其所以為治相反也。夫立名號，所以為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謂之重。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世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刑罰所以禮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勇夫。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

之所欲常與上之所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之所急也。而悖慤純信用心壹者則謂之婁。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吏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願。少欲寬惠行德謂之仁。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徒閑靜安居謂之有思。損仁逐利謂之疾。險躁佻反覆謂之智。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而不可用。行而垂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不便也。上宜禁其欲。滅其逆而不止也。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亂上以為治也。凡所治者刑罰也。今有私行仁義者尊。社稷之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躁險諛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之所以立者恭儉也。聽上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務也。而綦組錦繡刻書為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而優笑酒徒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

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狐蟲為順辭於前者。日賜。上握度量。所以搢生殺之柄也。今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執以倖偷世者。數御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為上治也。而愈䟽遠。諂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君府也。而士卒之兆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僇賦。而上不得者。萬數。夫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而斷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無宅容身。死田數而女妹有色。大臣左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擅割下也。而戰介之士。不得職而間官之士。尊顯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位者。必下之。不從法令。有二心。無私學。及逆世者也。而不禁其行。不破其群。以散其黨。又從而尊之。用事者過矣。上世之所以立廉耻者。所以屬下也。今士大夫。不羞汙泥醜辱。而宦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賞賜之所以為重也。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使辟優徒。紹級名號。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掎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謀。此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

也。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窳路。託伏深慮。大者非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化之以實。是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有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以求索與世相及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智成群。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上。不禁塞。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

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奸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富。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身。不任者而自飾。以為高世。主

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蕩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韓宣王謂樛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成闚止而簡公殺魏、兩用群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聚其黨、寡力者借外權、群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交以削地、則王之國危矣、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

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潘王一用淖齒而手死、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而劫殺、今留無術、以現上使其主去、兩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或曰、桓公之所應優

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矣，自以為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象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收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馬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

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仲非周公且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

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簡公之臣也。而殺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矣。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莖。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闇。主人主有二患。任賢則臣將乘於賢以劫

其君。妄舉則事沮不勝。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而好內。故豎刁自官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群臣匿端。君見好。則群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群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曰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

必能受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善去惡、群臣見素、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上不與共之。民乃寵之。上不與義之。使獨為之。上固內。肩從室視庭。參咫尺已具。皆之其處。以賞者賞。以刑者刑。因其所為。各以自成。善惡必及。孰敢不信。規矩既設。三隅乃列。主上不神。下將有因。其事不當。下考其常。若天若地。是為類。解若地若天。孰踈孰親。能象天地。是謂聖人。

欲治其內。置而勿親。欲治其外。官置一人。不使自恣。安得移并。大臣之門。唯恐多人。凡治之極。下不能得。周合刑名。民乃守職。去此更求。是謂大惑。猶民愈衆。姦邪滿側。故曰女富人而貧。馬女貴人而逼。馬女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馬腓大於股。難以趣走。主失其神。虎隨其後。主上不知。虎將為狗。主不蚤止。狗益無已。虎成其群。以弑其女。為主而無臣。吳國之有主。施其法。大虎將怯。主施其刑。大虎自寧。法刑狗信。虎化為人。復反其真。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景公問政於師曠。

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
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
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
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
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
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
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及國發廩粟
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君無陳粟府無餘財
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
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

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相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
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
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
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
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
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
二制焉餘以木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
鹽龜鼈羸蚌不貴於海君重斂而田成氏厚施齊嘗
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

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
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文式歌且
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
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
成氏有之、今為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
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
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
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
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
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與之、利指六馬之足、與王良之
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特及獸矣、託良馬
固車、則滅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
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
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目馬之利、舍車而下走
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
除患之臣也、

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
之為、子路以其私秩粟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食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

魯君有民子吳為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為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衣飡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氏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王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

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况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陽胡潘其於王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人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容張季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季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季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且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為文也故欲殺之

今誠為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計、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拜遺季也、樂子因相謂也、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曰、斯競功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額、馬、斷其下額、則必恃人而食、馬、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

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主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礪、礪行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相匡正、外相揚美者、謂之友、知足以謀事、行足以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也、修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愆於朝廷、智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

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
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而憔悴有憂
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倮唯諛之行唯言之
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為國者帝與
友為國者王與大臣為國者與左右為國者疆與
侍御為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為國者亡可立待也
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馬取大臣
之禮皮幣先馬取左右之禮使者先馬取侍御之禮
以令至馬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
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伎藝之人不並見

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伎藝之人不並奏
左右在側則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則子女不雜處
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
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藥則廝役從清門
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特開北房從薰服之
樂是以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而帝
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夫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
執法厭夫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
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決江流河者禹也聽獄執

中者卑陶也然而聖后者堯也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詩曰執轡如組兩駟如舞貴能御也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曰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

之而不任以辭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虱屯犂牛既料以修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 琬琰之玉在滂泥之中雖廉者弗釋樊 翫魏在柶茵之上雖貪者不持美之所在雖汗辱世不能賤惡之所

在雖高隆世不能貴
明月之珠出于蠶蛭周之簡圭生于垢石大蔡神龜出于溝壑萬乘之主冠錙銖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為賤正三軍之象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
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
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
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
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
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
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
害於身通於閔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
大夫之事當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
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
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
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
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
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
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
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
富桓公使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
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

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

王者有斲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師用兵三老五更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當其為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師用兵者重士衆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烱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可尊重之以其列土

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親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曰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為父臣者閨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為恩傷義也王者臣不得為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烱傳曰許公不世待以初或曰王者臣得

復為諸侯臣者為衰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為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

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畢父不言名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大也盛德之士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躬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

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禮者何無長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諱詩內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爵魯臣者亡不行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邪則不忠忠則必正有正然後用其能是故師保道德股肱賢良內睦以文外威以武被服禮樂隄防政刑故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人臣和悅邦國平康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致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

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愠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駑四夷招致乖叛亂離斯瘼怨氣並作陽陰失和三光虧缺惟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為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狎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勢既如波選又如斯而欲望三公勲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患乎左右小臣哉至於近世外戚官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責之輕而任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

困辱因陳大臣庶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
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
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劊其喉愚者猶
知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先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
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盖親疎之勢異也毋
后之黨左右之人有至親之勢故責任萬世常然之
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哉未若置丞相自
總之若委三司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為政者不當與
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為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
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
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
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憲鄧騭梁冀之徒藉外
戚之權常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
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牒述輸權重於
婦黨算十世而為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
何其詭邪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
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委仗之者見輕抱
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荆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
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賤起家而治大邦寔由勝己者

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烏獸其行被髮鼻酒
婦問三百委政仲父遂為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
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牝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
珍瘁響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
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帟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
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
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
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鼓而可以摧堅速遠大舟
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
高賢難臨而可以攸叙尋倫昔魯哀庸主也仲尼上
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
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
之優劣必須克舜乃為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耻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序官、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宰之數。司徒知百
宗城郭立器之數。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修憲
命、審詩、彛、禁淫聲、以時順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
大師之事也。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藏、以時決
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父司空之事也。相高
下、視肥瘠、序五種、省能功、謹畜藏、以時順修、使農夫
僕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憲、養山林、藪澤草木
魚鼈百索、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則物不屈、虞師
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間樹藝、勸教化、趨孝



悌以順時、修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
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雕琢文采、不
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鑷龜陳卦、
主禳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修採
清易道路、謹盜賊、平室律、以時順修、使賓旅安而貨
財通、治市之事也。拊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
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
兼聽而時稽之、度其功勞、論其慶賞、以時慎修、使百
吏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
教化、美風俗、蕪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

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

天王之事也。

荀子王制

禮臣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大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群臣如
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陛九級上庶遠地則堂高
陛無級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纓盤水加劍造請室
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
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令
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子大
夫自有過耳吾過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憚
厲以庶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

群臣不以節行而報其上者即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五尺之狐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願彼之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也

賈子階級

臣道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曲禮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筮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衿絺綌不入公門。苞履投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袞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事不私議。

曲禮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斲其身以成其信是故

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調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適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

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表記。

臣能

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后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棄子之殺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削，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

可以賞死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韓非子說難

臣品

人臣之論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義，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

用慙臣者亡。荀子臣道

事聖君者。有德從。無諫爭。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撓拂。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而能化易時。閔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若馭撲馬。若養赤子。若食餒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荀子臣道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具也。大臣父子兄弟。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
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與疆君、君雖不安、不能
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
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
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故諫
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所尊
厚也。而闇主惑之、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君
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荀子臣道

趙文子與叔譽觀手九原文子曰死者何可作也吾
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並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
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
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
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
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

馬檀弓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

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教子
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
之。莫教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庶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
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教子
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
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
庶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
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
國之事。恢先君以楨。方城之外。四封不庶。名不挫於
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
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
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
教大心。撫其御之手。頷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
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朴。一人若梓。一人以與。
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
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教大心是也。昔吳與
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

散、芟、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蹶、蹶、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晷、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瘃、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訖、誰、也、冒、勃、蘇、曰、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叙、秦、王、願、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芟、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官、負、離、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敲、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

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鬻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氏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曾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架而乃責之、以閏閭之禮、隩突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劑毛、以刃抵木也、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通、群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罪誅、是故威厲而不廢、聰明先而不弊、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



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尽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無覆而不偏群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淮南主術

是明主之聽於群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責其辯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雖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淮南主術

昔堯之佐九人舜之佐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麀鼠前而免後趨則頓走則顛常為蚩蚩馭馭取甘艸以與之麀有患害蚩蚩馭馭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乎

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軍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爇火甚盛從者甚衆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

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容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淮南

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不得以輕，重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撫而觀其能無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誣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

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又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得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疆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

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以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畧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拍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

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源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隣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之謂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隣諸侯者。非其人之謂之孤。孤獨而掩。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慤。拘錄計數織音。而無敢遺喪。是官人史吏之才也。修飾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不敢益損。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

名也、知愛民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為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

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荀子君道

柱不可以槁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車、牛不可以追速、鈇不可以為刃、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其于所適、施其于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于照形、其于以函食、不如篋犧牛、粹毛宜于廟牲、其于以致雨、不如黑髮。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策、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介堂則策、不御此、代為常者也。辟若舟車、楫肆窮廬、故



有所宜也。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于水，沉鳥于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大田，師吳仲為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臯織岡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辟若播碁九于地，負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箒，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狡狴得茂木，不舍而冗，狙狽得埒防，弗去而緣。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

用人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禮運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避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雜記

上恃龜筮，好用巫醫，則鬼神驟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有獨主者，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獲者，穀也。一樹十獲者，木也。一樹

百獲者人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舉事如神，唯王之

門管子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管子大畧篇

故伊尹之與土功也，修脞者使之踏履，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教世輕物，不污於俗，士之仇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剗劓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養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

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聖白，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浼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

淮南齊俗



論才

有三不遠有三不近有三不畜敬謀祇德親同三不遠也聽讒自亂聽諛自欺近慙自惡三不近也有如忠言竭親以爲信有如同好以謀易寇有如同惡合計掬慮：泄事敗是謂好害三不畜也

王曰嗚呼大師朕維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試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可得聞乎周公曰亦有六徵嗚呼乃齊以揆之一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好學而能悌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

而勝私其老者觀其思慎而口疆其所不定者觀其
不踰父子之間觀其和友君臣之間觀其忠惠鄉黨
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其方口省其喪哀觀其
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省其交友觀其任庶設之
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勇煩之以事以觀
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荒
喜之以觀其輕口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
之色以觀其常道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
復徵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
誠二曰方與之言以觀其志口以淵其器寬以悌其

色儉而不諂其禮先人其言後人見其所不足曰益
者也好臨人以色高人以氣賢人以言防其所不足
發其所能曰損者也其貌直而不止其言正而不私
不飾其美不隱其惡不防其過曰有質者也其貌曲
媚其言工巧飾其見物務其小證以故自說曰無質
者也喜怒以物其色不變煩亂以事而志不營深尊
以利而心不移臨懾以威而氣不卑曰平心而固守
者也喜怒以物而心變易煩亂以事而志不治尊之
以利而心遷移臨懾以威而氣慄懼曰鄙心而假氣
者也設之以物而數決敬之以卒而度應不文而辯

曰有慮者也難決以物難悅以守一而不可變因而不知止曰愚依人也管之以物而不誤犯之以卒而不懼置義而不可遷臨之貨色而不過曰果敢者也移易以言志不能固已諾無決曰弱志者也順予之弗爲喜非奪之弗爲怒沉静而寘言多稽而險貌曰質靜者也屏言弗顧自順而弗護非是而彊之曰始誣者也微而能發察而能深寬順而恭儉溫柔而能斷果敢而能屈曰志治者也華廢而誣巧言令色皆以無爲有者也此之謂考言三日誠在其中心見諸外以其聲處其實氣初生物、生有聲、有剛柔清濁好惡咸發于聲心氣華誕者其聲流散心氣順信者其聲順節心氣鄙戾者其聲醒醜心氣寬柔者其聲溫和信氣中易義氣時舒和氣簡備勇氣壯力聽其聲處其氣考其所爲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此之謂視聲四曰民有五氣喜怒哀懼憂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怒氣內蓄雖欲隱之陽怒必見欲氣懼氣憂悲之氣皆隱之陽氣必見五氣誠于中發形于外民情不可隱也喜色猶然以出怒色薦然以侮欲色嫗然以愉懼色薄然以下憂悲之色瞿然以靜誠智必有難盡之

色誠仁必有可尊之色誠勇必有可新之色誠潔必
有難汙之色誠口必有可信之色質浩然固以安偽
蔓然亂以煩雖欲改之中色弗聽此之謂觀色五曰
民生則有陰有陽人多隱其情飾其偽以攻其名有
隱於仁賢者有隱於智理者有隱於文藝者有隱於
庶勇者有隱於交友者如此不可不察也小施而好
德小讓而爭大言願以為質口愛以為忠尊其得以
改其名如此隱於仁賢者也前總唱切慮誠弗及佯
為不言內誠不足色示有餘自順而不讓措辭而弗
遂此隱於智理者也動人以言竭而不終問則不對

佯為不窮口貌而有餘假道而自順因之口初窮則
託深如此者隱於文藝者也口言以為廉矯厲以為
勇內恐外誇亟稱其說以詐臨人如此隱於庶勇者
也自事其親而好以告人飾其見物不誠於內發名
以事親自以名私其身如此隱於忠孝者也此周以
相譽知賢可徵而左右不同不同而交交必重口心
說而身弗近口口而實不至懼不盡見於衆而貌克
如此隱於交友也此之謂觀隱六曰言行不類終始
相悖外內不合雖有假節見行曰非成質者也言忠
行夷爭靡及私口弗求及情忠而寬貌莊而安曰有

仁者也事變而能治效窮而能達措身立方而能遂
曰有知者也少言以行恭儉以讓有知而言弗發有
施而口弗德曰謙良者也微忽之久而可復幽間之
獨而弗克其行止如存曰順信者也貴富恭儉而能
施嚴威有禮而不驕曰有德者也隱約而不懼安樂
而不奢勤勞而不怠喜怒而有度曰有守者也直方
而不毀廉潔而不戾彊立而無私曰有經者也虛以
待命不召不至不問不言之不過行之不過道曰沉
靜者也忠愛以事親驩以盡力而不回敬以盡力而
不口曰忠孝者也合志而同方共其憂而任其難行

忠信而不疑口隱遠而不舍曰口交者也志色亂氣
其人甚偷進退多巧就人甚數辭不至少其所不足
謀而不已曰偽詐者也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
常行身不篤曰無誠者也少知而不大決少能而不
大成規小物而不知大倫曰華誕者也規諫而不類
道行而不平曰竊名者也故曰事阻者不夷時口者
不回果敢者也飾貌者不靜假節者不平名私者不
義揚言者宣信此之謂揆德

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
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

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迺能無伏士矣人有惡矣於
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矣於縣則持之不改是爲
惡矣於國則誅之迺能無復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
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冒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
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
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
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態度考之十全八九
是皆賢玉慶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王天下者若以
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縵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
言論取士則浮挾游飾益未而蹇諤諍真益晦矣以

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
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令愈動人愈亂矣夫
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
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
可以不事試於士乎

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恆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
謂其有鍤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
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
或學竒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
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

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

平立政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無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敷衍。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敷衍。以買譽。則刑之而不畏。代主豈不知哉。

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

長而欲求賢於天下即難矣

凡論人有要務物之人無夫士焉彼矜者滿也滿者虛也滿虛在物在物焉制也矜者細之屬也凡論人而遠古者無高士焉既不知古而易其功者無智士焉德行成於身而遠古卑人也事無資遇時而簡其業者愚士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

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虺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閤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詘無取口啍健貪也詘亂也口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譬之其豺狼也不可以身介

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
怒闇主任怒不任計、勝怒者彊怒勝計者亡

明主之爲官職爵祿也所以進賢材勸有功也故曰
賢材者處厚祿任大官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賞官賢
者量其能賦祿者稱其功是以賢者不誣能以事其
主有功者樂進其業故事成功立今則不然不課賢
不肖論有勞用諸侯之重聽左右之謁父兄大臣
上請爵祿於上而下賣之以收財利及以樹私黨故
財利多者買官以爲貴有左右之交者請謁以成重
功勞之臣不論官職之遷失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

棄事而財親是以賢者懈怠而不勸有功者隳而簡
其業此亡國之風也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以公財
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
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適上謂之高傲交爭
逆令謂之剽材行惠取衆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
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
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事也剽材者令
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
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
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

亂不可得矣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遠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違故言行而不執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詐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當則有大利不當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人主顧漸其法令而遵學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學也夫

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殺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爲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爲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公用爲之的殺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其觀行也以離群爲賢以犯上爲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之論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

無厚之詞章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爲令夫民不盡察賢者然
後行之不可以爲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
所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爲官職之
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華角赴河雖
賢不可以爲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
人主之所尊能士能盡其行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
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孔
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脩孝憲欲如曾史不戰攻則
國何利焉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藜蒿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
顏回索未得而興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甑中
而食之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
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
可嚮者煤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
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
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
之所以知人難也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
舜以卑父之誦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弑之謀五

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飾故任天地而有餘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則難瞻難瞻則失親自責以人則易為易為則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璣先王知物之不可不全也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季孫氏叔公家孔子欲諭術則外見於是受養而便說魯國以警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

濁魚食乎濁而游乎濁今丘上不及龍下不若魚丘其疇邪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克季克對曰君欲置相則問樂騰與王孫苟端孰賢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而不肖翟璜進之以樂騰為貴季成進之故相季成凡聽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由知樂騰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習者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克之對曰文侯也亦過雖皆過譬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

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擇者欲其博也今擇而不去二人與用其讐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感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衰國之政也然而名顯顯榮者三士羽之也竊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燭火甚盛從者甚衆竊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

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竊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桓公得之矣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爲臨淄宰稱管穆焉王曰

穆容貌陋民不敬也。答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其材也。君王聞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醜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體陋辭氣又訥訥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以穆軀形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身脩八尺，鬚髯如戟，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也。王曰：是所謂祖龍始者也。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亮

直，有大丈夫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長目而承視者，必體方而心負，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非不偉其體，幹也，然甚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李由之母少憲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臣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亦不知其

父者也孔子毋死殯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
問聊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王笑曰善子順聞之問魏王曰李由安得斯言王曰
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非無傷
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
昔闔子文生於淫女而不害其爲令尹今李由可則
寵之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
則有知不受若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
不爲君之故誣祖以顯由也如此則群臣更知由惡
此惡必聚矣所謂求自潔而益其垢猶抱石以救溺

愈不濟矣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
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
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
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
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
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
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焉棄干城
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
矣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穎

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变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莹夫形体也色心也閔手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鍾鼓于宮聲聞于外

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寧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污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出於屠酤之肆解於繅紵之中興於牛額之下洗之以湯

沐祓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爲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心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慧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於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芴窮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蘘蕪也此皆相似故劔工惑劔之以莫邪

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以碧盧者唯倚頓
不失其情闇玉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
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
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
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
矣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
辭廩立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未
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
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
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体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

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
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以難知其勇動以喜
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慰以知其
節則人情備矣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
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安能
無悲乎應侯曰善哉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
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

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才智非文吏才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短淺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才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粟：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効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智深通達衆事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脩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榮世間能建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今將檢身自勅不敢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

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
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
生者必執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朽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
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貴育
當教不待輔佐使將相知力若日之照幽貴育之難
教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
如自能藥方和藥入室求崇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
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
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

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
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
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
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善儒
生無閱閱所能不任能劇故陋於選舉伏於朝庭聰
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
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脩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
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
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
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轉

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
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
之儒洎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
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
退失度奏記言事豪士解過援引古義割切將欲直
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
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
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
今急欲成一派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
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
徇今不顧古趨讐不存志競進不崇禮廢經不念學
是以古經廢而不脩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寤於空室
文吏謹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
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
見也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
見翟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怕女無不能衰邑俗織
錦居婦無不巧目見之日爲乏手狎也使材士未嘗
見怕女未嘗爲易事詭手暫爲卒暗顯露易爲者猶
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

能通志不肯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通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夫勝從商論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廷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廷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鳥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

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循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循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目有故事動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効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疏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列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

大法令必以吏識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
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
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
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
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專法家不高
春秋是闡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行事立
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
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此於文吏洗滲泥者以水灌
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未於道儒生
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
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
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
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
土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
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
也牛刀可以割雞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
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
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
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錘周公築雒不把築杖

夫筆墨簿書鐻錘築柱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
親焉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
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
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撻經窮
竟聖意文吏操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
民之情孰者為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篇以上
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胷中之穎出溢十萬文吏
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貴直百十也京
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為名器大者盈
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
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謂善惡交易質性也儒
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
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
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赴權利考
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
旦在位鮮冠利劔一歲典職田宅并蕪性非皆惡所
習為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
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生
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

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
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益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有知之而無由得
效之難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能神而明其道甚
難固難知之難也是以衆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
立度以相觀采或相其形容或候其動作或撥其終
始或撥其儼象或捭其細微或恐其過誤或循其所
言或稽其行事八者遊雜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是
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故其接
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故淺美揚露則以爲
有異深明沉漠則以爲空虛分別妙理則以爲離婁
口傳甲乙則以爲義理好說是非則以爲臧否講目
成名則以爲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爲國體猶聽有聲
之類名隨其音夫名非實用之不效故曰名猶口進
而實從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故名由
衆退而實從事章此草創之常失也故必待居止然
後識之故居視其所安達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
視其所爲貧視其所取然後乃能知賢否此又已試
非始相也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畧且天下之人不
可得皆與遊處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或未至而

懸欲或已至而易頷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
此又居止之所失也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
之難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或所識者在
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或曲高
和寡唱不見讚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或器非時好不
見信貴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或在其位以有所屈
迫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須識真在位百不一
有也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或明足識
真有所妨奪不欲貢薦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是故
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實知者患於不得
達效不知者亦自以爲未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
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
或問知人自知孰難曰自知者求諸內而近者也知
人者求諸外而遠者也知人難哉若極其數也明有
內以識有外以暗全有內以隱有外以顯然則知人
自知人則可以自知未可以知人也急哉用已者不
爲異則異矣君子所惡乎異者三好生事也好生竒
也好變常也好生事則多端而動衆好生竒則離道
而惑俗好變常則輕法而亂度故名不貴苟傳行不
貴苟難權爲茂矣其幾不若經辯爲美矣其理不若

紕文爲顯矣其中不若樸博爲盛矣其正不若約莫
不爲道知道之体大之至也莫不爲妙知神之幾妙
之至也莫不爲正知之正之至也故君子必存乎三
至弗至斯有守無諄焉

抱朴子曰駿馱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
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躡雲霧以凌虛鴻
鷲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鷁不能電擊於几筵之
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
百行脩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
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

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淮陰良將之
元也而不能脩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體也而不
能答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弃所長則逸儕拔萃之
才不用矣責其體而論細礼則匠世濟民之勲不著
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摘
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擗齒則松櫟不及
一寸之筵桃耳則棟梁不如鷓鴣之羽彈鳥則千金
不及泥丸之用縫緝則長劔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
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故姜牙賣煦無所售
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憤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
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
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雷霆動壑而或不
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聾瞽哉心
神所蔽亦又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
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
逮竒也夫志大量遠者盤桓以山峙器小志近者蓬
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
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連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
售鳴鼓以徇之者雖凡敵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
於高岱者雖竦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棟株
於塗要者雖鉤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
有枯楊之瑚簋窮谷多不伐之梓椽也是以竊華名
者螻蚘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
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戢鉛鋒充太阿之寶
犬羊佻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賂爲勁羽則無高
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
夙興側立加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
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汙言潔
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

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
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則比周而匿
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榮正路俊哲處
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地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
墜泣血連如故子西迹大聖之仲尼臧舍斃命世之
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
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駕
蹇矯首於瑯輦駢尾牧乎林垆彼已尸祿邦國殄
瘁下凌上替寔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歛或逆竄於申
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非真而
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於擢竒導
達凝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
施拙之於戎戎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
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
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
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惡之所讐也人主不能運玄鑒
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
率其所舉皆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
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
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

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毀所畏則恐
辭之不痛雖則割之猶未愉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
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
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愆而黜者有
自来矣所以体道合真巍然特立才遠量逸懷霜履
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
以守滯耻脅肩以苟合樂飢陋巷以勸高尚之節藏
器全真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爵
蔬而不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恨也安肯蹙太山
之峻以遠鑿柄之中歛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
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鳶鳳之林遺枳棘之藪競
腐鼠於踞鷓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
其烏味也甚淡蕭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
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
義之太牢也雖緼褐無卒歲之服不肯樂無道之狐
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
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遠弗親也榮
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摧弗接也俗說細辯不答也
脅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
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挾

也峻其重仍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桃竊若草莽也邈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尚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齊散而側目愛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填決河升水不能殄原火於是鼗鼓戢雷霆之音鞀鞀恣喋磬之響芳蕙萋夷臭鮑佩御玄營傾弁而不羞醜駱事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跛蹇馳騁於臺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指玄黎於滂濘非夜光之不真也由莫識焉投形廬而不亨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賈烏號須逢門而著階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飈騰俊民值知已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駮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攄符彩之耀曄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遇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曠棘天而望高手乎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彞倫之攸叙不亦難乎名實雖

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
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二儀之大可以章程測也三綱之動可以表裏度也
雷霆之聲可以鍾鼓傳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和也
故其象可觀不能匿其影有形可見不能影其跡有
聲可聞不能藏其響有色可察不能滅其情夫天地
陰陽之難明猶可以術數撥而耳目可知至於人也
心居於內情伏於裏非可以筭數測也凡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天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
貌深情不可而知之也故心有剛而色柔容強而質

弱貌愿而行慢性懷而事緩假飾於外以明其情喜
不必愛怒不必憎笑不必樂泣不必哀其感情隱行
未易測也日在天之外而心在人之內物亦照焉照
之於外不可而偽內者也而偽猶生焉心在人之內
而智又在其內神亦照焉外之於內無所取徵也而
欲求其情不亦難乎不潔在面人皆耻之不潔在心
人不肯愧以面露外而心伏內故善飾其情潛姦隱
智終身不可得而見也少正卯在魯與孔子同時孔
子門人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獨知聖人之德也夫
門人去仲尼而飯少正卯非不知仲尼之聖亦不知

少正卯之佞子貢曰少正卯魯之文人也夫子爲政
何以先之子曰賜也還非爾所及也夫少正卯心逆
而儉行僻而聖言僞而辯詞鄙而博順非而澤有此
五僞而亂聖人以子貢之明見不能見知人之難也
以是觀之佞與賢相類詐與信相似辯與智相亂愚
與直相像若齊危之亂人參蛇床之似蘼蕪也俗之
常情莫不自貴而鄙物重已而輕人觀其意也非苟
欲以愚勝賢以短加長由于人心難知非可以准衡
乎未能虛已相推故有以輕抑重以短凌長是以嫫
母闕并自謂媚勝西施齊桓矜德目稱賢於克舜若
子貢始事孔子一年自謂勝之二年以爲同德三年
方知不及以子貢之才猶不識聖人之德望風相崇
奚况世人能推已耶是以真僞綺錯賢愚雜揉自非
明哲莫能辯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而可取也孔子對曰毋取
相者毋取健者毋取口銳者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
相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健者必欲棄人不可以爲法
也口銳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夫弓矢和調而
後求其中焉馬馬慤愈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必忠信
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今人有不忠信重厚而多知

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
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
曰親仁而能使夫取人之術也觀其言而察其行夫
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能行之士必能言
之是故先觀其言而撥其行夫以言撥其行雖有姦
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哀公曰善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無文采也是以樸
斲成而毋釁施垣墉立而雕朽附而近代詞人務華
棄實故魏文以爲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常誕所
評又歷詆群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悲矣略觀

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而少尊敬通
之不循蕪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諂竇以作威馬
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正平狂慙以致戮
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恇惓以麤疎丁儀貪婪以乞
貨路粹舖啜而無耻潘岳詭禱於愍懷陸機傾反於
賈郭傳玄剛隘而詈臺孫楚佞慢而訟府諸有此類
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
實多至如管仲之盜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
灌之讒嫉公茲以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
媚董賢况班馬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

秩而鬻官囂俗汎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
夏無虧於名儒璿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訛滅也
若夫屈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
沈默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
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降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誦此江河所以騰勇洧流所以寸析者故名之御
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以成
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
國安有大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揚馬之徒有
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才華清英勲庸
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以文才也文武之
術左右惟宜郤縠郭書故舉爲元帥豈以好文而不
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剛
中散悉以處外榘栱其質豫章其幹槁文必在縉軍
國負重必在任棟梁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泰時以
騁績若此又人應梓材之士也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
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知足以為源泉行足以為表
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入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
人之國足以重人之國者謂之師知足以為礪礪行
足以為輔助仁足以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
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知足以謀國事行足以為
民率行足以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託者大臣
也修身正行不愆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愆於朝廷智

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謹執戟居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以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於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以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倭唯諛之行唯言之聽以睚眦之間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廝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有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閒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賈子官人

不自在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用人者若蚡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軸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不求助何能舉氏羗之慮也不憂其係壘也而憂其不焚也利夫秋豪

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今夫亡箴者終日
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睥而見之也心之
於慮亦然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
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
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
欲爲人臣所宜爲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爲人君
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

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周平公酒
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匹夫百畝一
室不違啟處無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聽天下其
曰有餘而下治是使人爲之也夫擅使人之廉而求
不能制衆天下即在位者非其人也詩曰維南有箕
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言有位無其
事也

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
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駝馬而服駟騶孔墨博
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
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内存萬方不因道
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

下也桀之力別船伸鉤索鐵歛金推移大犧水殺黿
鼉陸捕熊羆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
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
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以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
明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
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
不成也埽井無龜鼉隘也園中無修木小也夫舉重
鬪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
者故千人之群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驕綠
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徒能殊
也鷓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立山形
性詭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後得木而
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
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
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夫責少者易
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摧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
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散

瑟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
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大小然後成曲車有勞軼
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

者乃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鳥一日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孔而已矣

進賢

維正月庚午周公格左闕門會群門曰嗚呼下邑小國克有耆老據屏位建沈入非不用明刑維其開告于予嘉德之說命我辟王小至三大我聞在昔有國誓王之不綏于卹乃維其有大門宗子勢臣內不茂揚肅德訖亦有孚以助厥辟動王國王家乃方求論擇元聖武夫羞于王所其善臣以至十有分私予苟克有常罔不允通惑獻言在于王所人斯是助王恭明祀敷明刑王周有監明憲朕命用克和有成用能承天嘏命百姓兆民用周不茂在王庭先用有勸永

有口于上下人斯既助厥勤勞王家先人神祇報職
用休俾嗣在厥家三國用寧小人用格口能稼穡咸
祀天神戎兵克慎軍用克多王用奄有四鄰遠土丕
承萬子孫用未被先王之靈光至于厥後嗣弗見先
王之明刑維特反脅學于非夷以家相厥室弗卹王
國王家維德是用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聰無
辜之亂亂是羞于王王阜良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
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譬若略
犬驕用逐禽其猶不克有獲是人斯乃諛賊媚嫉以
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婚妻曰予獨眠在寢
以自露厥家媚夫有遐無遠乃食蓋善夫俾莫通在
士王所乃維有奉狂夫是陽是繩以爲上是按司事
于正長命用迷亂獄用無成小民率穡保用無用壽
亡以嗣天用弗保媚夫先受殄罰國亦不寧嗚呼敬
哉監于茲朕維其反朕蓋臣夫明爾德以助予一人
憂無維乃身之暴皆卹爾假予德憲資告予元譬若
衆畧常扶予險乃而予于濟汝無作
文王問太公曰君務舉賢而不能獲其功世亂愈甚
以致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
名而無用賢之實也文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曰其失

在君好用世俗之所譽而不得其賢也文王曰何如
太公曰君以世俗之所譽者爲賢以世俗之所毀者
爲不肖則多黨者進少黨者退若是則群邪比周而
蔽賢忠臣死於無罪姦臣以虛譽取爵位是以世亂
愈甚則國不免於危亡文王曰舉賢奈何太公曰將
相分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督實選才考能令實
當其名名當其實則得舉賢之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
以語考之以事能論則尚而親之近而勿辱臣取人
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寡其官而多其行拙

於文而工於事言不中不言行不法不爲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爲最賢孔子對曰抑
有衛靈公乎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
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
者見賢心進之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
以無游放之士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國
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靈
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鱣以道去衛而靈公郊
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鱣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
取之不亦可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范中行氏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而不能去也賢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讐之賢者怨之不肖者讐之怨讐並存于國鄰敵構兵於郊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至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

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况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之夫。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頰乘駁馬，而偏

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蹙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覲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群，長官者不成德，鯀斛不敢入於四竟，列士壞植，散群，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鯀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爲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爲乎？仲尼曰：黜女，無言夫。

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道也

故澤及於民則賢人歸之澤及昆蟲則聖人歸之賢人所歸則其國強聖人所歸則六合同

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而取遠故能全功尚人而下盡力

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祿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

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脩其道然後士可致而名可保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受其害嫉賢者其名不全進

賢者福流子孫故君子急於進賢而美名彰焉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難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

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色五入而以爲五色矣故

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紗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

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

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

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

者夏桀染於羊辛歧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

王染於豨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豨公鼓祭公敦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僂舉天下

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
晉文公染於咎犯却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筮
吳王闔廬染於伍員父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
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
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吳
王夫差染於王孫雉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
中尚染於魏義樞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裡此六
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
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
人心稱此六君者凡爲君非爲君而因榮也非爲君
而因安也以爲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爲
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爲君者
傷形費神愁心勞耳目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
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
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
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

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虜而虜晉飯牛於秦傅鬻以
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
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
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

之忠也君爲明君臣爲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
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
馬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
務博也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
牆隼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
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鞞百也吾將徒
之其父曰吾恃爲鞞以食三世矣今徒之是宋國之求
鞞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
爲是故吾弗徒也西家高吾宮庫潦之經吾宮也利

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王遣興兵而攻宋士尹池
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
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
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
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三大萬
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
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故仁節之爲功夫矣
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
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趙簡子曰
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

爲相史鮒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
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
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
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
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幟將斃而乃知
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
若賢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
發痿蹶逆脹滿支膈育煩喘痺風此之曰十二發賢
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使小民饑寒則

蹶不作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令倉廩積腐則
脹不作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使群臣縱恣則
支不作無使下情不上通則膈不作上材恤下則育
不作法令奉行則煩不作無使下怨則喘不作無使
賢伏匿則痺不作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夫
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腸支體也心復支體無疾則
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
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詩曰多將熇熇不可
救藥終亦必亡而已矣故賢醫用則衆庶無疾况人

主乎

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
之於目桓公之取寧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
術數而任耳目甚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
情性也聰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
難矣

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

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克王天下
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
其利矣

管仲傳齊公子糾鮑叔傳公子小白齊公孫無知殺
襄公公子糾奔魯小白奔莒齊人誅無知迎公子糾
於魯公子糾與小白爭入管仲射小白中其帶鉤小
白佯死遂先入是爲齊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奔魯桓
公立國定使人迎管仲於魯遂立以爲仲父委國而
聽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爲五伯長里鳧須晉公子
重耳之守府者也公子重耳出亡於晉里鳧須竊其
寶貨而逃公子重耳反國立爲君里鳧須造門願見
文公方沐其謁者復文公握髮而應之曰吾鳧須邪
曰然謂鳧須曰若猶有以面目而復見我乎謁者謂

里鳧須鳧須對曰臣聞之沐者其心覆心覆者言悖
君意沐那何悖也謂者復文公見之曰若竊我貨寶
而逃我謂汝猶有面目而見我邪汝曰君何悖也是
何也鳧須曰然君及國國之半不自安也君寧棄國
之半乎其寧有全乎文公曰何謂也鳧須曰得罪
於君者莫大於鳧須矣君謂赦鳧須顯出以爲右如
鳧須之罪重也君猶赦之况有輕於鳧須者乎文公
曰聞命矣遂赦之明日出行國使爲右翕然晉國皆
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故曰明主任計
不任怒闇主任怒不任計計勝怒者強怒勝計者亡

此之謂也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其僕曰君何爲軾曰此
非段干木之閭乎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
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高之段
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
財地不如德財不如義寡人當事之者也遂致祿百
萬而時往問之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
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無幾何秦興兵
欲攻魏司馬唐且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
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案

兵而輟不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夫君子善用兵也不見其形而攻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舉死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已量於澤矣而國之存亡主之死生猶未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荆人卞和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爲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共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哭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共王聞之

使人問之曰天下刑之者衆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謾此臣之所以悲也共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殊也乃使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故曰珠玉者人主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爲玉尹用也進寶且若彼之難也况進賢人乎賢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 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 王之君興焉其

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 之不戮也宜白玉之璞未獻耳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武王曰其夫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爲賢以非善爲善以非忠爲忠以非信爲信其君以譽爲功以毀爲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群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群黨而多姦忠臣以誹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筦子今年老矣爲棄寡人而就世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桓公曰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布衣屈竒之士踵門而求見寡人者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

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焉
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嘗見用二
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阻也訊獄誥
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遠欲擅國權命五阻
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處五阻不去則上
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故明王聖主之治若
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爲百川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
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
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五阻以爲戒本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
公公曰吾聞之其閨內之內姑姊妹無別對曰臣觀
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
其知所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
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
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
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籀去
衛靈公卹舍三月琴瑟不御侍史鐫之入也而後入
臣是以知其賢也

經侯往遼魏太子左帶羽王具劍右帶環佩左光照
右右光照左坐有頃太子不視也又不問也經侯曰

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有經侯曰其寶何如太子曰
主信臣忠百姓上戴此魏之寶也經侯曰吾所問者
非是之謂也乃問其器而已太子曰有徒師沼沼魏
而市無預賈却辛治陽而道不拾遺芒卯在朝而四
鄰賢士無不相因而見此三大夫乃魏國之大寶於
是經侯默然不應左解玉具右解環珮委之坐愆然
而起默然不謝趨而出上車驅去魏太子使騎操劍
佩逐與經侯使告經侯曰吾無德所寶不能爲珠玉
所守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爲遺我賊於是經侯
杜門不出傳死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夏楚殺得臣而晉文
乃喜樂殺出而燕壞種蠱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夫士
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
挫元寇之銳况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
境之攻况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懼
孔明之尸猶令大國覆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
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
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
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已不耻卑辭而以致賢爲首
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

且執贄於白屋秦邵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
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文接亥唐脚痺而坐
不敢正齊接之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
咎於保甲 簡去甲於公庠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
賤終亦并目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席據宜
其然也

天生蒸民則樹之君君不能獨治故有股肱耳目之
臣以自左右則非賢何以處之是以構大廈者將在
於棟樑濟川者必資於舟楫舜舉十六相天下治周
有十亂臣而天下服商有三仁漢有三傑仲尼七十

二賢光武二十八將蓋用與不用遇與不遇也何代
無人所以用之則繼踵而進不用則蓬累而行古之
王者侍御侍從之徒莫匪其正而况行師受律國之
大事安危之本治亂之基安得不簡賢而任之至於
偏裨旅師卒長咸宜慎擇也自非賢者不能知人各
舉所知敷廣以明試之則無遺材也先王之教進賢
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文武並用上下同心而曰不理
未之有也夫賢者之在隱微耻其苟起在上者求之
而已矣然後任賢以引其賢不肖者遠矣故燕昭王
尊郭隗而劇舉樂毅邠衍自嚮風暴義以事之此其

效也昔蕭何舉韓信魏無知進陳平建立功謀垂之
不朽是以子皮之之舉子產鮑叔之謂管仲孔子謂
鮑叔子皮賢於二子能舉善也郤 有功胥臣獲賞
韓宣任事趙盾受賞是以古之任賢也善折衝禦侮
矣

得士

禹之治天下也得臯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黯
得季子寧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誦伊尹涅里且東門虛南門奭
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
十七世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祭公問賢材何從而不至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
求材慎在求不在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
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

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
萬物醇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
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
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
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
也則竒姓異名及媚佞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
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譽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
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僻情毒言和
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在無昔者黃帝得常仙封
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藉皆

由教君体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
衆賢求用非為簡核而得也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
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
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
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
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
求而自至者多矣

虎會曰辨矣夫子之言願少進也會得問而謁諸主
君庶幾其有瘳程子曰詩不云乎王欲玉女是用大
諫夫糾其邪志而濟其所乏是忠臣之所留察也吾

子其勉行之矣本問之山有猛虎林樾弗除江河納
汙衆流是滯昔者秦穆公以秦之士為不足也起蹇
啟於宛迎邳豹於鄭取由余於戎拔百里奚於市用
強其師以仇慧懷于斯時也晉國翦焉惟秦是從是
故國以士為筋幹不可以不察也今主君之未得志
也有竇叔子者推其後而進之有舜華者挽其不及
而使之當於理有吾丘鳩者展布四體以為紀綱之
僕本聞之竇叔子之為人也強毅而有立方嚴而不
剋其事主也齊戎被濯而無有回心舜華多學而強
記耻其所聞不惠於古初其立論挺挺而不可以奪

吾丘鳩年十有五而始以勇力聞及其壯佼也四鄰
畏之能以人投人以車投車其視太行之險猶之步
仞之丘此三臣者舉晉國之選也主君之所與懋昭
其庸而光賁于趙宗者也公室六分河山之間龜折
而鼎立范氏中行氏不庇其社而頌其宗主君之所
不刊則繫此三臣之助今無故戮而於子矣又斃舜
華於野以不聞於國人吾丘鳩恐焉裴糧而之
於他國主君其未之思耶何其首尾之刺戾也如是
則主君之所以遠於大競者也吾子主君之信臣也
夫人誰無過、而能改心焉聖人之所畏也今吾子

能憚煩而以其眇之思務以歲主君之闕遺將國人是賴吾子其勉行之矣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則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為安也不亦易乎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骹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為之下食蠲而饋之再咽而

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為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僧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一胸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賜之脯二朶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舉吾請為君及死宣孟曰而名為誰及走對曰何以名為臣骹桑下之餓人也還闕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

身而况德萬人乎故詩曰剋剋武夫公侯干城濟、
多士文王以寧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士其難知唯
博之為可博則無所遁矣張儀魏氏餘子也將西遊
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
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免之也昭文君見而
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浮然
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為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
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張儀行昭文君送而
資之至於秦留有間惠王說而相之張儀所德於天
下者無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惠王

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為御韓王為右名號至今不
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
髡為齊使於荆還及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免而親
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為憂文無以
復待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
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
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荆因而攻薛、清
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齊王如顏色
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顏釐
之請坐拜之謁雖薄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

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疆力哉疆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二曰求之其本經自必得求之其未勞而無功功名之立內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平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佻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媵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佻氏有佻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為婚有佻氏喜以伊尹為媵送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在以為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為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

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鼓琴者
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
賢矣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三曰有道
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
相驕矣特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
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得之士所歸
天下從之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往
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聘
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懼狠乎其
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

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
其不為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昏乎其深而不
測確乎其節之不庠也就乎其不肯自是鵠乎其
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為法以德為
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
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
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
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
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綬北面而
問焉堯天子也善綬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

善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
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
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
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
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
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
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
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騫祿爵
者固輕其主其主騫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騫祿
爵吾庸敢騫霸王乎遂見之不可止世多舉桓公之

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
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
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
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
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雖刀之
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
息及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
干木官人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
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故賢主之
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節

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勝荆於
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
以上鄉

二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
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抱之與鼓夫士亦
有千里高卽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
其惟賢者也靜郭君善劑貌辨劑貌辨之為人也多
嘗門人弗說士尉以證靜郭君靜郭君弗聽士尉辭
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靜郭君大怒曰刻而類
揆吾家苟可以廉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於是舍之

上舍令長子御朝暮進食數年威王薨宣王立靜郭
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留無
幾何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
嬰也甚公往必得死馬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
行靜郭君不能止劑貌辨行至於劑宣王聞之藏怒
以待之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固君之所聽愛也劑
貌辨吞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方為太子之時辨
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順冰視若是者倍久不
若牟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靜郭君泣而曰不可
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

患也此為一也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
又曰必聽之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
獨謂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
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宣王太息動於顏
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
客肯為寡人少未靜郭君乎劑貌辨荅曰敬諾靜郭
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
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靜郭君辭不得
已而受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當是時也靜郭君
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此劑貌

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
視死如歸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
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
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賢主勞於求
人而佚於治事齊有北郭騷者結柴是相蒲葦織屨
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
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
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
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

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
出犇過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
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北郭子
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
宜哉亦不知是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
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養及
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衣
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
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
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
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
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
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
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已也
曰晏嬰之亡豈不且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
曰吾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
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
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
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未

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悻而去詩曰辭之悻矣民之莫矣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魏王謂子頌曰吾欲致天下之士柰何子頌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無欲之士為臣何如子頌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矣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制君安得而臣之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召昭奚恤而問焉

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悁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彊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衆所使皆趙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國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

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匈奴馳驅樓煩之下以狐之不肖得承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問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

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王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蘇子聞之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楚莊公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戰國也楚不謀晉必
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
榛藪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櫻犀搏兕者吾
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
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
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進曰君何
為止簡主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
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主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
進諫董安于適至簡主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

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曰官
之賢譬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
主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
忘令人辭且聘馬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可
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
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矣

肩睫之微接而形于色声音而風感而動手心甯戚
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嗟孔
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
日久故聖賢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

待試而知矣故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百節知矣由此觀之以所見可以占未發觀小節固足以知大体矣

周威公問於甯子曰取士有道乎對曰有窮者達之亡者存之廢者起之四方之士則四面而至矣窮者不達亡者不存廢者不起四方之士則四面而畔矣夫城固不能自守兵利不能自保得士而失之必有

其間夫士存則君尊士亡則君卑周威公曰士壹至如此乎對曰君不聞夫楚平王有士曰楚倭胥丘負容王將殺之出亡之晉人用之是為城濮之戰又有士曰苗賁皇王將殺之出亡走晉人用之是為鄢陵之戰又有士曰上解于王將殺之出亡走晉人用之是為兩堂之戰又有士曰伍子胥王殺其父兄出亡走吳闔閭用之於是興師而襲郢故楚之大得罪於梁鄭宋衛之君猶未遽至於此也此四得罪於其士三暴其民骨一亡其國由是觀之士存則國存士亡則國亡子胥怒而亡之申包胥怒而存之士

胡可無貴乎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黃踞堂而與之言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魏文侯從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從太子擊過之下車而趨子方坐乘如故告太子曰為我請君待我朝訝太子不悅因謂子方曰不識貧窮者驕人富貴者驕人乎子方曰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驕人人主驕人而立其國吾未見以國待亡者也大夫驕人而立其家吾未見以家待亡者也貧窮者若不得意納

履而去安往不得貧窮乎貧窮者驕人富貴者安敢
驕人太子及文侯道田子方之語文侯嘆曰微吾子
之故吾安得聞賢人之言吾下子方以行得而友之
自吾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得友士
之功我欲伐中山吾以武下樂羊三年而中山為獻
於我、是以得有武之功吾所以不少進於此者吾未
見以智驕我者也若得以智驕我者豈不及古之人
手

大夫曰為色矜而心不憚曰但居者不知負載之勞
從旁議者與當局者異慶方今為天下腹居郡諸侯

並臻中外未然心憧、若涉大川遭風而未薄是以
夙夜思念國家之用寢而忘寐飢而忘食計數不離
於前萬事簡閱於心丞史器小不足與謀獨營大道
思覩文學若俟周邵而望子高御史案事郡國察廉
舉賢才歲不乏也今賢良文學臻者六十餘人懷六
藝之術騁意極論宜若開光發蒙信往而乖於今道
古而不合於世務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將多飾文誣
能以亂實邪何賢士之難覩也自千乘倪寬以治尚
書位冠九鄉及所聞覩選舉之士擢升贊憲甚顯然
未見絕倫比而為縣官與滯立功也文學曰輸子之

制材木也正其規矩而鑿枘調師曠之諧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宮商調當世之工匠不能調其鑿則改規矩不能協聲音則變舊律是以鑿枘刺戾而不合聲音泛越而不知夫舉規矩而知宜吹律而知變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曾丞相日飲醇酒倪大夫閉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則廢春秋曰其政恢卓可以為鄉相其政察、察、可以為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又在官百僚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

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故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桓公於之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勞於求賢逸於用之豈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謙卑而不鄰以勞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滿朝賢智克門孔子無爵位以布衣從才士七十有餘人皆諸侯卿相之人也况處三公之尊以養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祿之美而不能致士則未有進賢之道堯之舉舜也賓而妻之桓公舉管仲也賓而師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謂親賢矣以諸侯而師匹夫

可謂敬賓矣是以賢者從之若流歸之不疑今當世
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而行藏文子
救之意蔽賢妬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已而不問
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賢以祿驕士而求士之用亦難
矣大夫繆然不言蓋賢良長嘆息焉御史進曰太公
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諸侯故賢者得
位猶龍得水騰蛇游霧也公孫丞相以春秋說先帝
據即三公處周召之列據萬里之勢為天下準絕衣
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無益於治博士褚秦
徐偃等承明詔建節馳傳巡省郡國舉孝廉勸元元
而流俗不改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或
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薦士文王文廣賢也然而未覩
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文學
曰水炭不同器日月不並明當公孫弘之時人主方
設謀垂意於四夷故權譎之謀進荆楚之士用將帥
或至封侯食邑而勉獲者咸蒙厚賞是以奮擊之士
由此興其後干戈不休軍旅相望甲士麋弊縣官用
不足故設險興利之臣起磻溪熊羆之士隱涇淮造
渠以通遭運東郭偃孔僅建盜跖策諸利富者買爵
敗官免刑除罪公用彌多而為者徇私上下無求百

姓不堪抗弊而從法故惜急之臣進而見知廢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屬以峻文決理貴而王溫舒之徒以鷹隼擊殺顯其欲據仁義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衆獨以一公孫弘如之何

求賢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瘡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主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重士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
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
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
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
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
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
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千金鎰由是覘
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王之壟也宣王默然不說左
右皆曰觸來觸來大王據千乘之地而建千石鍾萬

石簞天下仁義之士皆為役處辯智並進莫不來與
東西南北莫敢不來服萬物無不備具而百姓無不
親附今夫士之高者乃稱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
鄙野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觸對曰不然觸聞
古之大禹之時諸侯萬國何則德厚之道得貴士之
力也故舜起農畝出於野鄙而為天子及湯之時諸
侯三千當今之世南面稱寡者乃二十四由此觀之
非得失之策與稍稍誅滅滅亡無族之時欲為監門
閭里安可得而有也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居上位未
得其實而喜其為名者必以驕泰為行据慢驕奢則
凶必從之是故無其實而喜其名者削無德而望其
福者約無功而受其祿者辱禍必握故曰矜功不立
虛願不至此皆幸樂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是以堯
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
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
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
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君也百端者事之本
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
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王
侯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與非夫孤寡者人之困

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與、夫
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
是以明乎士之貴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
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願
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
車、妻子衣服麗都、顏燭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
焉、非弗寶貴矣、然太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
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燭願得歸、晚食以當
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
者王也、盡忠直言者燭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

安行及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燭知足矣、歸
貞及璞、則終身不辱。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未寡人聞之
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苦隨踵而至
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
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居行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莘黍梁父之陰
則邠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
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
持七士也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廵入王
斗曰：斗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斗為好士。於王何有
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
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
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
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
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
子受籍，立為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
守齊國，唯恐夫耘之。馬能有四馬，王斗曰：否。先君好

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駮耳、王之駮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嫵、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

任官齊國大治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猷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鶩鶩有餘食、下宮糝羅、紉曳、綺、穀、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知人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肯。有順懷而違。有堅而縵。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苦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故鹹而不鹵淡而不醜質而
不縵素文而不績畫能威能懷能辨能訥變化無方以達
為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夫拘抗違中故善
有所章而理有所失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
激訐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雄悍傑健任在
膽烈失在多忌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疆楷
堅勁用在損幹失在專固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
沈宕普博周給弘在覆裕失在溷濁清介廉潔節在
儉固失在拘局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踳越沉静
機密精在玄微失在遲緩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

不微。多智韜情。權在譎畧。失在依違。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攝。而以抗為劓。安其舒。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懼。竭其勢。是故可與涉難。難與居約。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悞於為義。而以勇為狎。增其疑。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凌措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

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衆。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措為繫。遂其汎。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弘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烟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是故可以撫衆。難與厲俗。狷介之人。矻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沈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踈。美其悞。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樸露之人。中疑實陷。不戒其實之野直。而

以謫為詆。露其誠。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韜謫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盡為愚。貴其虛。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夫學所以成材也。怨所以推情也。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雖訓之以怨。推情各從其心。信者逐信。詐者逆詐。故學不入道。怨不周物。此偏材之益失也。人物體益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有法家。有術家。有國體。有器能。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有文章。有儒學。有口辨。有雄傑。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違法立制。疆國富人。是謂法家。

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清節之流。不能弘。怨好尚。譏訶分別。是非。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宮之任。錯意施巧。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是謂智意。陳

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
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
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
儒學、毛公賁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
辯、樂毅曹丘是也、膽力絕衆、材畧過人、是謂驍雄、白
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
焉、主德者、聰明平談、總達衆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
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
之任也、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術家之材、三孤之任
也、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臧

否之材、師氏之佐也、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伎倆之
材、司空之任也、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文章之材、國
史之任也、辯給之材、行人之任也、驍雄之材、將帥之
任也、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
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則一材處權、而衆材失任、
矣。人物流業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
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
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夫理有四部、
明有四家、情有九偏、流有七似、說有三失、難有六構、

通有八能。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畧機捷、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剛畧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論大體、則弘博而高遠。歷纖理、則若往而疏越。抗厲之人、不

能迴撓。論法直則括處而公正。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聖勃之人、好攻其事實。指机理則穎灼而徹盡。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即大義則恢愕而不周。浮沉之人、不能沉思。序疏數則豁達而傲博。立事要則熾炎而不定。淺解之人、不能深難。聽辨說則擬齔而愉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論仁義則弘詳而長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溫柔之人、力不休彊。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擬疑難則懦悞而不盡。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案清道

則詭常而恢迂。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有迴說合意，似若讚解者。有處後持長，從衆所安，似能聽斷者。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跌則倚蹠，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凡此七似，衆人之所惑也。夫辯有理勝，有辭勝，理勝者，正白黑以廣論，釋微妙而通之，辭勝者，破正理以求異，求異則正失矣。夫九偏之材，有同，有久，有雜，同則相解，久則相非，雜則相恢，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歷之不動則不說也，傍無聽達，則不難也，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也。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善攻彊者，下其盛銳，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挫其銳意，則氣構矣。善躡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躡失者，因屈而抵其性，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以為難論，則忿構矣。

夫盛難之時、其誤難追、故善難者、徵之使還、不善難者、凌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其勢無由、則妄橫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是故並思俱說、競相制止、欲人之聽已、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已意、則以為不解、人情莫不諱不解、諱不解、則怒構矣。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有所得、若說而不難、各陳所見、則莫知所由矣。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必也聰能聽序、思能造端、明能見機、辭能辯意、捷能攝失、守能待攻、攻能奪守、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

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日矣。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買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與衆人言、則察色而順性、雖明包衆理、不以尚人、聰獻資給、不以先人、善言出已、理足則止、鄙誤在人、過而不迫、寓人之所懷、扶人之所能、不以事類犯人之所媮、不以言例及已之所長、

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采蟲聲之善音贊愚人之偶得
奪與有宜去就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恡方其勝難
勝而不矜心平志諭無適無莫期於得道而已矣是
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人物材理

益人業之流各有利害夫清節之業著于儀容發於
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故其未達也為衆人
之所進既達也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濁揚清
師範僚友其為業也無獎而常顯故為世之所貴法
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後治
嚴而為衆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忌已試也為上

下之所憚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獎也為群枉之所
讐其為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術家之
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
且玄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不識其用也為明主之
所珍其功足以運籌通變其退也藏於隱微其為業
也竒而希用故或沈微而不章智意之業本于原度
其道順而不忤故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容已達也
為寵愛之所嘉其功足以讚明計慮其敝也知進而
不退或離正以自全其為業也諳而難持故或先利
而後害臧否之業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砥故其未

達也、為衆人之所識、已達也、為衆人之所稱、其功足以變察是非、其蔽也、為詆訶之所怨、其為業也、惰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後離、衆伎倆之業、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達也、為衆人之所異、已達也、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煩糾邪、其蔽也、民勞而下困、其為業也、細而不泰、故為治之末也、人物利害

八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觀其受敬、以知通塞、六曰觀其情机、以辨怨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八曰觀其聰明、以

知所達、何謂觀其奪救、以明間雜、夫質有至有違、若至勝、違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恤、有仁而不恤者、厲必有剛、有厲而不剛者、若夫見可憐、則流涕、將分與、則恹嗇、是慈而不仁者、覩危急、則惻隱、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恤者、處虛義、則色厲、顧利慾、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恹奪之也、仁而不恤者、則懼奪之也、厲而不剛者、則慾奪之也、故曰慈不能勝恹、無必其能仁也、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恤也、厲不能勝慾、無必其能剛也、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為害器

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為禍梯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為害、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間雜之情、可得知也、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識、然則論顯揚正白也、不善言應玄也、經緯玄白通也、移易無正雜也、先識未然聖也、追思玄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為悔、智也、微忽必識、妙也、美妙不昧、疎也、測之益深、實也、假合炫耀虛也、自見其美、不足也、不伐其能有餘也、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喜色愉然以懌、慍色厲然以揚、妬惑之色、冒昧無常、及其動作益、並言辭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雖欲違之、精色不從、感愕以明、雖變可知、是故觀其感變而、常度之情可知、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是故骨

直氣清則休名生焉、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直彊慤則任名生焉、集于端質則令德濟焉、加之學則文理灼焉、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依訐似直、以訐訐善、純若似流、不能通道、依若似通行、傲過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為訐則異、道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為宕則異、然則何以別之、直而能溫者、德也、直而好訐者、偏也、訐而不直者、依也、道而能節者、通也、通而時過者、偏也、宕而不節者、依也、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多易似能而無效、進銳似精而去速、訶者似察而事煩、訐施似惠而無成、面從似忠而退違、此似是而非者也、亦有似非而是者、大權以姦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內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正言似訐而情忠、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有似理訟、其實難別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詭情御反、或失其賢、賢否之察、實在所依、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益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是故孝經以愛為至、德以

敬為要道、易以感為德、以謙為道、老子以無為德、以
虛為道、禮以敬為本、樂以愛為主、然則人情之質、有
愛敬之誠、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
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而衆人不
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何則
敬之為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愛之為道也、情親
意厚、深而感物、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
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怨感、夫人之情、有六
機、杼其所欲則喜、不杼其所能則怨、以自伐歷之則
惡、以謙損下之則悅、犯其所乏則姻、以惡犯姻則妬、
此人性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故烈士樂
奮力之功、善士樂督政之訓、能士樂治亂之事、術士
樂計策之謀、辨士樂陵訊之辭、貪者樂貨財之積、幸
者樂權勢之尤、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
所欲則喜也、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
則戚、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德行不訓、則正人哀、
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敵能未弭、則術人思、貨財不積、
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是所謂不杼其能、則
怨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自伐皆欲勝
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也、是所謂自伐歷

之則惡也、人情皆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
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
擇、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
其所長、是故人較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是所謂較其
所乏則姻也、人情陵上者也、陵犯其所惡、雖見憎未
害也、若以長較短、是所謂以惡犯姻、則妬惡生矣、凡
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不
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小人則不然、既不見
機而欲人之順己、以佯愛敬為見異、以偶邀會為輕、
苟犯其機、則深以為怨、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
可得而知也、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
皆有所短、故直之失也、訐、剛之失也、厲、和之失也、悞、
介之失也、拘、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
可非其訐、訐也者、直之徵也、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
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厲也者、剛之徵也、和者不悞、
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悞、悞也者、和之徵
也、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拘
也者、介之徵也、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有長者、必以
短為徵、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
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義者德

之節也、禮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帥也、夫智出於明、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及遠之明難、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材藝精巧、未必及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道思玄遠、然後乃周、是謂學不及材、材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道也者、反覆變通、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為勝、合而俱用、則明為將、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以明將義、則無不勝、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故好聲而不實、充則恢、好辨而理不至、則煩、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好術而計不足、則偽、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為師、比力而爭智者為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為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人物志八觀

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然而
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
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乎天下、則難矣、夫
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
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滂辱、
而不知其大畧、以為不肖、及其為天子三公、而立為
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於鼎俎之間、伊尹出
於屠酤之肆、解于累紿之中、興於牛額之下、洗之以
湯沐、後之以燿火、立之於本朝之上、倚之於三公之

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
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
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
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何則、能効其求、而不知其所
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
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狼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
仁而非仁、鸞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
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藁
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故劍工惑劍之似
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
倚頓不失其情、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
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
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
利鈍識矣、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呷水、而其
苦知矣、故聖人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
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故
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
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
發也、而觀小節足以知大體矣、淮南記論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桓公曰、鮑叔之為人如何、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桓公曰、然則孰可、管仲對曰、隰朋可、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人、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



且朋之為人也。居處不惡，公門屈，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幣多路。家五十人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公又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以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為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甯戚之為人也能事，孫在之為人也好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為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國誑，賓胥無之為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誑，甯戚之為人能事而有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為人也好言而不能以足息。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誑信，然後能以國勿已者，朋其可乎？朋之為人也好動，必量力舉其身死，舌馬得生哉。管仲曰：夫江黃之國近於楚，為臣死乎？君必歸楚而寄之，君不歸楚必私之，私之而不救也，則不可救之，則亂自此始矣。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東郭有狗，嗥旦暮欲齧我，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北郭有狗，嗥旦暮欲齧我，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能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

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旦暮欲齧我，殺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公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於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遂卒。辛酉，十月，隰朋亦卒。桓公去易牙、豎刁。衛公子五、味不至，於是乎復。久，易牙、宮中亂。復，久，豎刁、利言、皐辭不在，側復。久，衛公子開方、桓公內不量力，外不量交，而力伐四鄰。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內與豎刁，因共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故公死七日不斂，九月不葬。孝公奔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獻，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襄

公立十三年，桓公立十四年。

不知臣

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已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灰而往死之其灰曰子自以為不知已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對以忘其身者也

莊公將代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養欲而意驕得合而欲多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

今君任勇力之士以伐明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息而有功憂必及君公作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門外生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茲於允菴而民散身滅於崔氏崔氏之菴逐羣公及慶氏亡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反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聞中山君因索而罪之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不可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為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不為善而從邪僻所謂可從悖逆也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僻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矣待也齊潘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王丹之所以見信

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王丹豈非以
自讐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
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
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
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
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
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聞王將以為臣乎王曰否
大夫見侮而不聞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為臣矣
尹文曰雖見侮而不聞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
者是未失其所以為士一而王以為臣失其所以為
士一而王不以為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
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
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民則罰之而惡
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
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
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
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
令深見侮而不敢聞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
不敢聞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
以為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

論皆若此故國殘身走而之穀如衛齊治王周室之
孟侯也太公之所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辨
名實審也

伊尹去夏入殷田饒去魯適燕介子推去晉入山田
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哀公曰臣將去君黃
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鷄乎首戴冠
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鬪者勇也得食相
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鷄有此五德君猶曰淪而
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夫黃鵠一舉千
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黍梁無此五者君猶貴
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
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
陰其樹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
、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太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大
息為之辟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
何可復得詩云遊將去汝適彼樂國適彼樂國爰得我直
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
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
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
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手無士也平公曰

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盖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

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國梨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鈇刀畜之而于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戴晉生敝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

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噉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困倉中常噉梁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公叔木謂申祥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何辱焉子思答曰

義也申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有龍穆者徒好飾美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己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己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禍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

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並臨華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子府截已盈而後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听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達賢爾衛君曰賢則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答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

大笑曰寡人不好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季孫好士終身莊宮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

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一日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听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

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鳩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竒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甘茂下蔡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樗里子為右丞相樗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

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令向壽輔行
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
王魏听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
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
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鄭人
有與曾參同名姓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
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
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
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
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
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
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
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
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也樗里子公孫子二
人挾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受韓之怨也
王曰寡人不听也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樗里
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
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
及武王薨昭王立樗里子公孫子讒之甘茂遇罪卒
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讒乎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
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嘻亦有士之
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
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
有餘穀粟隆冬裂寒士短褐不完四體不蔽而君臺
觀惟嫌錦繡隨風飄而幣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
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
亦難乎燕相遂慙遁逃不復敢見

樂毅為昭王謀必待諸侯兵齊乃可伐也於是乃使
樂毅使諸侯遂合連四國之兵以伐齊大破之閔王
亡逃僅以身脫匿莒樂毅追之遂屠七十餘城臨淄
盡降唯莒即墨未下盡復收燕寶器而歸復易王之
辱樂毅謝罷諸侯之兵而獨圍莒即墨時田單為即
墨令惠樂毅善用兵田單不能詐也欲去之昭王又
賢不肯听說會昭王死惠王立田單使人諛之惠王
惠王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去之趙不歸燕騎劫盡復
收七十餘城是時齊閔公已死田單得太子於莒立
為齊襄王而燕惠王大慙自悔易樂毅以致此禍惠
王乃使人遺樂毅書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志故
君損國而去寡人不肖明矣敢謁其願 而君弗肯

听也故使、者陳愚志君誠諭之語曰仁不輕絕智
不輕怨君於先王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
覆蓋之不虞君明棄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
君明罪之也寡人之罪百姓弗聞君微出明怨以棄
寡人寡人必有罪矣然恐君之未盡厚矣諺曰厚者
不損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軀以要名故覆人之邪者
厚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之道也世有覆寡人之邪
救寡人之過非君惡所望之今君厚受德於先王之
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覆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
世有厚薄故施異行有得失故患同今寡人任不肖
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無所取國有封疆
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覆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訟
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
寡人雖不肖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未得志未如商
容箕子之累也然不內盡寡人明怨於外恐其適足
以傷高義而薄於行也非然苟可以成君之高明君
之義寡人雖惡名不難受也本以為明寡人之薄而
君不得厚揚寡人之毀而君不得榮是一舉而兩失
也義者不毀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
寡人之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季為理於魯三

紕而不去或曰可以去矣柳下曰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紕乎猶且紕也寧故國耳柳下季不以紕自累故自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寡人之罪國人不知而議寡人者天下諺曰仁不輕絕知不簡功簡功棄大者仇也輕絕厚利者怨也仇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手君今寡人無罪君豈怨之手願君損忿和怒追順先王以復教寡人寡人意君之曰余將快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循初退不得變過此君所制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志敬以書謁之樂毅使人獻書燕王報曰臣不肖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鉞之罪以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自負以不肖之罪而不敢有辭說今王數之以罪恐御待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臣之理不白乎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不敢不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愛而當者處之故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觀先王舉措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

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臣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
不量輕弱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者霸王之餘業
戰勝之遺事閑於兵革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必與
天下圖之圖之莫若往結趙且淮北宋地楚魏之願
也趙若許約楚魏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王曰
善臣乃受命具符節南使趙顧反起兵攻齊以天之
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兵受
命而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王遁逃走莒僅以
身免珠玉貨寶車甲珍器皆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於厯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於汶篁
五伯以來功業之盛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快
其志以臣不損令故裂地而封臣使北小國諸侯臣
聞賢聖之君功立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
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醜夷萬乘之
齊收八百年之積及其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
義法執政任事循法令順庶孽施及萌隸皆可以教
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
子胥說听於闔閭吳為遠迹至郢夫差不是也賜之
鳩夷沉之江故夫差不計先論之可以立功也沉子
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也故入江而不

化夫免身而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虧
辱之誹墮先王之明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
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
無惡聲臣雖不肖數奉教於君子臣恐侍御者親交之
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以書謝

齊人鄒陽客游於梁人或說之於孝王孝王怒繫而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於見諛自寃乃送獄中上書其
辭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爾昔者荆軻暮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
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度天

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
知左右不明卒逢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
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者玉人獻寶
楚王誅子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
避世恐遭此變也願大王熟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
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歎臣聞比干
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之
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而新傾蓋而故何則知與不
知也昔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之事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樊於

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之以馱馱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

狄蹈流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飭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藉官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於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逐墨翟夫以孔墨之辨而不能自免何則衆口鑠金積毀消骨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威而強威宣此一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竒偏之辭哉公听共觀垂名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仇

弟由余子戚是也不合則骨肉為仇讐朱象管蔡是也今人主如能用齊秦之明後宋曾之聰則五伯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能不說於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商君越用大夫種之謀擒勁吳霸中國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世主誠能去驕傲之

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隳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通無變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况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沉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衆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離竒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以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游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使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蒙堯舜之術俠伊管之辨素無根柢之容而欲竭精神開

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不得當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能不牽手卑亂之言不惑手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恬之言以信荆軻之說故匕首竊發周文王校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弑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事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鮑焦之所以忿於世而不留於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以朝者不以私行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

傷行故里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協於勢位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崛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精神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曰夫董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

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縶則雖東郭魏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縶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生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玄蟻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泛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掉慄危視而躓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又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超超此之謂也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彫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

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敢託而去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山見虎之室也下澤見蛇之穴也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

祥也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無
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
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
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
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然嘆曰吾獨無
豫讓以為臣蹇重舉酒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
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
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而飲之
爵而不讓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也

趙簡子曰吾欲得范中行氏良臣史黶曰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所願也又何問焉曰君以為無良臣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薦可章善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朝夕誦善拜而納之听則進否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良臣也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出在於外又不能入亡而棄之何良之為若不棄君安得之夫良將營其君使復其位死而後止何曰以來若未能乃非良也簡子曰善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受而不

用也人多愛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士橫道而偃四支不掩非士之過有土之羞也邦君將昌天遺其道大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

齊有北郭騷者結果罔捆蒲葦織履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呂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于景公出犇逼北郭騷之門而辭北郭騷沐浴

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晏子曰見疑于齊君將出
犇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
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子召其友
而告之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
聞之養其親者身伉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
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而送造于君庭水復者
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齊國齊必侵矣方見國
之必侵不若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
吾頭于笥中奉呂退託而自刎其友因奉託而謂復
者曰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又退而

又刎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
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子以死白已也大
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
凶則敗信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
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
罪奔走而之吳王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子也死而
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以成
名於是紆身而廼適闔閭治味以求親闔閭甚便安
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德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

命而不失歲時熟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
无尤天下服而在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
出凶言陰必死提邦以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
萬郢城之門執高兵傷五賊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
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
陰賊殺無罪殃既至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
行大雪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廼與越人戰
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于吃山草飲腑水易子
而食於是履篲戴壁號喙告母罪呼皇天使大夫種
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

勞而不愠好亂勝而無禮 豁微而輕絕俗好詛而
倍盟放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為
患殺之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洙泣而言
信割白馬而為犧指九天而為證請婦人為妾大夫
為臣百世名寶因閭官為積孤身為閨內諸侯世為
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
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以求民心於是上
帝降禍絕吳命于直江君臣乖而不調骨肉䟽而不
附社稷置而分裂容臺振而掩敗犬群嗥而入淵虺
銜蓐而適澳燕雀剖而蛭虵生食蘆菹而蛭入口浴

清水而遇蠆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為也何寵而自投
水目抉而掛東門身鴟夷而浮江懷賊行雪深報而
殃不辜禍至乎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邦而剋
夫差兼吳而拊闔閭事成范蠡負室而蹈五湖
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慶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
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為廣虛
幽間攸遠無人雖重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乎若誅
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
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笑听卑其狀芒其視
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吳以伍子胥 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
王句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
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
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
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句踐乃以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
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
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听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
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

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齊不亦緣手吳王不聽伐齊夫敗齊師於艾陵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竦子胥之言其後四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其游辭偽詐而貪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曰古人有顏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

吾諫王、不我用吾今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為也乃屬其子於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譏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其怨望猜賊為禍也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率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倖吳之敗以自勝之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修此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王謀臣今不用常快快願王

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賜子胥
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為亂
王顧反誅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
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我
顧不敢當然若之何听讒臣殺長者乃告舍人曰
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快吾眼著之吳東
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吳王聞之大怒乃
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乃為立
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
戰不勝使大夫行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

用子胥之言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
何面目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予此二
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
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
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
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
也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一盃文侯謂堵師贊曰樂羊以我故而食其子之肉答曰其子而食之且誰不食樂羊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曾從子善相劔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劔臣相劔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劔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亩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君子小人

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惧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乎其有以殊於世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縛紕以畏事人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踐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侵廉而不剝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強而不暴柔從而不流恭

敬謹慎而容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諛諛也正
義直指舉人之過惡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禹
舜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懼
怯也剴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以義交應知當
曲直故也詩曰左之右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
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交應也君子小人之
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知則明
通而類愚則端慤而法見由則恭而止見閉則敬而
齊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通則文而明窮則約而

詳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知則
攫盜而漸愚則毒賊而亂見由則兌而倨見閉則怨
而險喜則輕而翾憂則挫而懼通則驕而偏窮則弃
而僂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荀子有通
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
能尊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
謂通士矣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
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身之所長上雖不
知不以悖居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長短不
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

必慎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者，是則可謂
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
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
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
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
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
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
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
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
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

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
仁人之情也。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掩世者也。險莫大
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鮪不如盜也。同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
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
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
已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已也，慮之難知也。行之
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
惡焉。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已也，忠矣而亦
欲人之親已也，修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已也，慮

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
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
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
有似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
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故熟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
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
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
節異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汗
侵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
其常而小人道其怪凡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
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
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
辨音聲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
理辨寒暑疾養是又人之所長生而有也是無待而
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
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在勢注錯習俗之所積耳
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
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則常危辱為堯禹
則常愉快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為此而
寡為彼何也曰陋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

變故成乎修，修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聞內焉。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亦咄咄而噍，鄉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今使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則以至足為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稻粱而至者，則矚然視之，曰：此何怪也！彼臭之而無噍於味，臭嘗之而其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棄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以夫桀跖之道，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之縣糟糠爾哉！然而人力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人之大殃大害也。尊

君子小人
互為進退

桓公觀於厩，問厩吏曰：「厩何事最難？」厩吏未對。管仲對曰：「夷無嘗為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
小問



名實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於名不知其實也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少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鷩牛之黃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為行者必治於官。上揆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群臣輻湊，莫敢專居。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覘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群臣公正，莫敢為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功迹也。主精明於上。

官勸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群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修行者競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為智者務於巧詐，為勇者務於鬭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美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騏驥馭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淮南主術

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曾子架羊，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以蒙正，而以自為辟。遊之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散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

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啓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躡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

為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之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淮南泰族訓

儒效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子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魯之粥牛馬

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

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人隆也。比中而行之。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辯者。非能徧辯人之所辯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下視。境肥。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通財貨。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

情以相薦，樽以相耻。惟君子不若惠施、鄧析也。若夫
謫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
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
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
然後君子之所長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
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
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事行失中，謂之
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治世之所棄，而
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
之分隔也。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所不能見

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倭_疾指也。
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
巧，君子不知無害為治。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
則亂事，而狂惑、驕陋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
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夫是之謂上愚。曾不
如好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
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
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
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
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

而並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廻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脊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倖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是_{子自足也}杆杆亦富人已。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

不可以比周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誠此然後就也。爭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修其內而讓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明。辭讓而勝。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譽俞少。鄙爭而名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馬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

巧大儒者善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輿固馬選矣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矣而不能以射遠中微則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以調一天下、制彊暴則非大儒也、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屋、無置錘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况乎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用百里之地、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管、榘、暴國、齊、一、天下、而莫能傾也、是大儒之徵也、其言有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世偃

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鬼瑣逃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汗、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稚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分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

聞之而不見雖博
必謬見之而不知雖
識安知之而不行
雖敦必困不聞不
見則雖當非仁
也其道百率而
百陷也

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
舉其上容，德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
者也。法後王，一制度，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言行以有
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
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不知曰不知，內不自
以誣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
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
以一持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白黑，
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
舉統類而應之，無所滯。慙張法而度之，則曠然若合
符節，是大儒者也。

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已為公也。行不免於汗
漫，而冀人之以已為修也。其愚陋溝壑，而冀人之以
已為知也。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
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修而才，可謂小儒矣。
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
者，天子之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
農高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羣臣寸尺，尋丈檢式
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言
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事言，道

德之求不二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法二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馳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教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子言有壇宇有防表

以上俱荀子儒效

警喻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牯以為鉞躡手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而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鎗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淞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揚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魄問於魄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魄曰、無有、何得而聞也、堯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堯曰、反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為者、吾將反、吾宗矣、魄反顧、魄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鈞、千歲



之鯉不能避，魯子攀柅車輶者為之止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百牙鼓琴，駟馬仰秣。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堞，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清之為明，杯水見牟子，濁之為闇，河水不見太山。視目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為則治，有為則傷。無為而治者，載無也；為者不能，有也；不能無為者，不能有為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為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為不信。視籟與竿，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為其所止矣。兩者俱亡，則至德純矣。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以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驛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越人，李遠射叅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

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明、不可以乘阳也、日出星
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
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
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
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受於冰炭、膠漆相賊、冰
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
其反宗、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墜堞、遠之
故也、秋毫之末、渝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
不可以為外矣、蘭生幽宮、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
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夫
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無內無外、
不匿瑕穢、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
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
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侯王寶之、為天下正、陳成
子恒之劫、子淵捷也、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
欲、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銜姬之論
罪於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
而負芻也、見說之為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
覲論者、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

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善，况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拘囹圄者以日為修，當死者以日為短，日之修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修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不可以坐倚。傭之傍，不可以立。執獄牢者無病，罪當死者肥澤刑者多壽，心無累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閤，捷淳于鬣之告失火者，此其類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介掇之，見葱則拔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截。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中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鍾音亮，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不如近者。今白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鉄，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修，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為器也。操挺其土而不益厚，硤乃愈疾。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

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羸蠃應於下
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執殫而招鳥揮椀而呼狗欲
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器
召也剥牛皮鞞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
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為狐
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
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入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
大馬於害之中則爭取小馬將軍不敢騎白馬亡者
不敢夜揭炬保者不敢畜噬狗雞知將旦鶴知夜半
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
藜藿為之不采為儒而踞里閭為墨而朝吹竽欲滅
跡而走雪中極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
今夫闇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
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求
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求美則不得醜不求醜
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
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杭弘高
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事有一應而不可修行
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聲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
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百人杭浮不若

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履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上有叢菁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苞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被甲者非為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為道里楚王亡其援而林木為之殘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為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

殘水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一譽上有三哀下有九殺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福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范氏之敗有竊其鍾負而走者鎗然有聲與人聞之遽掩其耳憎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本于道德也仁義在道德

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縷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猶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噓形勞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趨同千里相從趨不合行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齒芥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不愛僂之手而愛已之指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已之鉤以束薪為鬼以大煙為氣以束薪為

鬼竭而走以大煙為氣殺豚烹狗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劔鋒不給搏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諛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場堞而珥塵抱薪而救火流言雪汗譬猶以涅拭素也矢之於十步貫光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大家攻小家則為暴大國并小國則為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以潔白為污辱者譬猶沐浴而杼溷薰燧而負虱治疽不擇善惡醜肉

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秀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焚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齧、築石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鎊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手、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有吝人之力、儉者春至、旦不中、負呈猶譴之、察之、乃其母也、故小人之吝、人反為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衰、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李不暇者、

雖暇亦不能學矣、見窺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僕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躄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蹇截玉、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俞、昨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璣、諸而成器、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璣、諸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受照者博、江出岷山、

河北崑崙濟出王室，潁出少室，漢出蟠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李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李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因高而為臺，就下而為池，各取其勢，不敢更為，隍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食，魯人自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畜火井中，操釣上山，搗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鰻，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鰻擁柱，踴矣。有先中中者也。高氏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授人，則為怨。時與不時，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而衆稱義焉。夫唯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

欲闕、屢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為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為、而後與之入政、曰牽枉與直如何、不得牽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污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為邪者必相明、正欲為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托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權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

藪、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之孝、不過勝母之間、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廡、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故聖人見霜而知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同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馭屯犁牛、既枘以斲、決鼻而羈、生子而犧尸。

祝齋戒以沉諸河。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鶚炙，見卵而求晨夜，見贖而求成布，雖其理訖，亦不病。暮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養不怨人，取之人能以所不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

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顛懼者亦顛，此同名而異實。明月之珠，出於蠃蚌，周之簡圭，生於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禹乘之主，冠錙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為賤，正三軍之衆，次李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此皆李其所不李，而欲至其所欲。李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

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戈者先具繳與
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罾、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遺人
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轆、所愛者少而所亡者
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為也、桀有得事堯
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
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滄泥之中、雖
廉者弗釋、骸骨甑甗在祠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美之
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降世不能貴、
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為
別、其時異也、為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為鰻賜者非負

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貂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
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
之中、今人放燒或燥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
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忤、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
大三圍之木、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
足、蘧伯玉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
席、鑿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狸頭愈鼠、雞
頭已痿、蚩散積血、斷木愈齧、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
鼈、鵠矢中蠋爛、灰生繩、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
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徵、天

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撥之衆白也。善李者若齊王之食雞以食其蹠數十而後足。刀便剝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剋。物固有寇。適成不迷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兔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為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或斷臂而顧活。類不可必推。厲利劔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水。較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合。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螯截玉。媒但者非李謾也。但成而生不信立。懂者非李閏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廉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止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鬻肉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足履地而為迹。暴行而為影。此易而難。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從黥黑咎。犯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鼎錯日用。

而不足貴周鼎不燹而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為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感物固有以不用為大用者先裸而浴則可以浴而裸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女而言哀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

禘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朱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干近者寇難至變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變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美而欲為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熊羆之動以櫻搏兕牛之動以舐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治國者若鑿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為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撒不正而可以正弓物

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邀為上勝、之同、遲為下、所以貴、鑄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剋靡勿釋、牛車絕、犇為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為醫、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挽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早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為帝者也、曹氏之裂布、蚺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無古無今、無終無始、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覺者、淺矣、然待所不覺、而後行、智、所不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游者以足、蹶、以手、柿、不得其數、愈蹶、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

兔交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母胎育者鏡女子甕者履母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椎固有柄不能自椽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眺徇彘不擇甌甑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螂蛆烏力勝日而服於騅礼能有修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之天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視於無形得其所以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噍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叩大匠不斷大匠不具大勇不閉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以瓦鈺者金以金鈺者跋以玉鈺者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聽有音之音者聾听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悅人之頸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白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水火相憎階在其

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說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蟻虱而來蛉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歆小快而害大利墻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壁瑗成器礪諸之功鑿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箝螭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饒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饒也水靜則平平則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為正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竭而齒寒河水之

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以為絛冠則戴致之絛則履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祭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涿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撩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撩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撲塞江也譬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輒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設鼠機動鈞

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狀
似麋蕪而不能芳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
色人莫不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速
日歸風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
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变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
陰陽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媧所以七十化
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
然而杗之不與也其守節非也牛蹏羸顛亦骨也而
杗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
不為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為之多飲其滿腹而已蘭

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舌之與
齒孰先確也錙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
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晉以垂
棘之壁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聾者不譎無以
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
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
車至今無蟬隳使但吹竿使氏厭寢雖中節而不可
聽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
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乳狗之
豨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

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踰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蒿苗類絮而不可為絮麋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蠟：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蚘：慕於醯酸嘗一齧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

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炮而發瘞疽若珠之有類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榛巢者慶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埒方便也王子慶忌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寘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以類

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
來射煖狁之捷來乍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
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
寒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漁
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
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銚有考
不得為石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盜
賊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
以察精於聰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夢

見像無形於目也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
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庶也秦通峭塞而魏築城
也饑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
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
權不可常故遁閔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負
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纜不可以紉日月不並出狐不
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鷲鳥不双循繩而斷則不
過懸衡而量則不差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
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人不見龍之
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蟲聚則木折隙大則墻壞

懸垂之類有時而墜枝格之屬有時而弛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未嘗適亡適湯沐具而蟣虱相吊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柎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壯見物同而用之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蟬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礬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以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揚堞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翼翼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難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蠶象

之病人之寶也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手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錫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西方之僕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膊炭燠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燠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有以飴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罟者扣舟罩者抑之罟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見

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聞於大國之間兩鹿不聞於伏虎之旁佐祭者得嘗救聞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簷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擢者輒殺之為墮武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子拯弱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纒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利而取之蒙塵而昧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裸之也屠者羨藿為車者步

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較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其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欲覩九州之士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的者獲提提者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未嘗稼穡粟

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
受流齒太山不上小人旁光不升俎駟駁不入牲中
夏用箠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蹇衣涉冰至陵而不知
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滿堂
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獻公之賢欺於嬖姬叔
孫之知欺於豎牛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
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人性便
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輻
之入較各值其斃金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
相干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渡水者

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
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苦入林而遇乳虎一用
人者若蚘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
而不相敗清醜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桴柷
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
馱醜在頰則好在頰則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
譏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
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之與已矣相去千
里汗準而粉其頰腐鼠在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

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再生者不獲華，大旱者不昏時。落母曰：不幸，甌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驕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蠶為繇，了牙為蚤，兇齧為蟹，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驕，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麝、燭、桶、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兇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

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雖欲謹亡馬，不發戶，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山雲蒸柱礎，潤伏苓，掘兔絲死，一家失燥，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熟，甌得火蒸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礼不可以得賢，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紂醢，梅伯，文王與諸

侯構之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獬狗不自投於河、雞鰓蟲而不自陷、又况人手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為扶心所欲毀鍾為鋒管、子以小事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舟能沉、能浮、愚者不足加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行者

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赤肉縣則鳥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解、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經明月之珠、蠶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誇、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

一體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捨茂
林而集于枯不戈鵠而戈烏難與有圖寅丘無壑泉
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見之明白處之如玉
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
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
祥為其一人墮而兩人殤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謫
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采
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
者必有麻削烏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
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蛟蛇螫人傳以和堇則愈物

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
暮桑榆之間愈易忍也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
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
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
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嚼而無味者弗能納於喉視
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隋戾之珠在於
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
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
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
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

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
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
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剝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
反自賊巧治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
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鱉千
里累積不輟可成丘垤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
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甄之則不得
數之則弗中正在甄數之間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
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揚子
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黑子見練絲而

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
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其當
道雖遠弗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
屠酤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
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嫱狀
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釣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
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涉則具
擢對旱則修土龍臨菑之女織紉而思行者為之悖
戾室有美容繒為之纂繹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
於和功適舉坐而善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故

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晉陽慶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梓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蹶巨者志遠、体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忘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而又况一不信者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淮南說林

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奸臣聖王之禁也、其身毋任於上者、收民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於君、退則截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力事務其人所屬意於私、王官私君事、太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修行則不以親為本、治事則不以官為主、舉毋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以為已賜、舉人則以為已勞、任人則與分其祿者、聖王之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於民者、聖王之禁也、用不稱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非上以為名、常

死。上之法。制以成。群於國者。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勤勞。權於貧賤。身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禁也。壺士以為亡資。修田以為亡本。則生之。養私不死。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聖王之禁也。審飾小節。以示民。時言大事。以動上。遠交以踰群。假爵以臨朝者。聖王之禁也。卑身雜處。隱行辟倚。側入迎遠。道上而道民者。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聖王之禁也。守委間。居博分。以致衆。勤身遂行。說人以債財。濟人以買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聖王之禁也。行

僻而堅言。詭而辨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為仁。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附於諸侯者。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倂異禮。以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脩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樂其群。務其職。營其名。而後止矣。故踰其官而襍其群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



失其職者必使有恥。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恥使之，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靜而治安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管子法禁

禮樂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
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
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
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
反、其義一也。祭義

祭義

反其義一也

禮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不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

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夫子聚鹿，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貧賤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曲禮

故先王秉耒耨，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則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儉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祀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

喪祭射御朝聘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
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
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地順人情之大寶也故
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己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
先去其禮故禮之于人也猶酒之有蘖也君子以厚
小人以薄故聖人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
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
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故禮也者義之實也
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義之
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

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
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為義而不講
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
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
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既正
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
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
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
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
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故事大積

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頌之至也。故明於頌。然後能守危也。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頌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蔽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頌。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飢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體泉。山出器車。河出馬畜。鳳凰麒麟皆在郊。橛。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闕也。則是無故。先王能修禮以達

義。體信以達頌。故此頌之實也。禮運

禮器是故大倫。大倫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在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阿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

敬龜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時為大。噸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羊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裁圭。不臺門。言有稱也。禮有以多為貴者。天

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筵。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筵。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筵。此以多為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邊豆之薦。大夫聘用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

也、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為大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於禁、此以下為貴也、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

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窮樨杓、此以素為貴也、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禮之多、以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太牢而祭、謂之禮、

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祝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滌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君子之于禮也、有正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槩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撫也。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周坐尸、詔有

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獸爓、一獸孰、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禋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不事詔、朝事以樂醴、酒之用、玄

酒之尚、割刀之用、鳶刀之貴、筦簞之安、而橐鞬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于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

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千里。此之謂也。經解

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佞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窮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

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仲尼燕居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行之而在人乎。仲尼燕居

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

亂也。目巧之室。則有與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辯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仲尼燕居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以醯辜。祭四方百物。以肆餼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菑。以禴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賓。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類曰視。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婚姻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

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醜學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冢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藉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侯之家。是謂

君臣為讜。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俟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倍，赦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矣。刑肅而俗敬，則民弗悞也，是謂疵國。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殷以降，命降於社，之謂殷。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故聖人參于天地，並於鬼神，所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

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

禮運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大夫而

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楹反玷、繡斧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天子存二代之后、猶尊賢也、尊賢不過

二代、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大夫有缺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郊特牲

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為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戴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簋、爵用玉

弧以竹為之形如弓所以開旗韜其衣也

琖仍雕。加以壁散。壁角。俎用椀。歲升歌清廟。下管象。朱于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矣。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褙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鄉大夫贊。君。舍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是故夏初。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皇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刮楹達鄉。反玷。出尊崇。玷。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鳶車有虞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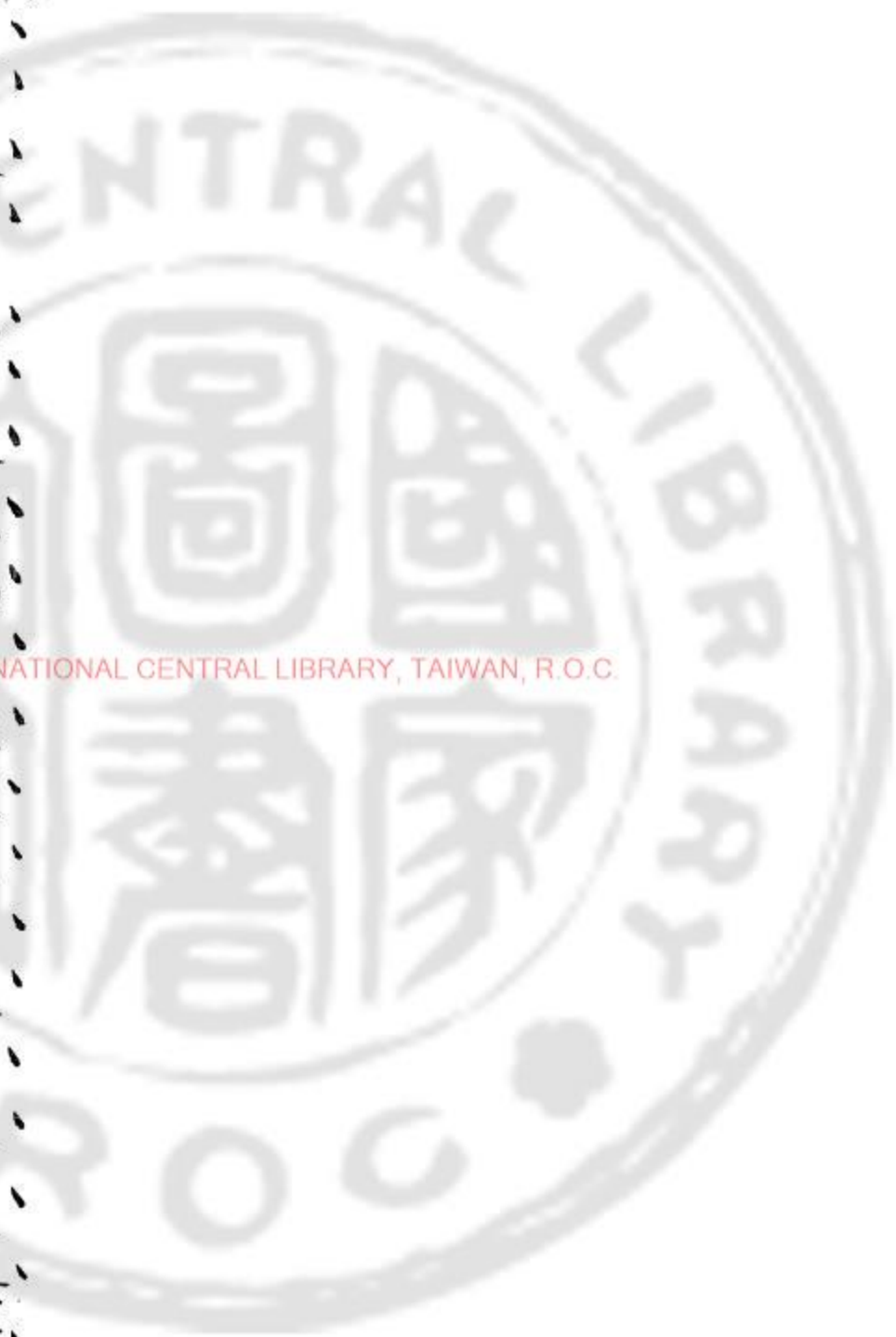
路也。曲欄鈎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殷之大白。周之大赤。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駢剛。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壘。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土鼓。蕢杼。蕭。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拊。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琴。四代之樂器也。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崇鬲。貫鬲。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夏后氏之龍箏。箎。殷之崇牙。周之壁翬。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俎。有虞氏以梘。夏后氏以巖。殷以拱。周以房俎。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刻鳳羽有虞氏服。殷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殷之崇牙。周之壁翬。

翬。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明堂位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琴瑟箏笙，所以養耳也；䟽房檼貌，越席牀第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曷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



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畢芷，所以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韃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頌，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忘情偷懦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

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馬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

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醑也。成事之祖不嘗也。三作脩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纁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

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鍾、尚拊之、闕朱絃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撝、成乎文、終乎悅、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

荀子禮論

故說豫媿澤。憂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也。歌謔譏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芻豢稻粱。酒醴餈鬻魚肉菽藿酒漿。是凶吉憂愉之情發於食飲者也。卑純黼黻。文織資麤衰。絰菲總菅履。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䟽房椽額。越席牀第。几筵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足。以為萬世。則是禮也。非順孰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此之謂也。荀子禮論

觀禮

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王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

其殷庚曰、國之藏則維女衆、國之不藏則維余一人
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
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
以和惠民、考中度中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
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
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
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
外內之賂、害其處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
施其所惡、棄其忠也、所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
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
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
以教民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
日恪位、簪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其上、
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節
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
有散遷、解謾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
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
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壹壹怵惕、保任戒惧、猶曰未也、
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
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摯無

鎮誣王無民夫大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子金子公

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鄉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於武宮設桑主布九筵大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舍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垂賓饗贈餞如公舍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興歸以告

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敬王命頌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墮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墮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仁義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

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於衡。雖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乎始霸。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令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竊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雲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會於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夫，夫輸王粟，具戎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父長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

歎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狗葬定而後
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狗葬子亢
曰以狗葬非禮也雖然則彼最當養者孰若妻與宰
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
於是弗果用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歛般請以機封將從之
公有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
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
病者乎噫弗弗果從檀弓

樂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啾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後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

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刑於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憑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琴，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也。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然後好惡行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詖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知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

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襜褕，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之者謂聖，述之者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佻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教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

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率神而從、天禮者
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
禮樂明倫、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
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大小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
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
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
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
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
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

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
地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樂記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
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
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矣、夏大
矣、殷周之樂盡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
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
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

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沅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禍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蟬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

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頸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頌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行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

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衰而不莊，樂而
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
感條暢之氣，戚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
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
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
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
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
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
於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

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
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
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
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
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
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
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
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
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
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

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即奏聲之飭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而警言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脩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民生之道，樂為大焉。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

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俱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照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照燭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觫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殞，而卵生者不殞，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呂絃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鋪筵席，陳尊

俎、列籩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樂記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听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

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亂、溺而不止、及優侏儒、復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古道、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於子孫此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者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听。夫肅，敬也；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听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听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矣，彼亦有所合之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眾也。咏嘆之，淫液之。

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
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坐武也聲淫
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疏矣子曰唯丘之聞
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
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
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千而山
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
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
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
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
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治子
諒之心油然而生矣易治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岸威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
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
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

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發於外而民莫不承頌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死雉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減禮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稱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於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共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而歸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會中和

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

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倨中矩句中鉤纍々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以上樂記

大司樂掌成均之而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蕤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

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大蕤為鍾鼓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竅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蕤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

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蕤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閉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声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亨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旒、舞有干、舞有人、舞有教、樂儀行以肆夏，超以采薺，車亦如之。環拜以鐘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

蘩為節。凡樂掌其序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佾，詔來瞽，臯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猷，教愷歌，遂倡之。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饋其不敬者，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鄉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為堵，全為肆。

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祫夏、醵夏、瓦祭。祀饗食奏燕樂。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士奏采
蘇掌鼙鼓縵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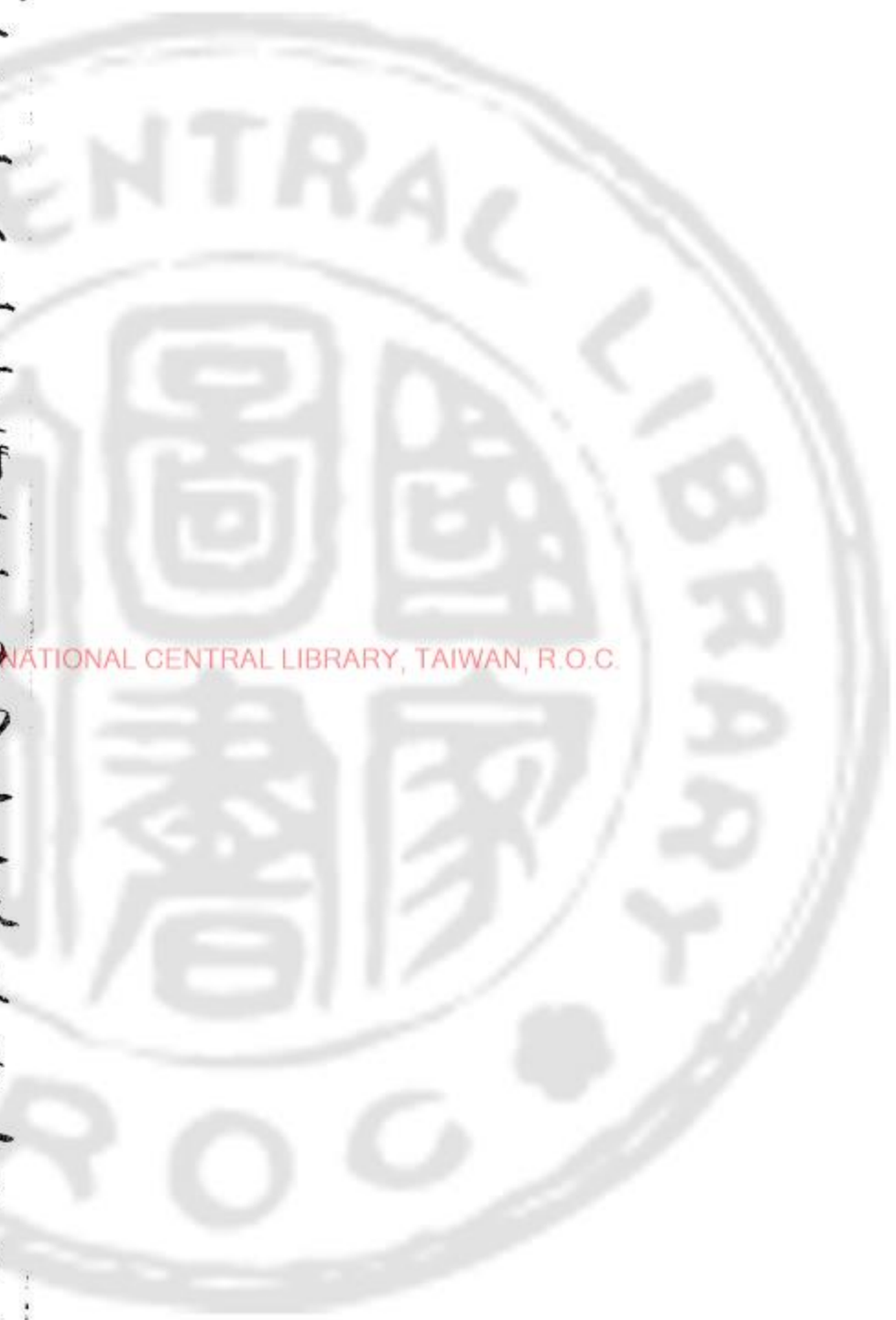
觀樂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泂泂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

美哉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說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為之歌大野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成直體其
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
屈迥而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
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
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而八風平節有度而

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
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
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
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
詔箛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博也如地之無
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現止矣若有他
樂吾不敢請已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
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既喪
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聲若無射有
林耳不及也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
猶耳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
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文尋之間耳之察餘
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
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
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



聽之弗及此之不度鍾聲不可以和，鈃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鈃而視正，聽鈃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而不獲，然則能樂夫耳。鈃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

明以特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鈃，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鈃。於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之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受財，以備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革木
一聲夫政象樂樂從和和從平声以龢樂律以平聲
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道之歌以詠之匏以
宜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帝曰樂極極之
所集曰聲上應相保曰龢細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
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
遂八風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錯陽陰陽序次風雨
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
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用物過度放於財正害
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聽聲越遠

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非宗官之所司也夫有
龢平之聲則有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詠之
以中音德音不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聽若
夫匱財用罷民力以逞淫心聽之不龢比之不度無
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
鍾二十四年鍾成伶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鍾果龢
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
則為龢今則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
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
好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

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
知二十五年王崩鍾不蘇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
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均
重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
成於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
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月大簇所以金
奏贄陽出滯也三月姑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
也四月蕤賓所以安靖神人敲酬交酢也五月夷則
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
人之令德示民執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沉伏而黜散

越也元間太宮取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際之細也
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
肅紀恪也五間南呂贄陽秀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
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鑄昭其大
也大鈞有鑄無鍾甚大無鑄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
之道也蘇平則久久因則紀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
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
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
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
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龜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

牛馬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數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六師也以大蕞之下宮布令於商照顯文德底紂之多辜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及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冠

適子冠於阿以著代也醮於客位有加成也三加彌
尊喻其志也冠於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
皮弁素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
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天
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
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郊特牲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
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

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莫摯於君遂以摯見卿大夫卿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並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冠義

趙文子冠見樂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華則滌矣。賁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於是乎使工誦諫於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兇風聽臚言於市辨妖祥於謠考百事於朝問諂謔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幾由至矣始

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幾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
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
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
老為大夫、非耻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成
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即以政可不謂文乎。夫
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
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
必濟。見苦成、故子故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
容子。見溫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見張老
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樂人之言、可以滋。范救之教
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
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生覆露
子子也。

昏

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

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酸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郊特牲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己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

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和，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也？孔子遂言曰：治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遂言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

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立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凡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候於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鬯而醕

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鬴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

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妾積，蓋藏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宮室；祖廟既毀，教於宗室。教於婦，言婦德、婦容、婦功、婦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以為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教。教順成，倍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遠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遠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宮之教，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順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昏義

別嫌

男女不雜出不同撻枷不同中櫛不親受嫂叔不通
問諸母不澣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
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
及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男女非有行謀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
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
其別也娶妻不妻同姓故買妾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賀取妻者曰某子使
某聞子有容使某羞曲禮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
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
井，不共湔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
言不出外，言不入內。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
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內別

淫德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文有家，
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
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夢於干車。魯人告於齊，
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及，
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
於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
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

遂殺洩治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目立辟其洩治之謂乎

陳靈公與孔靈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文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喪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頌也稽顙而後拜頌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有虞氏瓦棺夏後氏塋周殷人棺擲周人牆置翬周人以殷人之棺擲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塋周葬中殤

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夏后氏尚黑大
事飲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飲用日
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飲用日出戎事
乘騂牲用駢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
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
達布幕衛也綵幕魯也

始死克克如有窳罔殯懼一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

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及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及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
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
其不可以及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飯於牖
下小歛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
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知曰多矣
乎而予出祖者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

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視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
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
不可旣葬子碩欲以疇布之餘具祭噐子柳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
矣而艱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
哭踊有節

喪事欲其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欲

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爾則野滯鼎爾則
小人君子蓋猶爾喪具君子恥共一日二日而可
為也者君子弗為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
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
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
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
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笙竽修而不和有鍾磬而無
筭虛其曰明噐神明之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無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槨周於棺土周於槨反壤樹之哉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覯者舍於子夏氏子夏

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覯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防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矣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喪禮衰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復盡愛親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及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拜稽顙衰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耳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重主道也殷主綴

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噐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
唯祭祀之禮主人自殯焉甬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
人有齊敬之心也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
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弁經葛而葬與神
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歆主
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及哭升堂及諸
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及諸其所養也及哭之弔也
哀之至也及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冔封而弔
周及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慙吾從周葬於北方北首

三伐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既封主人贈而
祝宿虞尸冔及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
以凡筵舍奠於墓左及日中而虞葬日虞弗
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
而之吉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
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
子善殷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又惡之也
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
言也喪之朝也頃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

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
祖周朝而遂葬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
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
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
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
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
曰子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
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
以故具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
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
斯愠愠斯戚戚斯嘆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
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
設萋屨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
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
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
之訾也檀弓

魯子問曰三年之喪弟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
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乎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
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
其利者吾弗知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
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
書策矣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

其往送也望々然汲々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久哭
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
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
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

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慄焉心絕志
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及之也成墳
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
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
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問喪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
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梟大功貌若止小功總麻容
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
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哀小功總
麻衰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

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
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
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歛馬則一
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
衰之喪既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醴醬小
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
既虞即哭既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
期而大祥有醴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
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
苫枕塊不稅經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苫翦不納大功
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沐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
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芻剪不納期而小
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有禫禫
而沐斬衰三年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
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綫無事其布曰緦此之發於衣服者也問傳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疎貴
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鉅者其
日允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為至
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為至

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
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
哉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
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夫喪其群匹越月踰
時焉則必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
躑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嘯之頃
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
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耶淫之人與則彼朝
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
能相與群居而不亂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

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
無窮也故先王焉為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
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
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
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
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
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
間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
群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
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

知其所以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三年間。

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束髮髻體，飯含，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浴以槁骨，及生術矣。說衰衣，襲三稱，緡紳而無鈎帶矣。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并矣。書其名，置於其重，則名不見而柩獨明矣。薦器則冠有^捲蓋而^鞞髮，絜廡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竽、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輿、藏而馬及告不用也。具生器

以適墓象徙道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鞞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哀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以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階，絲葛縷，綦其貌，以象非帷幃尉也。抗折其貌，以象棖茨番闕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惑。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也。荀子禮論

雜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陰則從而陰道污則從而污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喪冠不綏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甬責於人終无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

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友吉非古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予惡乎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衣不誠於伯高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之寢朋友吾惡之寢門之

外所知吾哭之野於野而已䟽於寢而已重夫由賜也見豕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曾子襲喪而吊子游楊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楊裘而弟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豕過矣豕過矣夫夫是也

哀公使人弟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弟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弟之

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廵陵季子適齊於其久也其長子死葬於瀛博之間孔子曰廵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覲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旣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之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廵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弟舍曰寡君使容居

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有司曰諸侯之未辱敝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於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
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若豕先
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禮多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喪服

祭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饗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饗而郊冥
祖契而宗湯周人禘饗而郊禘祖文王而宗武王燔
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
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
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
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
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
則不祭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

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

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達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以上祭法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爲國典今無故而加

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下在祀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帝嚳能序三辰以固民堯能單均刑法以儀民事而野死縣鄣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縣之功契爲司徒而民輯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穀而山死文王以文

昭武王去民之穢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
而宗舜夏后氏禘黃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
舜而祖契郊奭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
宗武王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
夏后氏報焉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大
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
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
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爲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
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
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
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爲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
而知者處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
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
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
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爲三策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車爲次居室爲後凡家
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器爲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
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
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

天子祭天地祭四時祭五祀祭山川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
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
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天子以牲牛。諸侯以

CENTRAL

圖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書

LIBRARY

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支子不祭。祭先告於宗
子。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脂
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飯。雉曰疏趾。兔曰明
視。脯曰尹祭。橐魚曰商祭。鮮魚曰臄祭。水曰清滌。酒
曰清酌。黍曰鄉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
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以上曲禮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
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
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天子諸侯宗廟之
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祭天地。諸侯
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
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
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天子植禘。禘
禘。禘嘗禘烝。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不嘗。烝則不蒸。烝
則不禴。諸侯禘禘。禘禘一禘。一禘。禘禘禘禘。天子社稷
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
以卵。麥以臯。黍以豚。稻以鴈。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
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
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庶

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王制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君之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將之，死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曾子問

故玄酒在室，醴醎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鬯，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祀，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醢，與其越席，䟽布以冪，衣以澣帛，醴醎以飲，薦其燔炙。君與大夫交，餼以嘉魂，醜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身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

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吉。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禮。運。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廟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壘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覘其禮。樂以治亂。可知也。虞伯

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覘。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覘。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求。道。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爲。枋。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一。敵。質。三。敵。文。五。敵。祭。七。敵。神。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洲。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

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恒豆之俎，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饗味而

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綉之美，疏布之尚。及女工之始也。筦簞之安，而蒲越橐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喪之甚也。如是而后，宜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

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之於外也祭天掃地而祭
馬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
割刀之用而薦刀之貴貴其義也磬和而右斷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田氣血腥燔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昭告於天地之間也周人尚臭灌用滎臭爵合
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
炳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
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

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于室直祭祝
於主索祭祝於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
諸遠人乎祭於枋尚曰求諸遠者與枋之爲言倮也
聃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饗之也
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
物者貴純之道也血祭盛氣也祭肺肝也貴氣主也
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腍骨燔燎升首報
陽也明水說齊貴新也凡說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
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君再拜稽首內袒親割敬之
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內袒服

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
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无與讓也。
腥肆爛臠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尽其敬而已
矣。舉。舉。用。詔。安。尸。古者尸无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
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醑。酒。況于清
汁。飲。況於醑酒。猶明清與醑酒於舊澤之酒也。祭有
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
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上郊特牲。
祭之不欲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則怠。
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

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
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
往。故禘有樂。而嘗无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
思其所居。慮其所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
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
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聲容。出戶而聽
。儼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
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
致敬則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
敬。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思

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享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齋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葬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趙趙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及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修，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

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
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
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
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
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
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
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困也進而不愉疏也
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教也已徹而退
无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立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
也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
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薦刀以剗取臍臂乃退
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孝子將祭祀必有齋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修
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
及愛然其奠之也容靦未溫身心訕如語焉而未之
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
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
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

以上祭義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長君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

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道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

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尽物也、外則尽物、內則尽志、此祭之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供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尽、尽之謂敬、敬尽、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之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

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致於神明也、是胡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五裸、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盞、從夫人薦澆水、君執鸞、刁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摠干、率其辟臣以樂皇

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
內樂之冕而摠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
之之義也祭統

六祭有三重焉。馘之屬莫重於裸，磬莫重於升，歌舞
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
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
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
君子之祭也，以身自戾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
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祭統

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
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
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尸諛君
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臣，餼君之餘也。大夫
起士八人，餼賤，餼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
於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餼上之餘也。凡餼之道，每變
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
簋黍見其修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祭者，澤
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頽上先下後
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
民夫人待於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餼見之矣。故

曰可以觀政矣。祭統

夫祭有十倫。倫，馬見事鬼神之道。馬見君臣之義。馬見父子之倫。馬見貴賤之等。馬見親疎之殺。馬見爵賞之施。馬見夫婦之別。馬見長幼之序。馬見事政之均。馬見上下之際。馬，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禘。此交神明之道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王爵，執，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太廟，則辟昭穆，穆成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疎之殺也。古之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執君降立於阼階之南，南鄉，所舍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於其廟，此爵賞之施也。君養冕立於阼，夫人副禘立於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

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
易爵、明夫婦之別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
殺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
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
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
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
必均也、善爲政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凡賜爵、昭
爲一稷、爲一昭、與昭齒、稷與稷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
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揮、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
有德之君、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

爲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揮者甲吏之賤者
也、胞者內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闔者守
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
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
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
矣、此之謂上下之際。以上祭統

郊

孔子曰嗚乎哀哉。夫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哀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禮運。

天子遠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冶，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祔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

之日王立於澤親听誓命受教諫之義也。就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掃反。道鄉爲田，蠲弗命而民聽上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数也。乘數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爲禩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禩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郊特牲。

郊之祭矣，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以闍，陰人祭以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始終相巡，以欽天下之和，祭義。

廟

天下有五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佻壇、禪而祭之、
乃爲親踈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禪、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
之、遠廟爲佻、有二佻、享嘗乃止、去佻爲壇、去壇爲禪、
壇、禪有禱焉、祭之无禱乃止、去禪曰鬼、諸侯立五廟、
一壇、一禪、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
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禪、壇、禪有
禱焉、祭之无禱乃止、去禪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

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
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
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
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祭法

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宗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
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
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
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
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閔豕諸始遂及伯姊君
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始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

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閑妾織蒲三不仁也作
虛器縱逆祀祀爰屋三不知也

社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
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
北牖使明明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戴萬物天垂
象取財于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
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為社事單出
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所以報本
反始也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后簡其車賦而歷其卒
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石之坐之起之以觀

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監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永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牲郊特王爲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祭法

蜡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

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天子樹瓜華不歛藏之種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如特牲。

子貢覲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尔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雜記

籍田

是故昔者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祭義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視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於天廟，土乃脉發。先明九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

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青。穀乃不
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於司事。曰。距今九日。
土鳥俱動。王其祗拔。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
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
時五日。警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
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
裸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乃藉。后稷監之。膳夫
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發。班三之。
庶人終於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大
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嘗班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風土。廩於
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成百姓。紀
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壅。辟在司寇。
乃命其族曰。徇農帥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
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
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
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
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所求利於其官。以干農
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
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

福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墮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親蚕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蚕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蚕，奉繭以示於君。遂猷繭於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遂副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猷繭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祭義。

養牲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牲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祭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巡狩

天子五年一巡守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而望
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
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
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
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其地宗廟有不順者爲
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
君流革置度衣服者爲畔上者討有功德於民者加
地進律五月南巡守至於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
西巡守至於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

至於北嶽如西述守之禮歸假於祖祢用特王制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
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文中子王道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
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
亭之顓頊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
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
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

下諸侯莫違我者、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
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
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
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
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鵙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
乎、於是桓公乃止、管子封禪

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誇天下、其秦漢之侈心
乎、文仲子王道

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
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
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戮雖繁、姦不
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
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
者、事斷者也、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
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
妾、轡毋赦者、座、睢之、礦石也、管子法法

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歛之國其財必削
文中
子王道

朝會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泣牲曰盟。曲禮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頌以除邦國之患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福賀

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禮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柏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纁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纁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旒、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

夫皆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嫔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編存、三歲編眺、五歲編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

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實而見之凡諸侯之邦文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今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使遠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眺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成六瑞王用璜圭公用栢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

蒲璧合六弊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裕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記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城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

契亦如之其礼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

盟會

凡諸公相爲賓王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
再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后郊勞交擯三辭車
逆拜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
致飧如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
車進答拜三揖三壞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
三揖三讓登再拜受帛賓拜送帛每事如初賓亦如
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饗
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諸侯諸伯諸
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礼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餼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皆客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

不薦聞猷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戢敢不
薦守猷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
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
規王問於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
太子佐後至王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
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
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二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
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
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
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

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
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慢諫不
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后弃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

諸侯之大夫盟於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曰若尽
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故向曰若
之何故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信不可犯忠自中
而信自身其爲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相
也今我以忠謀諸侯而以信覆之荆之逆諸侯也亦
云是以此若襲我是自皆其信而塞其忠也信反

必弊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爲不信諸侯何望焉此行也荆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焉是行也以蕃爲軍攀輦卽利而舍侯遮扞衛不行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宋之盟楚人固請光欲救向謂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光欲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欲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於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欲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絕設望表與鮮羊守燎故不

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子務德於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燕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君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失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礼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

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虚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十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皆等羞羞所以明賤也燕義

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王饗之敬烝原公相禮范子松家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

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蒸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敬烝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晏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僥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喜味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協典禮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簋簠奉其犧

象出其尊彛陳其鼎俎靜其中暴敬其祓除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了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成章建大功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頸物晏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修日完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北象周旋序順容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五義紀宜飲食可饗餼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蒸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也

聘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於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覲致饗餼還珪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故天子制諸侯比年

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
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
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
正之具也以珪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
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
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
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教所以厚重
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
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

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
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飨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
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礼也酒清人渴而不
敢飲也內乾人饒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
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
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
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
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
貴其行礼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礼義也故
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

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
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
強有力於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
而用之於爭鬪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
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聘義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
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
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
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
能之末由也已文中子事君

符節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
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比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
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
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
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筦則不達



封爵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
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里一
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州
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
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
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土以為間田凡九州千七
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天子百
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千里之外設方伯
五國以為屬土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師三十國以

爲卒也。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也。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也。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大國三卿，皆命於天下，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

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王制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田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
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
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獮獮
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獮鳩化爲鷹
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虫未蟄不以
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胎天不覆巢王制
獸人掌罝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
物時田則守罝凡田狩者掌其政令

獻人掌以時獻鳥梁春獻王鹯辨獻物鳥鱣鼈以共
王膳羞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
担梨曰攢之內則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
七十而有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
於閣三士於坫一

內則

膳夫掌主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後世子凡王之饋
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
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壘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
俎以樂侑食膳夫受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

於造王齊日三舉六喪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
不舉天地有裁則不舉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
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之胙俎凡王之
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掌后及世子之
膳羞凡內脩之班頒賜皆掌之
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羶羶
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
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酪脯膳膏臊秋行
犢麋膳膏腥冬行麋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膳禽不會

內饗掌主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辨體名
肉物辨百品味之物王舉則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
選百羞醬物珍物以俟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
外饗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
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飧饗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
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
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

鄉飲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謾不慢不爭遠於鬪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方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

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礼礼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祭薦祭酒敬禮也啻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禪致賓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礼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於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礼而孝弟之

行立矣孔子曰吾覩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實升拜至執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執之笙入三終主人執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履升坐修爵無數鄉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

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辯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覩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烹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

仁也西方者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祭守義者也北方者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歲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主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鄉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養老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齟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惟絞紵衾冒死而後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

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成七十不與賓客之事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
致政唯衰麻爲喪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夏後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
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
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
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舁而祭編
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九三王養老皆
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

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
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
自諸侯來徙家期不從政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
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
之寡此四者天命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瘠鰥
跛躄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道路男子由右
婦人由左車從中央父之喪隨行死之喪鴈行朋友
不相踰輕任并重任分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耆老不
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王制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

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
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
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尽然而况於人乎凡
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
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
微其禮皆有惇史內則

摯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婦人
之摯楨榛脯修棗栗曲禮
以禽作六摯以等 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射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
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
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
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天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
虞爲節諸侯以騶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
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騶首者樂會時也采蘋
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
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

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覘盛德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款款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

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用之喪序點揚觶而語公用之喪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

者耆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
去者半處者半序黜又揚解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
不變旄期禘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射
之為言者絳也或曰舍也絳者各絳已之志也故心
平 正持弓矢審固則矢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
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
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
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
中則不得為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
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之

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
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故男子生
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
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飲
食之謂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而已正而後發發
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
子無所爭心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
鵠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
云發彼的以祈爾壽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辭養也

獻贈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
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熟食者
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凡遺人弓者張公尚筋弛
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肘尊卑垂幌若主人拜則
客還辟上拜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肘鄉與客
並然後受進劔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鐔後其刃進矛
戟者前其鏃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
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羔鴈者以績受珠玉者以

搆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簞
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曲禮

玉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
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珉之多故賤之也
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
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剝義也垂之如隊禮
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也
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
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
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聘義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

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典瑞掌玉端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彩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纁皆三彩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纁皆二彩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琮圭璋璧琮纁皆二彩一就以覲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氏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即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歛戶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

量

臬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輔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輔其鬻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

車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史載筆士載言前有
水則載青旌前有壘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
鶴前有士師則載虎艾前有執獸則載纒紉行前朱
而后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徕在上急繕其怒進
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軫效駕奮
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
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於大
門君撫僕之手而頌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

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
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客車不入
大門婦人不立乘大馬不上於堂故君子式黃髮下
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
自御之介者不拜為其拜而夔拜 車曠左乘君之
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御國君則進右手后左手而俯國君不來奇車車上
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萬式視馬尾頰不過轂國中
以策彗郵勿驅塵不出執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
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

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
有誅以上曲禮

巾車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而等敘之以治
其出入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太
常十有二旒以祀金路鉤樊纓女就建大旂以賓同
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
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太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
樊鵠纓建大髦以田以封蕃國王后之五路重翟厭
翟安車翟車輦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纁大
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 故一器而工聚

馬者車爲多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
察車自輪始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
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
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轆馬四尺人長八尺登
下以爲節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
者和之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積里而堅
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
轂雖敝不斂轂小而長則柝大而短則摯容轂必直
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憐必負幹揉輻必齊
平沈必均直以指牙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

佻杼以行澤則是刃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佻以行
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轆雖敝不甃於鑿是故規
之以眡其圓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之
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
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佻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
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入爲達常圍三寸程圍
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上欲尊而宇卑上尊
而宇卑則吐水疾而甯遠蓋已崇則雖爲門也蓋已
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絀殷畝而
馳不隊謂之國工輿人爲車圍者中規方者中規立

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馬繼者如附馬凡居材
大與小無并輶輶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輶深四
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駕馬之輶深三尺有三
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嫩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
爲利也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
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袵不敝此唯輶之和
也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
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旒以
象大火也鳥旗七旒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旒以象伐
也龜蛇四旒以象營室也孤旌在天以象孤也

馬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
馬皆有物賈網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
其賈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蚕者

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
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駕馬一物凡頒良馬
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圍三乘爲阜阜一趣馬三阜
爲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廐成校校有
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圍八麗一師八師一
趣馬八趣馬一馭夫天子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

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凡馬持居四之一春祭馬祖
執駒夏祭先牧頌馬政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
獻馬講馭夫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頌之節幣
馬執扑而從之凡賓客受其幣馬凡將事於四海山
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凡軍事物馬而
頌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

土圭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
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
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中地天地之所合
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
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

醫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眠春時美齊眠夏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梁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養其病以五氣
五声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
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
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子華子居於苓塞北宮意公仲承侍縱言而及於醫
子華子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也淪者養也
腑藏之伏也血氣之溜也空竅之塞也閏鬲之礙也
意其所未然也意其所將然也察於四然者而謹訓
於理夫是之謂醫以其所有餘也而養其所乏也以
其所益多也而養其所損也反其所養則益者彌損
矣反其所養則有餘者彌乏矣察於二反者而加疏
淪焉夫是之謂藥故曰醫者理也理者意也藥者淪
也淪者養也北宮意曰正惟是世俗之醫所不能為

也雖然意聞之也有資於意不如無意之爲愈也有
所待於養不如無待之爲愈也敢問人有精神也其
升降上下與晝夜相通也與天地相灌注也其爲種
凡有幾子華子曰意善哉而之問也觸類以演之進
乎此則與知道者謀矣吾次其所以彖也而擇取之
矣夫天降一氣則五氣隨之寄備於陰陽合氣而成
體故有太陽有少陽有太陰有少陰陰中有陽陽中
有陰故陽中之陽者火是也陰中之陰者水是也陽
中之陰者木是也陰中之陽者金是也土居二氣之
中間以治四維在陰而陰在陽而陽故物非土不成

人非土不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陽極而
生熱熱生火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西方陰
止以收而生燥：生金中央陰陽交而生濕：生土
是故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如之血氣
和合榮衛流五藏成就神氣舍心魂氣畢且然後
成人是故五藏六腑各有神主精稟於金火氣諧於
水木精氣之合是生十物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
是也生之所自謂之精兩精相薄謂之神隨神往還
謂之魂並精出入謂之魄所以格物謂之心心有所
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志之所造謂之思思而

有所顧慕謂之慮；而有所決擇謂之智。夫於智十累之上也。至於智則知所以持矣。知所以持則知所以養矣。榮衛之行無失厥常。六腑化穀津液布湯。故能久長而不弊。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是以精上則滯神惰則伏。魂拘則沉魄散則耗。心煩則惑志鬱則陷。意營則罔思溢則殆。慮殫則蒙智礙則愚。故所謂持者持此者也。所謂養者養此者也。意善哉而之罔也。觸類以演之進乎此則與知道謀矣。公仲子曰：夫子之言也而之罔也。承也。得所未之嘗聞如發。蔀焉願夫子益其說而稽徵。

其所以解也。子華子曰：然言固不可以一而足也。夫心也。五六之主也。精神之舍也。心之精爲火其氣爲離其色赤其狀如覆蓮其神爲朱鳥其竅上通於舌肝之精爲木其氣爲震其色青其狀如懸瓠其神爲蒼龍其竅上通於目肺之精爲金其氣爲兌其色白其狀如懸磬其神爲伏虎其竅上通於鼻腎之精爲水其氣爲坎其色黑其狀如介石其神爲玄龜其竅上通於耳脾之精爲土其氣爲戊己其色黃其狀如覆缶其神爲鳳凰其竅上通於口是故脾腎心肝肺五官之司口舌鼻耳目五官之侯脾腎心肝肺

精心之藏神肝之藏魂肺之藏魄金木水火土五精
之總也寒熱風燥濕五氣之聚也水以潤之火以燠
之土以溽之木以敷之金以斂之此以其性言也水
之列也火之炎也土之蒸也木之溫也金之清也此
以其氣言也水在下火在上土在中木在左金在右
此以其位言也水之平也火之銳也土之圓也木之
曲直也金之方也此以其形言也水則因火則革土
則化木則變金則從革此以其材言也水井洫也火
爨治也木金器械也土受稼穡也此以其事言也夫
盈於天地之間而充物者惟此五物也凡五物之有

不可無也其所無不可有也微者養之使章弱者養
之使強損者養之益不足者養之使有餘無物不養
也無物不備也夫是之謂和喜怒哀恐思不能汨也
視聽言貌思不能奪也夫是之謂大和之國無待於
意而爲醫大和之俗無待於養而爲藥不以物滑和
不以欲亂情中無載則道集於虛矣心無累則道載
於平矣安平恬愉吐故納新靜與陰同閒動與陽俱
閒若是者由人而之天合於太初之三氣矣以之正
心修身治國家天下無以易於此術也吾之說盡於
此矣二子拱而退書以識之子華子大道

相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形相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

面長三尺馬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子孫

叔敖期思之鄙人也突楚邑在長左左脚長軒較之下而以楚霸

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

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子高入據楚誅

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於后世故事不

揣長不楔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心耳長短小大美

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

狀面如蒙方相俱周公之狀身如斷木立死籥皋陶之狀色如削

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多鬚髮傳說之狀身如植如枯魚鱗伊尹之

狀面無須肩稷禹跳湯備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

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邪古者

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

然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是

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議論之卑爾今世俗之

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

度擬於女子婦人莫不願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願得

以為士弃其親家而欲奔之者此有並起然而中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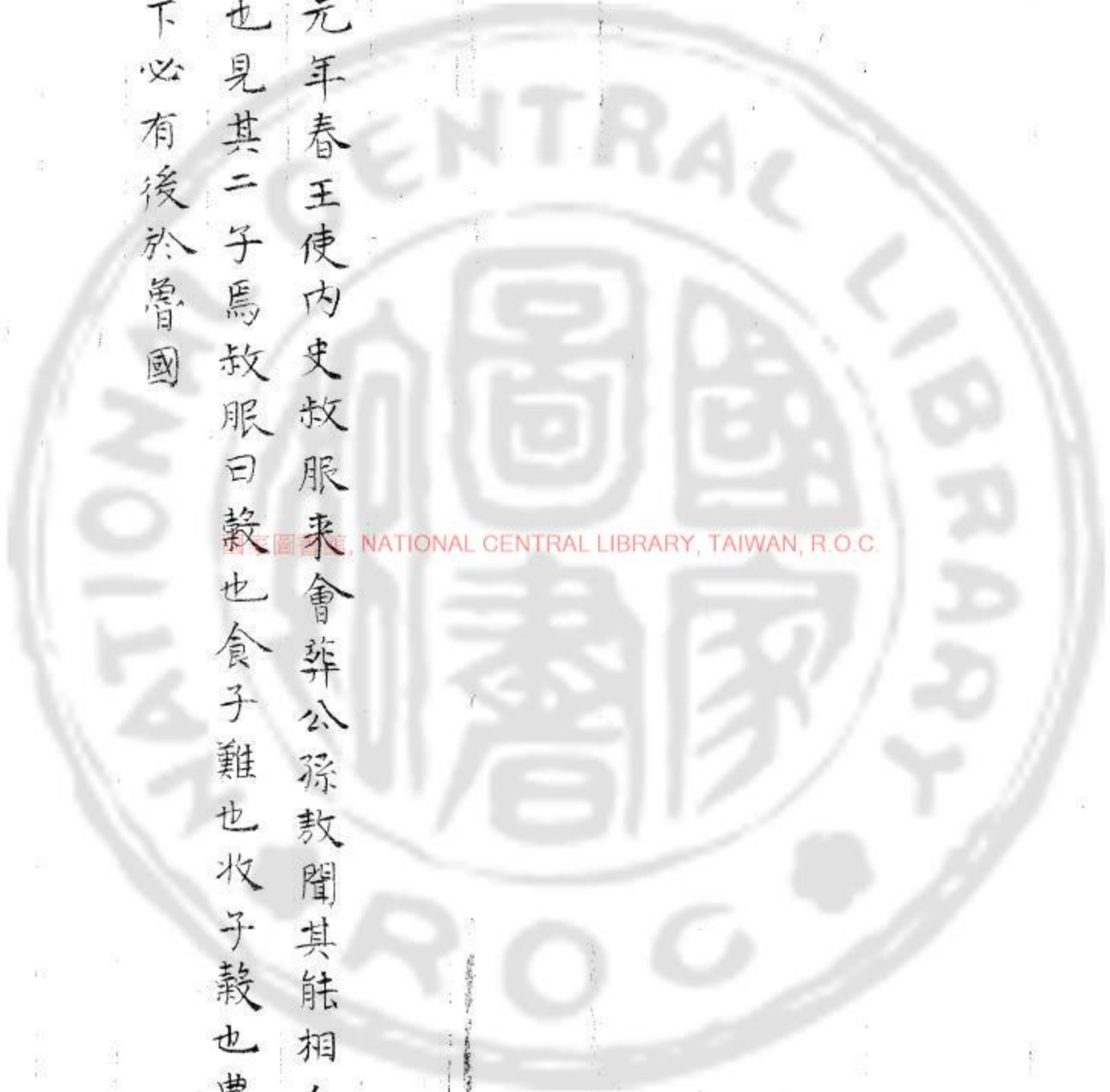
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羞以為弟中人羞以

為友俄則束乎有司而戮乎大市莫不呼天啼哭若

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之不衆

論議之卑爾然則從者將孰可也 荀子非相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
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
下必有後於魯國



酒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
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
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
曰清酒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醕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饌及後世子
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
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
皆有器量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掌酒之
頒賜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

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念唯王
及后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

市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土地而
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致令禁物靡而均市以
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
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競而去盜以
泉府同貨而歛餘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
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敗夫敗婦為主凡
治市之貨賄六畜珍墨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重節出入之凡市偽飾之禁
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

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罰扑罰其附於刑者歸於士

質人掌城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債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歛市紵布縵布質布罰布縵布而入於泉府凡屠者歛其皮角筋骨入於王府凡珍異之有滯者歛而入於膳府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僞飾行債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訟而斷之

司隸掌市之禁令禁其詘者與其隳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於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徇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

入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實相近者相遠也而平正之歛其總布掌其戒禁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歛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
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凡民之貸
者與其有司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凡國之財用取
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工

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
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
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
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
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
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
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二攷然而
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

踰濟絡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
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地氣然也燕之
角荆之幹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
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
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
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
工五搏壇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
之工築冶鳧臬段桃攻皮之工函匏鞞常裘設色之
工畫績鍾篋慌刮摩之工玉柳雕矢磬搏埴之工陶
旋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

脩身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
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蓄然必以自惡
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
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
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
惡人之非已也致不肯而欲人之賢已也心如狼虎
行如禽獸而又怨人之賊已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
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滄滄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

扁讀作辨
言辨別善
惡之法

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
脩身自名。則配堯禹。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
侵飲食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
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
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
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
人者謂之誦。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
知。非是是非謂之愚。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

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
謂之無常。保利弃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
多見曰閑。少見曰陋。難進曰促。易忘曰漏。少而理曰
治。多而亂曰耗。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疆則柔之。以
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
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
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庸衆駑散則劫
之。以師友。怠慢僇弃則矧之。以禍災。愚款端慤則合
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凡治氣養心之術。莫經由禮。
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

舒緩

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
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
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
君而順焉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損閱不
市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
義而情愛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勞苦之
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橫
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
墨而精雜汗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
事則偷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遠而不

慤知勞程役而不錄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弃行而
恭○莫○非○漬○淖○也○行○而○俯○項○非○擊○戾○也○偶○視○而○先○俯○非
恐懼也然夫士欲獨脩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
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
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
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
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
極與意亦有所止之與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
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辨止之也倚魁之行非不難
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

南方倚人
曰黃際

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
以同至也、故頭步不休、跛鼈千里、累土不輟、丘山崇
成、厥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
驥不致、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
足哉、然而跛鼈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
或○不○為○之○耳、道雖通、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
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好法而行、士也、篤
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人無法則俵、俵
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拘然、依乎法而又深其類、
然後温、温然、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
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
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
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
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
舍亂妄無為也、故學也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
而貴自安者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
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偷儒憚事、無廉耻而嗜乎飲
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
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

馬不窮窮而通者積焉行乎冥冥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思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割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勢也安燕而血氣不惰理也勞割而容貌不枯好交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法勝私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勝私欲也

荀子修身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剛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園而履大方鑿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惑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感凡道又周又密又寬又舒又堅又固守善勿舍逐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教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

於日月察於父母

管子內業

故遺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

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
覲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覲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
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捧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
能以所聞瞻察則事必明矣

管子禁藏

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
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
勿就見惡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
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漢人之海也深萬仞就
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
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

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
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
成同

絕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捐惡所以禳禍省酒戒色
所以無污避嫌遠疑所以不誤博學切問所以廣知
高行微言所以脩身恭儉謹約所以自守深謀遠慮
所以不窮親仁友直所以扶顛近忠篤行所以接人
任才使能所以濟務彈惡去讒所以止亂推古驗今
所以不惑先撥後度所以應卒設變從權所以解結
括囊順會所以無咎楛、梗梗所以立功兢兢業業

所以保終、殲子求人之志章

夫志心篤行之術長莫長於博謀安莫安於忍辱先
莫先於脩德樂莫樂於好善神莫神於志誠明莫明
於體物潔莫潔於謹身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
願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短莫短於苟得幽
莫幽於貪圖孤莫孤於自恃危莫危於任疑敗莫敗
於多私黃石子本德宗道章

為學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子曰吾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子曰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
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其策操子不反於繫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人
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南山有
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之何學之有
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之不益深乎子路
拜曰敬受教哉

子墨子南遊使衛闢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

闢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罟，師拱鼠制禮，師戟螳制兵。

闢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狗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闢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闢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於墻陰，曰：子何為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

子之難得也。若美山、樊名、山既多矣，松柏既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乞乞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俛就則傷要，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桓田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謂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猶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曰：「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其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舉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

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善為詩者不說善為易者不占善為禮者不相其心同也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亂闔棺而止以何定乎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噐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所以出無獨異也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

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噐者、假乘焉、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后能見變而命之、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辭雖搏相、不知所之、彼心為主、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蓄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又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剖心、體表術乘原、雖淺不

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冥材乃徒、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噐、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舡、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知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壽義、則自况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輒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乎已、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不

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壑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怙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跋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

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湏臾舍也、為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群類之經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一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

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嘖。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學莫便乎近其人。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為陋儒而已。

百發一矢，不足謂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謂善御。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為善學。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

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者以持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人之生固小人無師無法則惟利之見耳人之生固
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也以亂得亂
也君子非得勢以臨之則無由得聞內焉今是人之
口復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耻隅積亦咻而
嚙鄉而飽已矣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
君子之學如悅幡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坐効
其置顏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
善行者究其難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曰謂持燭者曰
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

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
王大說國以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
此類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鷄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
足雖不足猶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
然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
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醜不知能惡不知病矣不醜
不能不惡不知尚矣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况
於賢者乎故學士曰辯義不可不為辯議而苟可為
是教也教大義也辯義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

而入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

○ 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慮於天下、以為無若先生之術者、故日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為也、有不便於學者、無肯為也、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丈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

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難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甯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又不止、其為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戶儒皆文藝之人也、荆廷嘗有神白、後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矯弓操矢、而

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發之則後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學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而再拜曰：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所夢固秋駕已上二士者，可謂能學矣，可謂無害之矣。此其所以觀後已。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惟審於辭者不可惑，於言遠於義者不可動，以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循法，動作合度，間見欲衆而采。

擇欲謹學問欲

欲敦見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

其實目不淫眩耀之色耳不亂

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

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

功凡人則不然

目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弃其所長

而求其所短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

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悟勾踐將以破凶也故或

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致萬禍夫孛者通於神

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

地張性命之短

長富貴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

亂思慮不計策不誤上決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
疑於世務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事可法也

○ 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
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兼
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
法心竊樂之出見蓋龍旂耒耨相隨心又樂之二首
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
寢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
見羽蓋龍旂耒耨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
之色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作而問曰未審主
君所讀何書也成王曰先聖之書輪扁曰此真先聖
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輪扁曰以
臣輪言之夫以規為圓矩為方此其可付乎子孫者
也若夫合三木而為一應乎心動乎體其不可得而
傳者也以為所傳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改
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
孰能及之

○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
子不食鱸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

曰夫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故同味而嗜、厚腴者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群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為表者、未之聞也。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

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焉、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

○通於學者、若車軸轉穀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割而舍之、鑊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斃、截玉、聖人無

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

撰良馬者非以逐狐貉將以射麋鹿砥利劔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兇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

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陽阿萊菱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也雖暇亦不能學矣

○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飾不飾

則無根無根則失理失理則不忠不忠則失禮失禮則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飾也近而逾明者學也譬之如汚池水潦注焉菅蒲生之從上觀之知其非源也

○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能勞也夫子之不爭也夫子之易事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

宮庭親在叱叱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
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
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中。庸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積小
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
也。親賢學問所以長德也。論交合友所以相致也。詩
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

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有為人臣而戲其君乎。師
曠曰。有。臣安敢戲其君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
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
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

君子不羞學。不羞問。問訊者知之之本。念慮者知之道
也。此言貴因人知而加知之。不貴獨自用其知而知
之。

○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
人。或曰。人羨父。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也乎。曰。未之
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

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曰未之思矣、未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蠶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

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

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窳者歟、鳥獸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

子矣。正考甫常晞尸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

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曰未之思

也孰禦焉。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偈焉。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不得已則已矣。得已而不已者寡矣。好畫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畫其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迷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迷邪哆而移正也。

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或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或曰亦猶水而已矣。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曰可約。解科。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曰樵我華而不食我實。鷓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拔而傳尸鳩其累矣。夫當震

乎天。風薄乎山。雲狙乎方。雨沍乎淵。其事矣乎。

或問曰君子曷敦乎學。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學而知之者寡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亂。皆學廢興之由。敦之不亦宜乎。

昔之君子成德立行。身身沒而名不朽。其故何。或學也者。所以疏神達思。怡情理性。聖人之上務也。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寶在於玄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群物斯辯矣。學者心之白日也。故先王立教官。掌教國子。教以六德。曰智仁聖義中和教。以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教以六藝。曰禮樂射御書

數三教備而人道畢矣。學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觀人不學則無以有懿德。有懿德故可以經人倫。為美觀故可以供神明。故書曰：若作梓材，既動樸斲，惟其塗丹雘，夫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視。袞龍之文，然後知被褐之陋。涉庠序之教，然後知不學之困。故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寤寐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循飛，不如循雉之必獲也。孤居而願志，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

願，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與則不為良駿。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故學者求習道也者，有似乎畫采玄黃之色，既著而純皓之體，斯亡敝而不渝。孰知其素，歟。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故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猶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亶沒而後已。故雖有其才而無其志，亦不能與其功也。志者學之師也，才者學之徒也。

學者不患才之不贍而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億兆而成之者無幾故君子必立其志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加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令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群道也群道統乎己心群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已効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明焉必有悟焉如火得風而炎熾如水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八卦燧人察時令

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調律君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學之學乎神名而發乎物類也賢者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以聖人為師昔顏淵之學聖人也聞一以知十子貢聞一以知二斯皆觸類而長之篤思而聞之者也非唯賢者學於聖人聖人亦相因而學也孔子因於文武文武因於成湯成湯因於夏后夏后因於堯舜故六籍者群聖相因之書也其人雖亡其道猶存今之學者動心以取之亦足以到昭明而成情達矣此學者大義為先物名為後大義舉而物名從之然鄙儒之博之學也務於物名詳於器械矜於

詁訓摘其章句而不能統其大義之所極以獲先王
之心此無異乎女史誦詩內豎傳令也故使學者勞
思慮而不知道費日月而無成功故君子必擇師焉
抱朴子曰天學者所以清澄性理簸揚埃穢雕鍛鑿
璞鑿鍊芘鈍啓導聰明飭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
成仰規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借進可以
為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孜孜而勤之夙夜
以勉之命晝日中而不擇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
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
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善况乎人理之曠

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
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
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火
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
質雖在戒而成之由彼也登閣風捫晨極然後知井
谷之閤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
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鳥心雖勤而無獲矣
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鳥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
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
洞逸鹵鈍者醒悟文梓千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

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
大倫之臧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
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
必由之乎載藉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
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
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
地無所藏其情矣况於鬼神乎而况於人事乎涇涇
可今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
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
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况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

低仰之駟教之功也摯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
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飭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
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鉤高手峻極矣
大川滔漭則虬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
以止夢乎立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
旄震珥鳴蟬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
欲任倔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
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
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
悲寓世之倏忽疾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

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
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鑿逝川之勉志慄過隙之電速
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未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顛
之穢息改獵博奕之遊戲矯晝寢生睡之懈怠知徒
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
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
而韋編三絕墨翟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
寬帶經而芸鉏路生截蒲以寫書黃霸抱柱楷以受
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規
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

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念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
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
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養訪烏努而洽
東蕭諂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
知山隱因析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
冬蚤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謡猶
助聖人之耳目豈况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
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
悟時習者驥駮之脚也遲解晚覺者鶉鵲之翼也彼
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

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
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
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
有過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
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愈斯言當矣世道多
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軀將遂凋墜或沉溺於聲色之
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
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駕庸之質
猶廼建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
經求已者謂之陸沈迂濶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

履冰懷黃握白提清絜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
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頓隱味道
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拔世以
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悒
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
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衿之所為作愍俗者
所以痛心而長慨愛道者所以含悲而頽思也夫寒
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
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以廣授鼓
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

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崇弓矢興
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
於潛初旋東帛乎丘園令挹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頂
頌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洽聞者申
公伏生之徒發玄纁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
行其道俾聖立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
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
而嘉穉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
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
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

而整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早可無鑒乎

至道無言非立言無以明其理大象無形非立象無
以測其奧道象之妙非言不津津言之妙非學不傳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夫蠶繅以
為絲織為縑純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為禮義絲
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蠶之不繅則素絲處於筐籠人
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割則明珠不顯崑
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情性未鍊則神明不發譬諸金
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水出鑽木而火生
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惠發矣青出於藍青於藍

染使然也冰生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
瑩使然也山挹玉而草木潤焉川貯珠而岸不枯焉
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
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知地之厚不遊六
藝不知智之源遠而光華者飾也近而愈明者學也
故吳幹質勁非管羽而不美越劍性利非淬礪而不
銛人性課惠非積學而不成必淺以及深披闔而覩
明不可以傳聞稱非得已汎濫善也夫還鄉者心務
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素不可以一讀
能也故為山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

者起於三寸之坎以就萬仞之深靈珠如豆不見其
長疊歲而大驍舌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懸巖滴
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水非石之鑽繩非
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耳形完而聽不
聞者聾也目形全而視不見者盲也人性美而不監
道者不學也耳之初窒目之始昧必不恡百金遭醫
千里人不涉學猶心之聾盲不知遠祈明師以攻心
術性之蔽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卒口不
輟誦有子惡卧自碎其掌蘇生患睡親雖其股以聖
賢之性猶好學無僂矧伊傭人而可怠哉

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
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
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
其方約其說

學術

假今之世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欺惑愚衆詐太
宇太平紳鬼瑣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
矣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
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器魏
牟也息情性綦谿利跂苟以分異人為高不足以合
大眾明大分然而其特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
惑愚衆是陳仲史魴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
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以容辨異縣君臣然
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

宋鉞也尚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及糾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辯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經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衆愚是惠施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貞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

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矜儒嚙上然不知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壹統類而辟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與突之間簞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則六說者不能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養長生民無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

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
是也今夫仁人也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
法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
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
亦信也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知也默而
當亦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
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洎然雖辯小人也故
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
姦心辯說譬諭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此
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陰賊而神為詐而巧言
無用而辯不惠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堅飾非
而好玩姦而浚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無法勇
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好姦而與衆利足
而迷負石而墜是天下之所弃也兼服天下之心高上
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
先人劉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
心讓然後為德遇君則修臣下之義遇鄉則修長幼
之義遇長則修子弟之義遇有則修禮節辭讓之義
遇賤而少者則修告導寬容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
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物如是則賢者

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詖怪狡媚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詩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羣者也。樂富貴者也。樂公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也。今之所謂士仕者、汗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也。貪利者也。觸抵者也。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者也。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

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慤者也。以不俗為俗、離蹤而改訾者也。士君子之所能、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已、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故君子處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其衣逢、其容良儼然、壯然、祺然、寬舒、蕤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其冠進其衣逢、其容慤儉然、侈然、輔然、端然、紫然、洞

然綴然、瞽瞍然、是子弟之容也。吾語汝學者之鬼、

其冠絕絕其纓、禁緩、其容簡連、填滿足填然、欣欣跳躍然、莫莫然、

睥睨然、瞿瞿然、盡極視盡然、肝肝然、酒食聲色之中、則瞞閉目

瞞然、矍矍然、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

之中、則億億然、離離然、偷儒而固、無廉恥而思護後音

詢、是學者之鬼也。第佗其冠、神禪其辭、禹行而舜趨

是子張氏之賤儒也。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噉然而終

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偷儒憚事、無廉耻而耆

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

子則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侵、宗原應變、曲得其宜

如是然後聖人也。荀子非十二子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

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

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

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噉也、由法謂之道、盡數也、由

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

盡因矣、此而教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

盡、愛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

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

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

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績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終無始，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衆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可道之人論道人，亂之本也。

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情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防也，不少頃干之胃中，苟子解蔽篇。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與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允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變。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煩比于歲不物于易者也。馳其刑性潛之萬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終身不反悲夫

勉學

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甔。或以盆盂。其方
負銳楯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
之謠也。異轉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
一也。夫謠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
於外。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
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
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
損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

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齧咋足以嗜肌，碎骨蹶蹏，足以破廬陷臼。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壅，弗敢辭，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蟻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盈清積德帽憑而為義，性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沉醜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卷睽哆^大顰，蓬蔕施，雖粉白黛黑，弗

能為美者，嫫母此准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鍛而行，駕馬雖策鍛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鍛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為此棄于將，鎔邪而以手戟，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衆而同於

俗不補九天之頂而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
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
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
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
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
駑越人有重寔者而人謂之訛以多者名之若夫堯
肩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
瞳子是謂重明佐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
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鬣是謂至信決獄剛曰察於
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卯史皇產而能書羿左臂修
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
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
船而欲展足水也夫純鈞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
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剝則水斷龍
舟陸剝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
以玄錫摩以白旃髮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
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之所修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
知其然夫宋畫吳治刻刑鏤法亂修曲出其為微妙

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相纂組、雜奇、
彩、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托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
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蛟行蛇動、之
蟲、喜而合、怒而鬪、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
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
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
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
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螳知為埳、蠶絡為曲、穴虎
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苢、槎櫛墟、連比以像宮室、陰

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
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
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
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
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
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知之迹、故
人任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
知、貴其所欲、達遂於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
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
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

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
之學不可以明矣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
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掇標拂敷手若葢蒙
不失一弦使未嘗鼓琴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
猶不能屈伸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
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
尾成形鑿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
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又况
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
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靡覽砥礪其才自
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
境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
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必能閑居靜思鼓琴讀
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
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
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
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
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
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強

可以為樞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
為棺、舟、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
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
於光明、此之謂也。淮南修務

子貢問於孔子曰、賜倦於學也、願息事君、孔子曰、詩
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賜
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
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子、孔子曰、刑於寡
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妻子難、妻子焉可息哉、然
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以威儀

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曰、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耕焉
可息哉、然則賜願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墮、臯如也、頃
如也、鬲如也、此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
焉、小人休焉。荀子大畧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
從立移徒与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
實而我曾無鄰里之問寬狹之知者獨何与然則舜
儷俛而加志我儷慢而弗首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
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當試傳白曠黑榆流
波雜芷若籠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為銳焉則
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癢心而巔一視之今以二
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
者南榮跣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蚩冒楚棘



彌道千余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靈若慈
父鴈行避景變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
十日而得太牢焉是以名達天地行立後世今夫子
之達軼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跖而無千黑之
遠重繭之患親身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
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
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賈子勸學

孔子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
神道並行乎王孝送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子曰子
未三復白珪乎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
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
子受罔極之恩吾子汨彛倫乎孝送再拜謝之終身
不敢滅否 文仲子王道

二教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
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
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或問佛子曰。聖人
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
以遠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文中子周公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何如。
子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
風止燎爾。文中子問易

正經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瓊曰
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
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未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
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文中子天地



易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炫曰
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
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
不疑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尽
性吾何疑常曰非告徵也子赤二言乎子曰徵所問
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吾獨得不二
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而造
造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已矣則夫二未違一也

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
文中子問易

續書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為其然子
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
曰其先帝之制未忘乎大臣之命尚正乎無制而有
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息焉薛收曰
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
煩天休命也文中子曰議天之所以兼采而博聽也
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
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
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薛收曰諫其見忠

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

文中子
禮樂

續詩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

文中子事君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息之薄、

也。而不慙。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
我也。其臣主屢迂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蓋怨吏
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
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
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
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吾恃賊之又何傷。
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
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
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同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

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
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
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
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
故繫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
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
乎。繫之豳。遠矣哉。文中子周公
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
其悔志之萌乎。同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遠雅。國

史不明變。嗚呼斯則久矣。詩可以不續乎。文中問易。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文中子閔朗。

續春秋

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列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堯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人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王之國。受先王之道。予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告人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
帝之何也。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子曰
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牧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江東
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
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不身其為國也。
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
以歸其國具言其國亡也。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
是乎。叔恬曰晉宋亡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
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
復中國之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
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
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故
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
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尽墜
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未更新也。期
逝不至而多為卹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文中

子述史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夫子之
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干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

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子。問之曰：疑爾知命哉。文
中子王道

薛生曰：傷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與乎？子曰：君
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听，拭目而視，
故假之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文明之際，魏制
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
作矣，而不克振，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
哉？元經於是不得已而往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
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文中子問易

史評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志於
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
之罪也；使范甯不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
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
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文中子天地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文中

子事君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
安得長者之言哉。文中子周公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



乎、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文中子王道

史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威、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嗣賞罰、以輔法教、宜於今者、官以其日、各書其盡、則集之於尚書、若史官使掌典其事、不書詭常、為善惡、則書言行、足以為法式、則書立功事、則書兵戎動衆、則書四夷朝獻、則書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則書公主大臣拜免、則書福淫禍

亂則書祥瑞災異則書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動
靜之節必書焉宜復其式內史掌之以紀內事

論文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
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
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
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
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幾人也
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
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文中子
事君

博物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令者、冥人
乘馬、虎望見冥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
者、君乘駿馬而御、桓古驥字迎日而馳、手公曰、然、管仲對曰、
此駭象也、駭、食虎豹、故虎疑焉。管子小問



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來，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明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繁弱鉅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檄，則不能自正。桓公文蔥，太公之闕文。王之祿，莊君之芻。闔閭之千將，莫和鉅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

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驂騑騶驥，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以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而交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交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汗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有，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荀子性惡

曾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子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示諸隱栝，栝三月五月為檇，萊敝而不及其常，君子之槩栝，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蒨橐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琢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荀子大畧。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曰：禮有來。

學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故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尊師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師之謂也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已所不欲物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獨契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竒。察於
辭者不可耀以名。審於刑者不可邀以狀。世俗之人
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
能入說亂世。闢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
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
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
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
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
見世莫可為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

以聽其言也、以年之火、為閻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火、主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迺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湯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以甘為苦、非味之過、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擗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

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歛或絕、側贏文、鬻缺養鉞而稱以項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琴或撥刺、枉橈、闕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剗兕甲、莫之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修營唐牙、莫之鼓也、通人則不然、腹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驂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鍾、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

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
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
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故夫孿子之
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
之書傳之微者唯聖人能論之今取新聖人書名之
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
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
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誠得清白之士執玄鑑
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攄書明指以示之雖
闔棺亦不恨矣

淮南修務

子華子曰聖人貴中君子守中中之為道也幾矣寓
中六指中存乎其間兩端之建而中不廢也是故中
則不既矣小人恣睢好盡物之情而極其執其受禍
也必酷矣何以言之朱明長羸不能盡其所以為溫
也必隨之以孿歛之氣而為秋玄武返陰不能盡其
所以寒也必隨之以敷榮之氣而為春孰為此者天
也天且不可以盡而况於人乎是故誠能由於中矣
一左一右雖過於中也而在中之庭一前一却雖不
及於中也而在中之皇及小人好盡則遠於中矣遠

於中則必窘於邊幅而裂矣必觸於巖牆而僵矣必墜於坑塹而亡矣如以石而投之於淵也不極則不止矣悲夫天道惡盡而昧者不之知也古之君子齊戒以滌其心奉之而不敢失者其中之謂歟天地覆壓中不磨也陰陽並交中不淪也五色玄黃亂於前中不失也悲夫世之小人快其志於俄頃之久而促失其所以為中也危國喪身而不早悟也惟其測然而以中但之但之而不早悟也是之謂下愚而不可動化者也

子華子執中

孝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可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听命、錯諸天下無所

不行

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里鄉黨稱其孝也兄
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
稱其信也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
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年老長以倍則
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群居
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
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為槩祭祀不為尸聽於無聲

視於無形、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父母有疾、冠者不擲、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

復故

以上曲禮

后王命冢宰降德於衆、兆民子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柳縱筭、總拂髦、冠綏纓、端鞶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造、大觶、木燧、偪履、著綦、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柳縱筭

總衣、紳、左佩紛、悅刀、礪小觶、金燧、右佩箴、管、線、續、施、繫、袞、大觶、木燧、衿、纓、綦、履、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疴、瘵、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校中、問所欲、而敬進之、菜、色、以溢之、醴、醢、酒、醴、芘、羹、菽、麥、蕡、稻、黍、梁、秫、唯所欲、栗、棗、飴、蜜、以甘之、葷、薑、枌、榆、兔、薨、滌、適、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男女未冠、笄者、鷄初鳴、咸盥漱、柳縱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凡內外、鷄初鳴

咸盥漱衣服歛枕簟洒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
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由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
而夕慈以旨甘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
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奉几歛席與簟
縣衾篋枕歛篔而禡之父母舅姑之衣衾篔席枕几
不傳杖履祇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匪餒莫敢用與
恒飲食非餒莫之敢飲食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
餒既食恒餒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群子婦佐餒如初
旨甘柔滑孺子餒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

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噫噦噫欠
伸跛倚睇視不敢唾嚏寒不敢襲瘠不敢搔不有敬
事不敢祖禡不涉不擻袞衣衾不見裏父母唾嚏不
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
歲請補綴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
潘請澣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內則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
雖不嘗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加之
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子
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宣數休之子婦

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哀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事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哀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宣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哀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

父母羞辱必不果 內則

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沒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親者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䟽節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杯圈不能飲馬口澤之氣存焉耳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々屬々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嚴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休也行父母之遺休敢不

敬乎居處不在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身、敢不敬乎、亨孰羶薶嘗而荐之、非孝也、恭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頌、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之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也、生刑自反此也

孝有三、小者用力、中者用勞、大者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勿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休、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

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牽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牽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休行。始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祭義

敬長

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咄，詔之則掩口而對。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

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

曲禮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

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於朝矣行肩而不併不
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班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
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而紀
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為甸
徒頌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搜狩矣軍旅什五同爵則
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
乎州巷放乎搜狩修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紀
也祭義

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稱其妻盍之敬相待如賓從
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
賢人當以告文公曰其父有辜可乎對曰國之良也
滅其前惡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
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
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
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

敦族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其登餼獻壽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子公於之喪亦如之以次如主人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其在軍則守於公稱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正室守

太廟諸父守貴公貴室諸公諸孫守下宮下室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以赴練庠祥則告族之相為也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於賄賂承舍皆有正焉公族其有死罪則磔於甸人其刑罪則織剝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獻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又命于公公素服不卒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虛明父子也外朝以官禮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宗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餞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虛而孝弟之道達也其族食世降一等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至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弟臨賻賻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綸

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体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弟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剪其類也

文王世子

適於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旣歸器衣裳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後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

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內則

別子而祖繼別爲宗繼祧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敬祖禰也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祭禰與無後者禰與无后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親親尊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

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違王
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上治祖禰
尊也下治子孫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
昭穆別之以禮養人道竭矣聖人南面而听天下所
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
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
不瞻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聖人南面而治
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
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变革者也
其不可得变革者則有矣親也尊也長也男女

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变革者也同姓從宗合族屬
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
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
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
可無慎乎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
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
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
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
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從服有
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

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
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
一重其義然也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
君位也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
不繼祖也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祧者為小宗有百
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
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
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主故敬宗敬宗尊主之
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
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
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
也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
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是故人道親也親
故尊祖尊祖故敬親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
爨宗廟爨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
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
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詩云不顯
不承無斁于人斯此之謂也大傳

忠門

大哉忠之為用也施之於邇則可以保家邦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故明王為國必先辨忠君子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者鮮不惑矣夫忠而能仁則國德彰忠而能知則國政舉忠而能勇則國難清故雖有其能必有忠而成也仁而不忠則私其思知而不忠則文其詐勇而不忠則易其亂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是謂乎

忠順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曰吾言之恐子死之也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子言君臣俱得焉忠於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卜走入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晏子默而不出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忠上而惠下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善故君子不為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權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須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

謂也對曰臣之兄紀暴不敬之名觸死王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于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紀曰殺隨兇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惶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瘠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

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履登牀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三曰士義之不可辱者太之也大之則等於富貴也
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馬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
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為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
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衆則必不撓也忠
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
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
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
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手吾嘗以
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
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

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矣患於不能王試能助臣請
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執妻子焚之而
揚其灰要離走往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
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
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
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
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
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
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

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
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
義大棒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
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
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
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
志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
民曰君子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之宮人也君使
宮人與鶴戰余馬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滎
澤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

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櫟因自殺先出其腹實
肉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道也今
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謂
忠矣殺身出辜殉其君非徒殉其君也又令衛之宗
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晉文公反國李離為大理過殺不辜自繫曰臣之罪
當死文公令之曰官有上下罰有輕重是下吏之罪
也非子之過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下讓位受
祿尚多不與下分利過聽殺無辜委下畏死非義也
臣之罪當死矣文公曰子必自以為有罪則寡人亦

有過矣李離曰君量能而授官臣奉職而任事臣受印綬之日君命曰必以仁義輔政寧過於生無失於殺臣受命不稱壅惠蔽恩如臣之罪乃當死君何過之有且理有法失生即生失殺即死君以臣為能聽微決疑故任臣以禮今離刻深不顧仁義信文墨不察是非聽他辭不精事實掠服無罪使百姓怨天下聞之必譏吾君諸侯聞之心輕吾國怨積於百姓惡揚於天下權輕於諸侯如臣之罪是當重死文公曰吾聞之矣直而不枉不可與往方而不圓不可與長存願子以此聽寡人也李離曰君以所私害公法殺

無罪而生當死二者非所以教於國也離不敢受命文公曰子獨不聞管仲之為人臣耶身辱而君肆行汙而霸成李離曰臣無管仲之賢而有辱汙之名無霸王之功而有射鉤之累夫無能以臨官籍汙以治人君雖不忍加之於法臣亦不敢汙官亂治以生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

公孫杵臼程嬰者晉大夫趙朔客也晉趙穿弒靈公趙盾時為貴大夫亡不出境還不討賊故春秋責之以盾為弒君屠岸賈者幸於靈公晉景公時賈為司寇欲討靈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朔徧告諸將曰

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
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
罪故不誅今諸君將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聞
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肖
曰子必不絕趙祀予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
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
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公走宮匿
公孫杵臼謂程嬰胡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
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
屠岸賈聞之索於公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

若號即不滅乎若無聲及索兒童無聲已脫程嬰謂
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
與死孰難嬰曰立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過子
厚子強為其難者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
取他嬰兒負以文祿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
能立孤誰能與吾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
之發師隨嬰攻杵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
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
兒忍賣之手扼而呼天呼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
殺杵臼也諸將不許遂杵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

氏孤兒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病卜之大業之冑者為崇
景公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
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行衍皆羸姓也中行衍人面
鳥喙降佐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
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繆侯至於成公世有立
功未嘗絕祀今及吾君燭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
龜筮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
實告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
入問病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

兒名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
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
固將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願之於是召趙氏程
嬰徧拜諸將遂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
與趙氏田邑如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
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
後今子既立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
孫杵臼趙武號泣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
而子思棄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
皆先我死今我不下報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

殺趙武服衰三年為祭邑春秋祀之世不絕君子曰
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交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
過矣

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
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
嘆乎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
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子不吾與吾將殺子
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
以利而背其君者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
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嬰可謂不回矣直兵推

之曲兵鉤之嬰不足回也崔子舍之晏子趨出授綏
而垂其僕將馳晏子拊其手曰虎豹在山林其命在
庖厨馳不益生緩不益死按之成節然後去之詩云
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晏曰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使者
逐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
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
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
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矣
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忠臣不

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篚存也仁人不為也厚
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
為人臣進不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八升之
布一豆之食足矣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劫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
與我以我為知乎臣殺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
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士劫我以兵懼而與子非
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
從子矣乃舍之

佛肸以中牟叛置佛肸於廕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

不與吾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曰義死不避斧
鉞之罪義窮不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
如烹褰衣將就佛肸脫屣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
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
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
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
從處曰以行臨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楚太子建以費無極之譖見逐建有子曰勝在外子
西召勝使治白晳曰白公勝怨楚逐其父將弑惠王
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

不富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手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鄙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死不鄙拱而待兵顏色不變也申抱胥者楚人也吳敗楚兵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在隨申色胥不受命而赴於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蠶食天下從上國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與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圖之若得君之靈存撫楚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子對曰寡在越在草莽未獲所休下臣何敢即安倚於庭墻立哭日夜不絕穀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為賦無衣之詩言兵今出包胥九頓首而坐秦哀公曰楚有臣若此而亡吾無臣若此吾亡無日矣於是乃出師救楚申包胥以秦師至楚秦大夫子滿子席帥車五百乘子滿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會之大敗吳師吳師既退昭王復國而賞始於包胥

包胥曰輔君安國非為身也救急除害非為名也功成而受賞是賣勇也君既定又何求焉遂逃賞終身不見君子曰申子之不受命赴秦忠矣七日七夜不絕教厚矣不受賞不伐矣然賞所以勸善也辭賞亦非常法也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為人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廷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弛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患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鐵鑕刎頸而死于廷中君子聞之貞夫法哉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石子之謂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屈原遂放於外乃作離騷張儀因使楚

絕齊許謝地六百里懷王信左右之姦謀聽張儀之
邪說遂絕強齊之大輔楚既絕齊而秦欺以六里懷
王大怒與兵伐秦大戰者數秦兵大敗楚師斬首數
萬級秦使人願以漢中地謝懷王不聽願得張儀而
甘心焉張儀曰以一儀而易漢中地何愛儀請行遂
至楚楚囚之上官大夫之屬共言之王王歸之是時
懷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以至於此於是復用屈原屈
原使齊還聞張儀已去大為王言張儀之罪懷王使
人追之不及後秦嫁女於楚與懷王歡為藍田之會
屈原以為秦不可信願勿會群臣皆以為可會懷王

遂會果見囚拘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懷王子頃襄王
亦知群臣諂誤懷王不察其罪反聽群說之口復放
屈原屈原疾闇王亂俗文、嘿、以是為非以清為
濁不思見于世將自投于淵漁父止之屈原曰世皆
醉我獨醒世皆濁我獨清吾聞之新浴者必振衣新
沐者必彈冠又惡能以其冷冷更事立之嘿、者哉
吾寧投淵而死遂自投湘水汨羅之中而死

秦攻魏破之火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
賜金千斤匿者罪止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
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

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
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
上勇不畏死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
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
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申
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
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嘆曰吾
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曰請浮君君
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

君不知忠臣大豫讓之臣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
爵不獻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
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鄭之入滑也滑人听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
俞弼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
惠王之入而不與厉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故不听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
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之次以相及也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郕文之昭也邠晉應
韓武之穆也凡蔣刑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
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

華鄂不韜韜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
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
天子不忍小忿以弃郊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
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
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
親弃嬖宥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聦
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
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
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
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于是乎又渝周召以
從諸姦无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
何王弗聦

故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髀首之班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
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親也故者毋失
其為故也檀弓



倫變

楚現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馬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馬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奔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
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
下無怨今故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
獄今元咺雖直不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
下也而叔父所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
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
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

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
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
其室洿其宮而諸馬蓋君踰月而後牽爵檀弓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
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
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天必誅焉晉
為盟主而不修天罰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於太
廟召軍吏而伐樂正令三軍之鍾鼓必備趙同曰國
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鍾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

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鍾鼓聲其罪也戰
以錙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為斲事今未人殺
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鍾鼓為
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以至於
宋

生子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
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
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
門左女子設悅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國君
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
者宿齊朝服寢朝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
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
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凡接子捧日冢子則大牢庶人
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

皆降一等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
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
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三
月之末擇日剪髮為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
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
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其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
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
毋某敢用時日祇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
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既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
告諸父諸母名妻遂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

書曰某年某月某生而歲之牢告閭史閭史書為二
其一歲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
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
亦如之皆三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
之乃降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
初無辭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
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妻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
一問之子豈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入室
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餽遂入御公庶子生就側室三
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

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庶人無側室者及
月辰夫出居鮮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
也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食
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劓大夫之子有食母士
之妻自養其子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已見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
循其首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鬢革
女鬢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
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訖外傳居宿於外季書計衣
不帛襦袴禮師初朝夕季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
季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季射御二十而冠始季禮
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季不教內而不出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季无方遜友視志四十始
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年命為
大夫服官政七十政事凡男拜尚左手女子十年不
出姆教婉婉听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紉季女事
以供衣服覘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
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三二十三年而嫁聘則
為妻奔則為妾凡女拜尚右手內則

名諱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男女
異長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女子許
嫁笄而字卒哭乃諱禮不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
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
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煇文不諱廟中不
諱夫人之諱雖負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
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國君不名鄉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
相長妾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称曰余小子大夫士之

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
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
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
告喪天王登假借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
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
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
寇典司五衆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
器司貨典司六職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

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五官致貢曰享五官之長曰
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
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
外曰公於其國曰君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
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
曰君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
曰不穀于外自稱曰王老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
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
在凶服曰適子孤煇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使曰薨復曰某甫復矣况葬見天子
曰類見言謚曰類見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
曰寡君之老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
庶人焦々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
於天子曰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
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孺子子於父母則自名
也列國之大夫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
外曰子於其國者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天子不

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
姓名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
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
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
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不能負薪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死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死寇
曰兵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王祖妣父曰皇考母

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
嬪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

問國君之富數也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

納女于天子曰徭百姓于國君曰徭酒漿于大夫曰
徭婦灑以上曲禮

虞而立尸有凡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神始已既
即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
至于庫門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

徵言徵不稱在 檀弓

聞始見君子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
適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見曰朝夕瞽曰聞
名適有喪者曰比童子曰听事適公卿之喪則曰听
役于司徒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
馬資於有司斂者曰贈役者臣致禭于君則曰致廢
衣於賈人斂者曰禭親者兄弟不以禭進臣為君喪
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少儀

問品味曰子啜食于某手問道藝曰子習于某手子
善於某手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

器汜婦曰婦之席前曰拊之席不以鬣執箕膺擣不
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以儀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
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
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
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
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况其
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
之孫欒賓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
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
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之生之禮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于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于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病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穀獻武

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論年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耆七年曰悼悼與耆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謀於長必標几杖以從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曲禮

文武

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並出
鍾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
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
使萊人以兵鼓諺劫定公孔子曆階而進以公退曰
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
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予盟兵
不偪好與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
不然齊侯心作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

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
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加刑焉於是斬侏
儒齊侯懼有慙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
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
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
將設享禮孔子以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
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動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
樂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具不具是用秕稗
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
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群臣曰魯
以君子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道放寡人始得罪於
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

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發造
戍入芻橐頭會箕賦輸於火府丁狀丈夫西至臨洮
狄道東至會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
道踞死人以溝壘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
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
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於皇天當此之時
天下雄雋豪英暴露於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
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奮武厲誠以決一

且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
逮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
子之圖藉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
遺教載天子之旗乘大輅建九旂撞大撞擊鳴鼓奏
咸池揚于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
文武代為唯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
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
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故東面
而望不見西牆南面不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
無所不通

正容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將遣舍末毋固將上堂敵必揚
戶外有二履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
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固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后入
者闔而勿遂毋踐履毋踏席樞衣趨隅必慎唯諾大
夫士出入君門由闔右不踐闕凡與客入者每門讓
于客客至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
辭主人肅容而入主人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
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

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于西階則先左足惟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凡為長者奠之禮必加帚于箕上以袂扃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奉將即席客無怍兩手摳衣去地尺衣毋撥足毋蹶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

之戒勿越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僂言正尔容听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者稱先王待坐于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侍坐于所尊敬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啜侍坐于君子君子久伸撰杖履視日蚤侍坐者請出矣侍坐于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侍坐于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侍毋側听毋噉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歛髮毋髡

冠毋免勞毋袒暑無褰裳侍坐於長者履于上子堂
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履
跪而選履俯而納履離坐離立毋往叅焉離立者不
出中間

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國
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刑
大夫刑人不在君側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
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經而不克
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奉足車輪曳踵立

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執
玉其有藉者則褻無藉者襲

天子視不上于袷不下于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
視五步凡視上于面則教下于帶則憂傾則姦曲禮以上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閹人為君
在弗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
入閹人曰鄉者以告也曾子後入閹人辟之涉內雷
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
之道斯其行者遠矣檀弓

凡行容惕、廟中齊、朝廷濟、翔、君子之容舒

遲見所尊者齊邀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
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
溫溫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喪容纍纍色容顛
々視容瞿々梅々言容繭々戎容暨々言容諮々色
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調頭頸必中山立時
行盛氣顛實揚休玉色

容貌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諭然思
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溲然愔
然憂以湫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
有四起朝廷之容師々然翼々然整以敬祭祀之容
遂々然粥々然敬以婉軍旅之容福然肅然固以猛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還容經也視有四則朝廷
之視端平平衡祭祀之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
張喪紀之視下平垂緇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以固
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

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
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間一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体
不搖肘曰經立固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
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坐以經立之容肘不差而
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
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容
也行以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側從
然而任行容也趨以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杯
足如射箭趨容也旅以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
倏其固復也旒如濯絲跣旋之容也跪以微磬之容

榆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
以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
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拜而未起
伏容也坐乘以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
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以
經立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劔之緯欲頤不過
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
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柳式以應武容也兵車之容
也若夫立而跛作而蹠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
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啞唾疾言嗟氣不煩皆禁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
佩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衡牙蚘珠以納其間琚
瑀以雜之行以采齋趨以肆夏步中視柝中矩進則
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登車則聞和鳶之聲
在衡曰鳶馬行而鳶鳴鳶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
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鳶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故詩
曰和鳴雍々萬福攸同言動以紀度則萬福之所聚
也古之為輅車也蓋圓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列星
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
地理前視則睹和鳴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中

車教之道也一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承其上以接其等以臨
其下以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
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以上下和協而
士民頌一故能宗攝其國以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
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
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々不可選也棣々
富也不可選衆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
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

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曰子之大親母乃不寧乎放
杖而立曰子之兄弟亦得無恙乎曳杖陪而行曰妻
子家中得無病乎故身之倨尙手之高下顏色聲氣
各有宜稱所以明尊卑別踈戚也子路見孔子之背
磬折舉哀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曰由也何以遺亡
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語曰况乎明王執中
履衡言秉中適而據乎宜故威勝德則淳德勝威則
施威之與德交若繆纏則畏且懷君道正矣質勝文
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龍也者人主
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者凶也潛龍

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龍之神也其
惟茲能乎能與細々能與巨々能與高高能與下下
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
大不究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煩姚不愾卒不妄饒
裕不羸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
儀

慎言

君命大夫與士肆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朝言不及大馬輟朝而頤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頤君子謂之固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曲禮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于有喪者之側不能購馬則不問其所費于有病者之側不能饋馬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

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
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
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豕歸說子曰口
惠而實不至怨蓄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
寧有已怨國家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
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
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表記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紼故大
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
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

云淑慎爾止不詈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
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
言而慎于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緇衣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舍子逆旅甯嬴氏嬴謂其妻曰
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
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
吾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大見情之華也言見
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
而後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齊其言匱非其實也
若中不濟而外疆之其卒將復中外易矣若外內類

而言反之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机歷時而
發之胡可瀆也今陽子之情謹矣以濟益也且劍而
主龍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吾惧未獲其利而及其
唯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唯陽子死之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于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
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
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
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
子以斯言告于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
也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
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
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
子曰若是其貧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

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貢，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此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於鍾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埋汗庸俗，故昂曰：括囊無咎，無吝腐儒之謂也。凡說之難，以至高，過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庸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庸。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羸絀，俯然若渠堰，制水槩括之於已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故君子之度已，則以繩接。

人則用。世度已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世，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故君子賢而能容罷，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齊詩曰：徐方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談說之術，齊莊以涖之端，誠以處之，堅強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禰以明之，欣驩芬薌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夫是之謂為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言而非

人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訥也。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荀子有：小人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居錯遷徙，應變不窮，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頌之言而足聽，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也。聽其言，則辭辯而無統，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君，瞻唯則節，足以為奇偉，偃却之屬，夫是之謂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荀子

辭令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使與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
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
桓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
命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于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
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縮酒寡人是徵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子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
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

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毅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谷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地重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於王城秦伯曰晉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

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豕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豕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則莫威焉○服者懷德○式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馬駘析去○謂慶鄭曰盍何乎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役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

馬以待能者。於是秦始皇征晉河東置官司馬。

夏齊孝公代豕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于敝邑。犒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豈敢保聚曰豈其嗣世。

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扈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扈者无惧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

也。晉君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于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缒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

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政之。襄仲曰：「不有君乎？」

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臧侯宣姜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婦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迓於楚而

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狐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亦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敝賦以待於僉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屋大國之間而從于疆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无所逃命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督池為

省焉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物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鄜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城，不吉。卜臨於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火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踞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狐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狐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子惠也。狐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宋子同盟于斷道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惟婦人使覘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无能涉河獻子先歸使乘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孟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二也盟於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於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紀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父之以成其悔倚利之有焉使及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

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夫无能為後請八百乘許之卻克將中軍士燮佐上
軍栾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逐晉
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帥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
卻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卻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於莘六月壬申師至
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
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
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

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
高固入晉師築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馬
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於鞌邴夏
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為右齊
侯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于
矢流血及履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
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
思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
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
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以其病敗君之大事也

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于後。韓厥悅，定其右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絃于木而止。丑父寢于轡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

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茂為右，載齊侯以兔。韓厥敲丑父，卻敵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于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雜以死，免其君，豈戮之不祥哉？」以功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率，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兵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听容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无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豳疆豳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

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又先王則不羨何以為盟主其晋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齊同欲馬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後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道子實不優而弃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燧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

聽魯衛陳曰齊疾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雖亦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亦得地而紆于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听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使齊人歸亦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尔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伐師受名也故不敢

武子曰吾知免矣卻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馬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唐所命也克之制也爰何力之有馬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爰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馬晉侯使鞏朔敵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蛮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猷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功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欺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敵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卿鎮抚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

于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而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于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敎使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藉齊侯朝于晉。將授玉。卻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鞏。鞏曰。君知鞏也乎。齊侯曰。眠改矣。鞏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八月春。晉侯使鞏穿。未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

子賤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无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体。詩曰。安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况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曰。昔建武。獻公及穆

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赤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赤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赤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赤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緩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赤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赤君寡赤襄公送赤穀池奸絕赤

好伐赤保城珍滅赤費滑散離赤兄弟撓亂赤同盟傾覆赤國家赤襄公未忘君子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穀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赤天誘其衷成王損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赤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赤之自出及欲闕剪赤公室傾覆赤社稷帥赤螫賊以來蕩摧赤邊疆赤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赤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赤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有康公絕赤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赤河縣焚

豕箕郤芟夷豕農功虔劉豕邊垂戒是以有輔氏之
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
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
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
又不祥背弃盟誓曰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豕昏
妯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頽昏姻畏
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
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是二三其德也亦來告
豕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豕昭告昊天上帝
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

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偪聞此言斯
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听命唯好是求
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
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
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尽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
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
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
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
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
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

之師及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
女父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
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
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
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五月甲辰會于邢
立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
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冬楚
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蟜子展欲侍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北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受違事
滋無成民急矣始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
竟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
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
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
豕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
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遠遼糧食將盡必
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
集蒞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
道請從楚駢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
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
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
馬燮獻于邢立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豕
郊保馮陵赤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啟處以
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
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
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

人負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
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將師諸侯以
見於城下唯君圖之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荀
瑩士匄門於鄆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
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
邾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里戍師於汜今于諸侯曰
脩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青圍鄭邾人
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
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

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豕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於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公子蒍公子嘉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听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若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苟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猷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豕之不德民將弃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

西望曰庶幾乎此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勻自此敢使魯無鴟乎

夏晉人徵朝於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

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覲於楚晉於是乎有蕭奧之後謂我敝邑迺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羞也楚亦不競寡君尽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齋盟遂帥群臣隨於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湟梁之明年子矯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嘗酎與執燔馬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

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若虞闕父為周陶正以眼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及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承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惧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我命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煩犯煩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
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
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鄭伯使游
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
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子
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
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
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
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其君弃
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
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
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何勞之敢憚大叔歸復
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會昧於諸
侯以逞其願欲名得手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
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頤而弃其本復歸无所是
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
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
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
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

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閤厚
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
畧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
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偏小
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
會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
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
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
庠无現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上如公寢庫殿繕修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墼館宮室諸侯賓至
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中車脂轄
隸人收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
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
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
今銅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
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賓見无時命不可知若
又勿壞是无所蔽弊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
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
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哉實

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
謝不敏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
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祿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絳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
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
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偏小
不足以容從者請墾聽命令尹舍大宰伯州犂對曰
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
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
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
其先君將不得為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圍之子羽
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清已而無乃
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
距為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惧不然敝邑館人之
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條也請垂橐而
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頌事君朝夕不倦
將奉質幣以為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

君之適以備內官耀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亡墮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碩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太公丁公照煊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捧之以備嬪媵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緣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碩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加之

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自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朝夕辱於敝邑寡君請馬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欸曰自子之歸也小人冀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欸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无事吉庶幾焉

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

子虛憎其為人，也且以爲不煩，弗許亦弗止。駟氏登他日，繇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禮瘧，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二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乎？」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振其使，晉人舍之。」鄭人水龍闕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榮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覲也，龍闕豕，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豕，乃止也。」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

之患豈忘其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
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問雖士大夫有所
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嘉而不討其乏明底其
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
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火鄉也王使不討恤所
无也今大夫曰女盍從攜上有豐有肖不知所從上
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肖則吉在此矣唯
大人圖之晉人不能詰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
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
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
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
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約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
吳人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郟以屬於吳而如郟以
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
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
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因以還及戶牖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
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

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
大宰誥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
歸景伯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
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
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
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
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我約辭行成以喜
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吳以下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

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炆乃無有命矣越王
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
不敢顯然布弊行礼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
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宥
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忘
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
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
于下執事句踐用師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
今君王不察盛怒厲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貢獻之
邑也君王不以邊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

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
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鮮於王府太王豈辱裁
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
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
亡之是天王之无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
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惧誅
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
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

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
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
名滅後立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
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无南面之心
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故定計而堅守
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
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存齊北計必為之今楚魏交
退燕救不至齊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敝
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

彼燕國大人君臣過計上下迷惑粟腹以十萬之衆
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
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旣
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
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食之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
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
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
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
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功
名可立也意者亦損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
封富比陶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
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
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
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成也使管仲
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生沒壽不免為
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
天下九合諸侯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
為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
陳計不顧後出必死而不生而不免為敗軍禽將曹

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
故去三三敗之耻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為遭齊
桓公有天下朝請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於壇
位之上顏色不変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朝而反
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后世苦此二公者
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為殺身絕世功名不立
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
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敵也
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羈而去故解
齊國之圍救百姓之厄仲連之說也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
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
皆賀吾往賀而觸不得通此必加兵豕為之奈何左
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
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者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
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
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
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權若使者有罪願
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
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

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唯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約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
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萊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禮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割胎楚天而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謀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后遇之

危言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蒙焉妖不自作人弃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无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裒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

先君桓公僉我先人 司宗祫社稷有主而外其心
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囿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々
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
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矣若皆以官爵行賂勸
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僉无從亡人期々而不至無敵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
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
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
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
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僉矣乃
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
明而殺人以逞不亦唯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
何後之有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
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
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辱而行
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
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其亡也亡一也乃殺之
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

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人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因而獻諸楚子厚賂之使及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文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母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侯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九夜入楚師登子及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折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及懼與之盟而

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尔詐
尔无我虞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
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於瑩曰子
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
馘執事不以寡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
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
紓其民各懲其分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
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
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累臣得歸骨於
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
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
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
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
以盡臣礼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礼而
歸之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
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
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

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凶听之王叔之宰曰華門
閔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之上矣瑕禽曰昔平
生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
之盟曰世世無失職若華門閔竇其能來東底乎且
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宥
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華門閔竇乎唯大國圖
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氏
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四年春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
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
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
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蓋蒙
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
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
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
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
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賜我南
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
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

昔文公與秦伐郟秦人竊與郟盟而舍戍焉於是乎
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
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與晉踣之戎何以
不克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時以從
執政猶殺志也豈敢離邊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
闕以擗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
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
帶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
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
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

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
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
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於
公宮陪臣干楸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
股及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鋒父襄
伊婁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舍不說弁而死
於崔氏申蒯侍渙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
其宰曰免是及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子殺馵蔑於
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
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

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軀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殺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哭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公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嘆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歆辛巳公與

大夫乃莒子盟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叔向命行人子負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

欲已侈能卑乎

冬十日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
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橐鼓王使問
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
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覘王怒之疾
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
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
君奮馬震電馮怒雲執使臣將以橐鼓則吳知所備
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唯易有備可謂
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橐軍鼓而敝

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
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
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見監尹疊載其孥王
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當君之世而亡之君
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
聽其辭夫其舍使使謝安陵君曰无忌小人也困於
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秦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
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

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
安陵君因使唐雎使之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
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
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
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唐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
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
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
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
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
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
徒跣以頭搶地耳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
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聃政之刺韓傀也
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
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
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
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撓而謝之曰先生坐何
至於此寡人諭矣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
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有故王使謂之曰成白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對曰昔瓦為長舊怨以敗於拍舉故君及此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臣曰以倣君也庶悔而更乎今之敢見况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死在司敗矣唯君圖之乎而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王乃見之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遺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

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
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縮
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
大笑也見臣而下是皆王也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
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
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
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來縮高而致之
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告安陵之臣安陵
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
之憲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故國雖
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
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
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為人
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前已無違人臣
之義也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
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出竟。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夫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及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曰：君王討敵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乎？」

檀弓

微言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
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亲婦、悅而与
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
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不應、白公問曰、
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
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
公曰、人故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
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也、争魚者濡、逐





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公言、至為無為、夫淺智之
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
列子說符

言覺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屋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迺後合、共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語則

凡言之雜出而合道者備錄于此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

文中子王道

子曰易樂者必多衰輕施者必好奪

同

子曰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

同

李密問王伯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李密

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強而頌勝神明不與也

文中子天地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

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同

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未無所從、去無所視。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同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同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文中子事君

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子宴賓、無貳饌。食必

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反必後。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馬、棺槨無飾、衣衾而舉、惟車而載。塗車、藿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

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異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

若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同

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文中子周公

邳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同

鄭和諧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同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同

子曰：處貧賤而不懈，可以富貴矣；僮僕稱其思，可以

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文中子問易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同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安、平

公問政、子曰無鬪、人以名。文中子禮樂

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子曰

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動而不散者乎、聖與

明、吾安敢處、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

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子曰見而存、未若不見而存

者也。同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譽苟毀、

好憎尚怒、小人哉。同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

子不與也、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疎、近而不狎、

類如也。同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傷而

和、怨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

則仲尼之宅四濱也、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

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

不如舜自鼓也、轂存而樸變矣、子遽捨琴、謂則人曰、

情之變、轂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

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於

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攄焉。

同

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中子

以為知言。

同

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惠而不彰者也。

文中子述史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

媒也。絕由去媒，讒佞遠矣。

魏相篇

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閔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

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

同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見偽

靜詐儉者。

同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

人多怨。

同

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

善爭改。

同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違迴者，

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立命

子曰：罪莫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痛莫大於不聞

過，辱莫大於不知耻。

同

行道

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乎
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諸
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修之士失道則
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
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
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詩不云乎繼我不往子寧
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
也如是之遠乎

文中子立命

持盈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問於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孔子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之道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失之。吾以是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博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談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戒，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

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三邑名

趙襄子使新穉穉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而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

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
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
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
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閤、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
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
知周於六合之內者、吾知生之有為阻也、持而滿之、
乃其殆也、名滿於天下、不若其已也、名進而身退、天
之道也、滿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
子、驕倨傲暴之人、不可與交、

孔子觀桓公之廟、有器焉、謂之宥卮。孔子曰、善哉、予
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其盈
則覆、孔子造然、華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
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
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知
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
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
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及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
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
成、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及中則躍其近於中乎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吳

四時之序節滿即謝五行之性功成必退故陽極而陰降陰極而陽升日中則吳月盈則虧此天之常道也勢積則損財聚必散年盛返衰樂極還悲此人之恒也昔仲尼觀欹器而革容鑒損益而難息此察象而識類觀霜而知冰也夫知進而不知退則踐盈泛之危處存而不亡危必履泰山之安故雷在天上曰大壯山在地中曰謙謙則哀多損寡吐則非禮勿履

處壯而能用禮居謙而能益降高以就卑抑強而同弱未有抱損而不光驕盈而不斃者也聖人知盛滿之難恃每居德而謙冲雖聰明叡智而志愈下富貴廣大而心愈降勲蓋天下而情愈惕不以德厚而矜物不以身尊而驕民故楚莊王功立而心懼晉文公戰勝而色憂非憎榮而惡勝乃功大而心小居女而念危也夏禹一饋而七起周公一沐而三握食不遑飽沐不及晷非耐饑而樂勞是能心急於接士處于謙光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是以君子高而能卑富而能儉貴而能賤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辨而能訥

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窮也、

仁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

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
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
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
勉於仁者不亦唯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唯為人
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矣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
人而已矣大雅曰德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御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
先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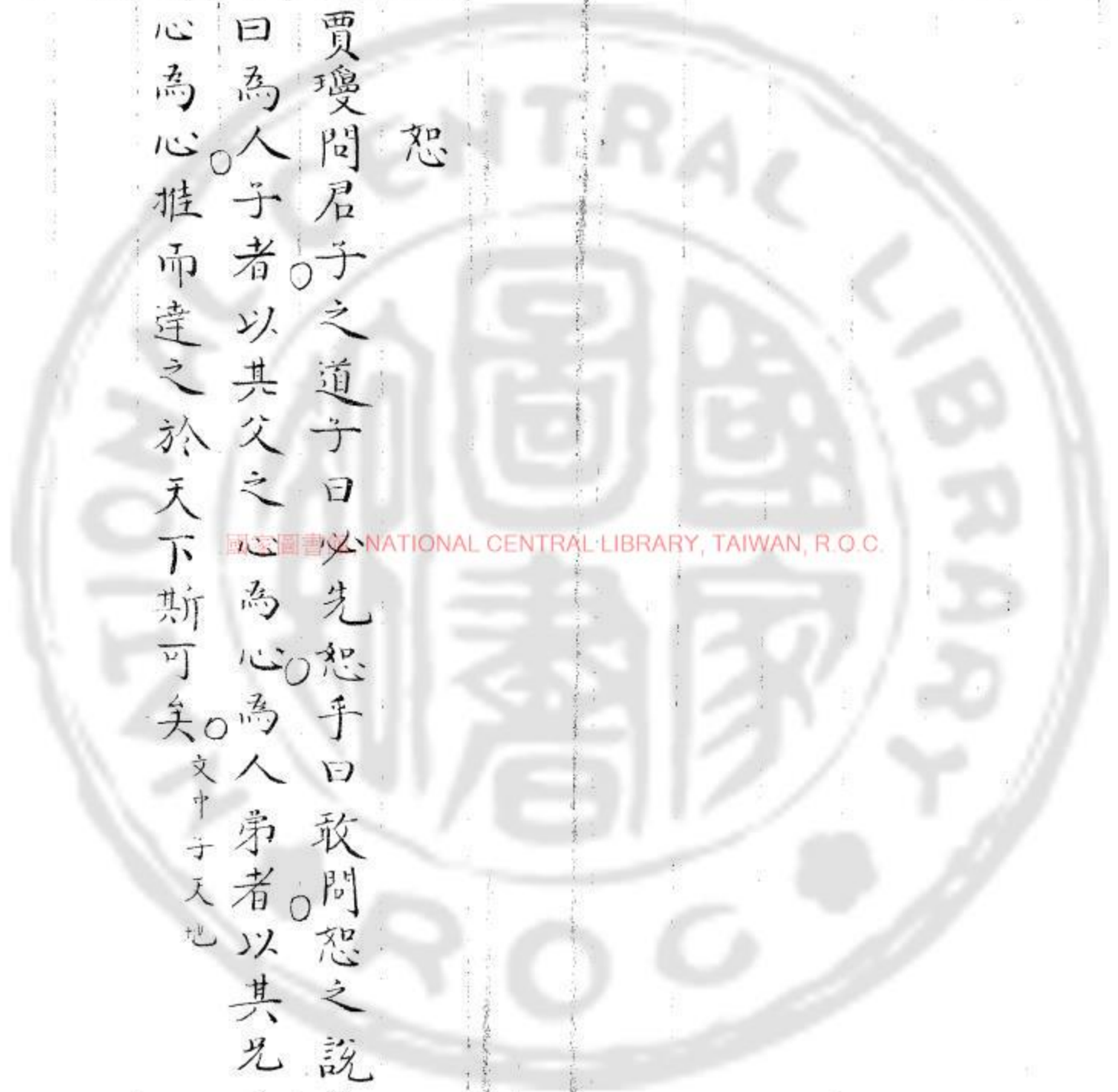
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
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
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
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
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
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
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
有壹也小雅曰不愧於人不畏於天

表記

恕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文中子天地



信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
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
於周王崩周人將弑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師師取溫
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
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蚩無有質誰能間之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葢藻之菜筐筥錡釜
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神可羞於王公而
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蘋
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桓
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
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听命於會言於齊侯
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
成我以鄭之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
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
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
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朱捷今苟有霧從之不亦
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惧若搃其罪人以臨

之鄭有辭矣何惧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
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
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其盛德也君其勿許鄭
必受盟夫子華况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固
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
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
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茲多退一舍而原降迂
伯貫於冀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齊伐魯索說弔魯以其馮往齊人曰雁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

吾將听子魯君請樂正子春來

胡不以真往也

君曰我愛之荅曰臣亦愛臣之信

齊非子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故信之為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賞矣虛言可以賞則六合之內皆為己府矣信之所及盡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之有則天地之物畢為己用矣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

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鬱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皆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

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
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
魯請比闕內侯以聽桓公許之曹翹謂魯莊公曰君
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
翹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
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
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翹皆懷劍至于
壇上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曰魯國去境數
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鈞其死也戮於君前
管仲鮑叔進曹翹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

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
以地衛君非以衛君也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
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
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
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
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
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翹賊也信於仇賊又况於
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為榮以窮為通雖失乎前
可謂後得之矣物故不可全也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劌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君臣，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劔，扶刃而進，迫桓公，與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標劔而去。左右曰：要盟可倍，曹劌可讐。請倍盟而討曹劌。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二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

辭受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甲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待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弊帛，嬰請辭，遂不受。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勸然與子邑，必不受，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於外。夫長寵廣名，君

子之事也、嬰獨能庸已乎、

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及則成矣、既拜、迺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目諺曰、非宅是卜、維隣是卜、二三子先卜隣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迺許之、或作晏子使魯比其及、景公為毀其隣、以益其宅、晏子及聞之、待於郊、使人復于公曰、臣之貧、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故君大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為夫子為之、歟、夫子居之、臣慊寡人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隣舍、今得意於君者、慊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隣、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夫大居而逆隣、歸之心、臣不願也、請辭、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無為罪、晏子蹇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臣侵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導而對曰、臣聞之、微事不通、羸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臣仕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

晏子嘗猶保而高擲者也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及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越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

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

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
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
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李兌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兌曰語言辯聽
之說不度於義謂之^{考五}窵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
者謂之窵貨君子不聽窵言不受窵貨子姑免矣或
曰李子設辭曰夫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
窵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
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
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

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
不誠之言也入多之謂窵貨未可遠行也李子之姦
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禍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
者穰也雖倍入將柰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即四
時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
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于耕農婦人力於織紉
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
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
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
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宮室器

掖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
事風雨時溫寒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
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
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無術之言也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
須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
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
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
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
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子
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
好士乎鄭子陽令官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
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
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
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
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己而罪
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
難殺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
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

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
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昔者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鄭相曰子嗜
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
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馬或啟樽酒束
修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
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
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於困乏將恐絕先
人之祀夫所以受粟為周乏也酒脯所以飲宴也方

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行
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
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
之餼馬子思曰彼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
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脯及祭膳之賜衣食
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貶禮雖有
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謫禮之
愆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荅曰不可為人子
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名利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
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
衣，然此吾所自為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
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
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子華子曰：「夫利
之昏心也。幸於得而已矣。忘其所以為質者矣。幸於
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夫何所憚而不為之哉？今世之
人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人有見宋王者，錫車
十乘，以其十乘驕稱。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

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

魯子病，魯元持足。魯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鼃鼉，猶以淵為淺，而掘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

魯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魯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為之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吳與楚戰，莫大心撫其御之。曰：「今日距疆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上

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躡家籠、履沙石、蹠達滕、
曾爾重脰、七日七夜、至於秦庭、鶴跼而不食、晝吟宵
哭、面若死灰、顏色微墨、涕流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
封豕、脩蛇、蠱食上國、雲始於楚、寡君失社、稷越在草
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使下臣告急、秦王
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于虎、踰塞而東、擊吳、濁
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固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
功之而可殫成者也。

聖人為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
之、故人之憂喜、非為蹠蹠蹠同焉、往也、故至人不吝、故

若昧而撫、若跌而據、

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
則步、所求者亡也、

曾子曰、鷹鷲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龜鼃魚鱉以淵
為淺、而穿穴其中、卒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不求
利祿、則不害其身。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
非官府之守噐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
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
也若屬有說人交鬪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
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
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唯立而無令
名之患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
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

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
何壓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
而求王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王以起二罪吾
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
乎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
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
賈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
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
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以盟誓以相信也曰爾
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曰套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
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於今今吾子以好來辱
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
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今而共無
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
之韓子辭王曰起不敢敢求王以徼二罪敢辭之

節甘貧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祭以為楹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紆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紕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愚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



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
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春志者忘形春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
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
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
娛所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
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
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忤
立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丘之得也

齊大饒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飢者而食之有飢者蒙
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
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
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
其謝也可食

檀子

東方有人焉爰旌目將有遠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
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鋪之爰旌目三鋪而後能視曰
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
盜邪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之子食也兩手據地而

歐之不出、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
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
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為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曰
則食菱芡、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
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為不知己、故去、今往死
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為不知
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
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
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列子說符

輕利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無物不然而財其甚者
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管籥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
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若負
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
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
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則積而無用、服
膺而不舍、滿心、感醪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
刳、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独行
可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求及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覩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墻而走孰

敢不執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車上儻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緋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大廟雖歆為孤犢其可得乎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王
人王人以為宝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宝
尔以玉為宝若以與我皆喪宝也不若人有共宝稽
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
罕寘諸於其里使王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
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
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唯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

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
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
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
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以明德則令
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迓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
我而謂子後我以生乎象有虛以焚其身賄也宣子
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
陵雲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
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噐用而及其邑焉與
晏子邶殿共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
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
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
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
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後而用利於是
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
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

樂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文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嘆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久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猷子辭梗陽人

范宣子與蘇大夫爭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不敢侵官

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徵訊也問於孫林父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問於張老張老曰老也以軍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問於祁奚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是吾罪也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問於籍偃籍偃曰偃之斧鉞從於張曰听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釋夫子而舉是反吾子也問於叔奕叔奕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蘇未寧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嘗拓嘗拓實直而博直能端辯之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

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而訪茲於耆老而後行之司馬戾見曰聞吾子有蘇之怒吾以為不信諸戾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蘇大夫非子之任也祁午見曰晉為諸戾盟主子為正卿若能靖端諸戾使服聽命於晉晉國其誰不為子從何必蘇益密和和夫以平小乎宣子問於訾拓訾拓對曰昔隄叔子違周難於晉國生子輿為理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戾諸戾無二心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大傳端刑法輯訓典國無姦民後之人可則是以受

隨范及文子成晉荆之盟一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是以受郇櫟今吾子嗣位於朝無姦行於國無邪民於是無四方之患而無外內之憂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今既無事矣而非蘇於是加寵將何治為宣子說乃益蘇田而與之和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戾諸戾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以免於難及桓子驕泰奢後貪

欲無執略則行志假貨居賄宜及於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栢之行而修武之德可以免於唯而離栢之罪以亡於楚夫卻昭子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於國其身尸於朝其宗滅於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乘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是 賀若不憂德之不逮而患貨之不足將弟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敢專承之其自栢叔以下嘉吾子之賜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

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畜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足過也公貨足以宿敵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鬪於民民多鬪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鬪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於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

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
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哇
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郢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
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楚君無令
民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
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卹而蓄積不厭其速怨
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
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其能賢於
臣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
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

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相舉之戰子常
奔郢昭王奔隨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
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
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覘射父能佐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
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
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
使神無有怨痛於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
煎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

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
之好帛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
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宝
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圍聞國之寶六而
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廢
嘉穀使无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戒否則寶之
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
穀澤足以備財用則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
蠻夷不能宝也

厲王說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
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
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
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
極猶日怵惕惧恐怨之来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
而惧唯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
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

周必敗况荣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羗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
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
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于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
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主也豈曰能矣光昭先君之令德不可務乎
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郟八月庚
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
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

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讓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
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倏然在夏服之
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
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
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
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
不待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
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
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

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甘隱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

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以三千
秋矣王中筭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雷
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
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
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鷦鷯子知之乎夫鷦鷯食於南海而
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是鷦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
之梁國而嚇我邪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
之山其臣之盡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
癰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畏壘之
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今吾日計
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
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
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
百草生正得春而萬室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
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
不知所如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為欲俎豆予

於兵人之間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弟子曰不然夫桑常之溝巨魚无所還其體而鯢鮪
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无所隱其軀而孽狐為之祥
且夫尊矣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况畏壘
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
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
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之不厭高臭鱉之不厭深夫全
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且夫二子
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恒墻而殖
蓬蒿也簡髮而擲數米而炊竊之乎又何足以濟世

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
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
日中穴阨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
存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
子路曰是稜、何為者邪仲尼曰是圣人僕也是自
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蔽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
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供是陸沉者也
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
丘之著於已也知丘之遠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

召已也彼且以為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蓋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猶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以天下讓善卷善

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乎后之為人祿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綬登車仰天而呼曰君

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規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之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

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听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規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

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安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及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太王失國說失屠羊太王及國說亦及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及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唯

而避寇非故隨夫王也命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及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苦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令之淵湯將

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尅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

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昔周之吳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覘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且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之所謂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祝盡敬而不所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

信揚行以說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
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
闔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繫吾
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
者其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
樂其志不事二世此二士之節也揚素使謂子曰盍
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在可
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
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
多矣不願仕也

文中子事君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
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于密

文中子問明

溫彥博問稽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閤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文中子用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讓功

鄭公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闞與潁考
叔爭車潁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技棘以逐之及大達
弗及于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傳於
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螫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瑕叔盈又螫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
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
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禽寡人
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
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

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
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
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共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
將使獲也佐吳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礼悔禍
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焉
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偏處此以
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共覆亡之不暇而况能
裡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
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
賄無冥於許我死乃啗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

而况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亂也天
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郟莊公於
是乎有礼礼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
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
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礼矣

鐵之戰趙簡子曰鄭人擊我吾伏弋岐血鼓音不衰
今日之事莫我若也衛莊公為古曰吾九上九下擊
人盡殫今日之事莫我加也郵無正御曰吾兩鞮將
絕吾能止之今日之事我上之次也駕而乘財兩鞮
皆絕衛莊公禱曰曾孫蒯聶以諄趙鞅之故敢昭告

于皇祖文王列祖康叔文祖襄公昭考靈公夷請無
筋無骨無面傷無敗用無隕懼死不敢請簡子曰志
父寄也

晉既克楚于鄆使卻至告慶於周末將事王叔簡公
飲之酒交酬好貨皆厚飲酒晏語相說也明日王叔
子譽諸朝卻至見召桓公與之召公以告單襄公曰
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
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述樹今夫子見我以晉
之克也為己矣謀之曰做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
不知乘我則強之背宋之盟一也薄德而以地賂諸
侯二也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建立卿士而不用
其言四也夷郟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豈不由晉晉

得其民四軍之師旅力方剛卒伍至整諸侯與之是
有五勝也有辭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
整四也諸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
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樂范不欲我
而彊之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
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
必下而趨禮也能獲郟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
國之政楚越必朝五曰子則矣矣抑晉國之奪也不
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
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

以政今樂伯自下軍住是三子也吾又過於四之無
不及若左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
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頸其卻
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夫
人性陵上者也不可益也求益人其抑下滋甚故全
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則網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
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教必三讓
是則聖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
後庇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
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况

在移卿乎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
傲之以晉而卻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唯乎佻天不
祥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卻至
何三代之有夫仁義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用謂之
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
禮為蓋姦勇為賊夫戰不敵為上守蘇同順義為上
故制戎以果毅制朝以序成畔戰而擅舍郟君賊也
棄毅行容羞也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
遠於德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
叔未能違唯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

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死唯及伯輿之獄王叔
陳生奔晉

范文子莫遄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家度仲
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
不能也讓父兄也尔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吾不
在晉國亡無日矣繫之以杖折委笄

靡笄之役卻猷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克也以
君舍舍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舍克也何力之有焉
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變也受命於中軍
以舍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舍變也何力之有焉乘

武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魏公叔座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形地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彙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取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

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彙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為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不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勛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窳而希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構怨召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以灌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說因以聞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

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
寔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讓
階三案節茨弗剪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
古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賈子退讓

勇誼

荀瑩士魴卒晉侯蒐於繇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
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賢也請從
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
武又使栾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
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栾黶將下軍魏絳佐
之新軍無帥晉侯唯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
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日
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栾黶為汰
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

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
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
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謄慝出遠由不爭
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
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實並生由爭善
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公使原季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德紀民
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
臣其庶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
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
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
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
乃使先且居將上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
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
軍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
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
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
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下邑之役董安於多趙簡子賞之辭固賞之對曰方
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而
主弗志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苛慝不產
及臣之長也端委鞶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今臣一
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是以狂疾賞也不知亡趨而
出乃釋之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
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獾取戈
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後先軫黜之
而立續簡伯狼獾怒其友曰盍死之獾曰吾未獲死
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獾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
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重之謂勇吾以勇求
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
矣子姑待之及彭衙况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
後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獾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

如怒亂庶遘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後師可謂君子矣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馬騫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知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強悍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兩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利悍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儵斃者浮陽之勇也怯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

矣
荀子

復仇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
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及兵而鬪曰
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御君命而
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
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倍其後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
下之利也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
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
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

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表記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
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
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
祇父師之讐祇兄弟主友之讐祇從父兄弟弗辟則
與之瑞節而以執之

保身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
問箕子箕子為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
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
醉而不知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而皆鳴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
事大而戒示之知徵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景王既殺下門子賓孟適郊見雉雞自斷其尾問之
待者曰憚其犧也遂歸告王曰吾見雉雞自斷其尾
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人犧賓雉已犧何
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畢於是犧者實用
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單于未克而
崩

魏尅謂建信君曰人有置條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蹠
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蹠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
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七尺之軀也而君之身
於王非環寸之蹠也願公之熟圖之也

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
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
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
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
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
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禳、可長有者、唯
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受、請
寢丘、與之、至今不失。

列說符

CENTRAL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LIBRARY

正命

魯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脫大夫之篲與魯子
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篲曾元
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
魯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
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將正而斃焉斯已
矣卒夫而易之及席未安而沒

文慧

桓公外舍而不弔饋中內官之号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

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

曰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女言聞吾

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弔饋非有內憂

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弔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

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与文及也而

言乃至焉吾是以語文吾欲致諸侯而不至為之柰

何中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為人持接也未嘗得

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邪明日管仲朝公告之

言君不下

小國故諸

侯不至

管子戒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乎育乎管

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

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母少少母賤昔者吳干

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撻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

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卒而相之遂霸諸侯由

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

甯戚甯戚應我曰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

浩者水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昼甯子其欲

室乎管子小問

周公

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

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

之言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天子

之籍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當是時也夫又誰為

恭矣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

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頭諸侯孰

謂周公儉哉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

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啟惧

日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剗比干而

匹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於牧之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殷人而進、誅紂、蓋殺者非周人、因殷人也。故無首虜之獲、無蹈難之賞、反而定三革、偃五兵、合天下、立聲樂、於是武象起而韶濩廢矣、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故、外闔不閉、跨天下而無斬、當是時也、夫又誰為戒矣哉、荀子

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

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文中子事君



置相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然後對以參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齋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胥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仕也公子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子大夫不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而受相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為一蔬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

若夫貫日而治平權物而稱用使衣服有制宮室有
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于萬物
尺寸尋丈莫得不循乎制數度量然後行則是官人
使更之事也不足數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
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則身戾而國
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
不當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
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故能當一
人而天下取失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
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
勞而為垂衣冠而天下定故湯周伊尹文王用呂尚
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且卑者五伯齊桓公閭門
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於天下不見謂修然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是亦無他故焉知一政於
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
名綦大舍是而孰足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
道是者也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
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
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於

季成子與崔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臣聞之賤不謀
貴外不謀內踈不謀親臣者踈賤不敢聞命文侯曰
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辭李克曰君不察故
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
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
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過翟黃翟黃問曰吾聞君問
相于先生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
作色不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遽失望于
我我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君問相
於我臣對曰君不察故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
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
曰出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之季成子為相翟黃不
說曰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計事內
史觸所任也王欲攻中山吾進樂羊無使治之臣吾
進先生吾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觸何負於季成子
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食菜干鍾什九居外一
是以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
師也子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迨然而慙曰觸失
對於先生請自修然後學言未卒而左右言季成子
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慙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
殆于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于我成公乾曰
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
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鵠夷子皮日侍
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為令尹不敢專
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取吏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
焉不肖人休焉杖能側焉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雖
愚明主撰吏焉必使民興焉士民興之民上舉之士
民若之民上去之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
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政曰民者至卑也
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
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
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撰卿相也
卿相者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士秩出焉卿相者侯

之本也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為安因是民也而為治故湯以桀之亂為治武王以紂之北卒為疆故民之治亂在于吏國之安危在于政故明君之于政也慎之于吏也選之然後國典也故君能為善則吏必能為善矣吏能為善則民必能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政也夫民之為言也萌

也萌之為言也育也故為上之所扶而以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執直言其意而為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林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枝能輸焉忠臣飭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譽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怠必使民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也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

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得政之綱然後國藏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

師保

師氏掌以媿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弟子。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

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
朝廷之容四曰喪已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
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
如之使其屬守王闡

諸子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
則帥國子而致於天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
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
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
授舞器大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凡
國之政事國子作遊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
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史諫

大史掌建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掌刑以逆都鄙之治凡辨法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若約劑乱則辟法不信者刑之正歲年以序事頌之於官府及都鄙頒吉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大禘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群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挹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挹

法以前大喪執法以涖勸防遺之日讀誅凡喪事改
焉小喪賜謚 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
忌諱大祭祀讀禮法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喪
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法者
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

內史掌王之八祔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
日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法
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受納
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

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
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外史掌書外令
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
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
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
於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侍從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
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
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
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
贊正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
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
亦如之縣喪首服之法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
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
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

小臣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法儀掌三公及孤卿
之復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
朝覲沃王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
法掌士大夫之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祗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
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
不敬者大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與則賜
之禽都家亦如之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
御僕掌群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大祭祀相盥而登大
喪持翬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

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灑之事祭祀脩寢王行洗乘
石掌蹕宮中之事大喪復于小寢大寢

寺人

內宰掌書叛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
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
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竒
袞展其功緒大禋祀后裸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
之服位而詔其禮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
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凡建國佐后立
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
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
為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

猷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稂之種、而獻之於王、

內小臣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撤后之俎、后有好事於四方、則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則亦如之、掌王之陰事、陰令、閤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外內命夫婦出入、則為關、

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

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為內人、驛、

九嬪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於王所、凡祭祀贊玉盤盞、

士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概、為盥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

女御掌敘御於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禋禴禘之事除疾殃

女史掌正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典婦功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齋凡授嬪婦功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揭之以共王及后之用頒之於內府

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於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

其數以待有司之政令上賜之予凡飾邦器者受之織絲組馬歲終則各以物會之

典枲掌布總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齋及獻功以其賈褐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綠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

行使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成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耽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賑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禴以補諸侯之裁○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珪圭九寸纁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旒樊嬰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

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
王禮再裸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
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縹藉七寸冕服七章
建常七旒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
位賓主之間七十步立當時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裸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
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
執穀璧五寸縹藉五寸冕服五章常建五旒樊纓五
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十
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裸不
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一問一勞○諸男
執蒲辟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
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一勞朝位當車前不
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
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
如之○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
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三歲壹見
其貢擯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
貢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
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

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眺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連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而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

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祗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造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眺省聘問臣之禮也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閤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成六瑞王用填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若國

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橐襜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衣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記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及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都則闕

都士闕

家士闕

出使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不聰視不可以不明聰則審於事明則辨於理：辨則忠事審則分君子去其私正其色不害理則傷物不憚勢以舉任惟善是與惟惡則除以之而陟則有成以之而黜則無怨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

公曰柰何對曰公子舉人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遊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遜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

奇狀足恭而辭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游以結交焉
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

晏子使魯仲尼命門子弟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
子子習於禮乎夫禮曰登階不歷堂上不趣授玉不
跪今晏子皆反此謂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
于魯君退見仲尼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
授玉不跪夫子反此乎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君臣
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君之來邀是臣登階歷
堂上趨臣及位也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
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寶

客之以禮不計之義維晏子為能行之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嬰蓋北方辨于辭習
於禮者也命儻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
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蹇然行人又曰天子請
見晏子蹇然者三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于吳王
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
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
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
當從此門入儻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

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
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
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
之楚橘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賜人主前者爪
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今臣故不敢剖不
然臣非不知也

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馮融犒於荆師而將軍曰縛之
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卜乎荅曰卜卜吉乎曰吉荆

荆人曰今荆將與釁鼓其何也荅曰是故其所以吉
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怒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
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
之卜非為一臣卜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
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
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
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
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
而告人曰孫子必亡臣而不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

也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悫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悫子夏曰微悫而勇若悫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悫而勇若悫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頌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悫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楡其一鞞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悫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悫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為士者上懾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

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

冠不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魼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遺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

鴈遂求北犬晨鴈齋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
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
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々而
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
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聞以名不
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
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
問諸侯比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
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
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

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々彼稷之苗竹邁靡々中
心搖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々
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
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駘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
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
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凰于
飛翹々其羽亦集爰止藹々王多吉氏惟君子使媚
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散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
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

冠不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訴必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傳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遺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以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

鴈遂求北犬晨鴈齋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
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
嗜晨鴈也則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々而
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
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幣邑使得小國侯君聞以名不
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
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
問諸侯比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
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可好乎
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

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々彼稷之苗竹籊靡々中
心搖々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々
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時思也文
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駢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侯大悅曰欲
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
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鳳凰于
飛翹々其羽亦集爰止藹々王多吉氏惟君子使媚
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散車罷馬而已亦將喻誠
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齊景公使人於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頌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椽不斷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何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

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詰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至，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春秋之時，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

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義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而附於楚鄭大夫

佚之狐言於鄭君曰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圍必解鄭君從之召燭之武使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鄭君曰吾不能蚤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不利焉燭之武許諾夜出見秦君曰秦晉圍鄭：知亡矣若亡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鄭在晉之東秦在晉之西越晉而取鄭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晉晉秦之鄰也鄰之強君之憂也鄭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資糧亦無所害且君立晉君晉君許君焦瑕朝得入而夕設版而畫界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

取鄭又欲廣其西境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而利晉
願君圖之秦兵說引兵而還晉咎犯請擊之文公曰
不可微夫人之力不能弊鄭因人之力以弊之不仁
夫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矣亦去鄭圍
遂解燭之武可謂善謀一言存鄭而安秦鄭君不蚤
用善謀所以削國也因而覺焉所以得存

楚莊王舉兵伐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
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
子虎往命宋毋降道過鄭、新與楚親乃執解揚而
獻之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解

揚乃許於是楚乘揚以樓車令呼宋使降遂倍楚約
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雖急慎勿
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烹之解揚曰君能
制命為義臣能受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
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
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願謂楚君曰為人臣無
忘盡忠而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
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爵之為上卿故後世言霍虎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
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

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寶之
用子貢曰使吳責吾室而與我師是不可恃也於是
以楊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曰齊為無道欲
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百邾賦三百不識以
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王懼乃與師救魯諸侯曰
齊伐周公之後而吳救之遂朝于吳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
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

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
侯未知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
去之諸大夫瞿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日而後
反簡子曰何其乂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
蘧伯玉為相史輔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
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
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

動耳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於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

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飢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又念思非無錢以買鵠也惡有為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頭腐肉暴骨於中野也為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愛身逃死來獻空籠唯主君斧質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為湯沐邑毋擇對曰惡有為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倉

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倉唐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晨鳧好北犬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奉晨鳧獻於文侯倉唐至上謁曰擊子擊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請以燕間奉晨鳧敬獻庖厨縹北犬敬上消人文侯悅曰擊愛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如是者三乃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怵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時拜送書

於庭文侯固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於是倉唐曰禮
擬人必欲其倫諸侯無偶無所擬之曰長大孰與寡
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喪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
不更其造文侯曰子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
於詩何好倉唐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鴝
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怨乎倉唐曰不
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勅倉唐
以鷄鳴時至太子起拜受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
曰趣早駕君侯召擊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
曰君侯賜擊衣不以為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
子以鷄鳴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
自公召之遂西至謁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摯封中山
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其君視其
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為慈父而擊為孝子太子
乃稱詩曰鳳凰于飛嗚嗚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

吉士雖君子使媚于天子舍人之謂也

梁王贅其群臣而議其過任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柰何王曰寡人國小以狹民弱臣少寡人獨治之安所用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魯齊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炷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割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割羊也臣之君固以割羊不懼矣不然百

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持布衣
高節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楚罷會於晉陽將以伐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
曰楚罷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
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
王愕然然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
臣不敢以三國為戲也臣笑臣嘗之祠曰也以盞飯
與一鮓魚其祝曰不用污耶得穀百車蟹螺者宜示
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
豈車百乘立為上卿

蔡使師強王堅使於楚王聞之曰人名多章章者
獨為師強王堅乎趣見之無以次祝其人狀疑其名
而醜其聲又惡其形楚王大怒曰今蔡無人乎國可
伐也有人不遣乎國可伐也端以此人誠寡人乎國
可伐也故發二使見三謀伐者蔡也

楚使使聘於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王
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何怪焉使者曰
昔燕攻齊遵雒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
王歇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差格死於龍門飲馬乎
淄澠定獲乎琅玕王與太后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

當此之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
曰臣不如刀穀王曰刀先生應之刀穀曰使者問吾
之年邪昔者荆平王為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
共兄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為將相三年將吳
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柏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玉保
於隨引師入郢軍雲行乎郢之都子胥親射宮門掘
平王冢笞其墳數以罪曰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
卒人加百焉然後止當若此時梧可以為其柎矣
秦楚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
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意甚矣子
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釁鐘其吉如何使者曰
秦楚轂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
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
也又何釁於鍾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
將使楚之鍾鼓無聲鍾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
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
子大夫試孰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
造命

越使諸癸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願謂
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

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克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椎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捐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惟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

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君
王先人冢墓夷種宗族使一徧將將十萬衆臨越
則殺王已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
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
與蕭何曹叅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
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
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穀阜政
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
皆蠻夷崎嶇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
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我居中國
何遽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
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
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今稱臣奉漢
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大中大夫

郡國

公卿不為郡二千石不為縣未是也小能其職以極登於大故下位競大橈其任以墜於下故上位慎其禹覆刑焉何憚於降若夫千里之任不能克於郡而縣邑之功廢惜矣哉不以過職絀則勿降所以優賢也以過職絀則降所以懲愆也

或問曰州牧刺史監察御史三制孰優曰時制而已曰天下不既定其牧乎曰古諸侯建家國世位權柄存焉於是置諸侯之賢者以牧總其紀綱而已不統其政不御其民今郡縣無常權輕不固而州牧秉其

權重勢異於古非所以強韃弱枝也而無益治民之實監察御史斯可也若權時之宜則異論也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調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令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叙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也等亦時有快者不為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勉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元止無足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殫紕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及見中傷不敢犯觸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為郡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颺千文之波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已

選之者既不為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
是蒞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
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閹塞退
潰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弛壞矣或有
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凌暴
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
色而致蕙酒者矣或有圍棋樗蒲而廢政務者矣或
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
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為寇賊豐咎發聞寘于叢棘虧
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
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繁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壞
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約王
命者審良藥之碩形不令跛蹇厠騏驥冒昧苟得闔
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蕪服鸞衡則何患
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

難六 卦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
離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
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

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
堅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
能之未由也已

縣宰

子路治蒲請見於夫子曰由願受教於夫子子曰蒲
其如何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爾恭
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疆愛而怒可以容困
溫而斷可以抑奸如此加之正不難矣子路治蒲三
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
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
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
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

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子路為蒲宰為水備與其民脩溝洫以民之勞煩苦也入與之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止之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民修溝洫以備之而民多匱於食是以簞食一壺漿而與之夫子使賜止之何也是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仁教人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

曰汝以民為餓也何不白於君發倉廩以賑之而以爾私餽之是汝明君之無惠而見已之德也速已則可否則汝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子貢為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

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謂教孝矣；兄事五人，可謂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予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

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執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蔽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未至

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理任其數而已巫馬期則不然乎然事情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詩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屣子有車馬弗馳弗驅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蔑
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吾自仕者未
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
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不足及親戚
親戚益䟽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
是以朋友益䟽矣所亡者三也孔子不悅而復往見
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
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得及親戚是以親
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
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
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綰衣短褐易容貌往觀
往焉見夜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
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
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
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誠於此者刑
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功成名布

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有不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魏永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

入政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之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苦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惧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循吏

季子治亶父三年、而巫馬期綰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為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淮南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誠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晉陽為必以為歸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在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疊怒曰必殺鐸也而后入大夫辭之不可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王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鄉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



刑而去其師保基於其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
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無
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
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
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
思難而惧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
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
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
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
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為主圖
非為子也怨若怨焉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
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緜况則
死而子臯為之衰檀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廉吏

季文子相宣成無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竟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

夫

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

貪吏

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

蟲有虻

或作虻

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也遂相殺因自

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虻類也

勤職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
而主猶績惧千季孫之怒也其以敬為不能事主乎
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
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
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
則亡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
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
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
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御。使潔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滛。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大夫加之。以紘。緹。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惧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和同

齊候至自田，晏子待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有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

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
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
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
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
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
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
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
而后太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入官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子張曰為
之如何。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
人之失勿發之。
言勿倚。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
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距
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體之所以失也。急惰者。
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才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
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
政從矣。故君子南面聽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
進是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

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矣、君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迹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衣、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污矣、古者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紃充耳、所以掩聰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有大罪、必原其故、以仁輔化、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流而不蘊、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子張既聞斯言、退而記之、

孔子在齊、侯出田、招虞人、以旌、不進、公使執之、對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旌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聞之曰、善哉、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學可矣、盍仕乎、對曰、臣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去就

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弊邑之地，施貶寡人，寡人受貶矣，願有私問焉。」晏子巡道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未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

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主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鳳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謂君之言過矣。」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于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

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箠子梟飛而維繩者。

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令尹子國啜羹而執投，危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而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臙，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翱翔。」

乎忽荒之上、彷徨乎虹霓之間、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立亦甚矣、遂辭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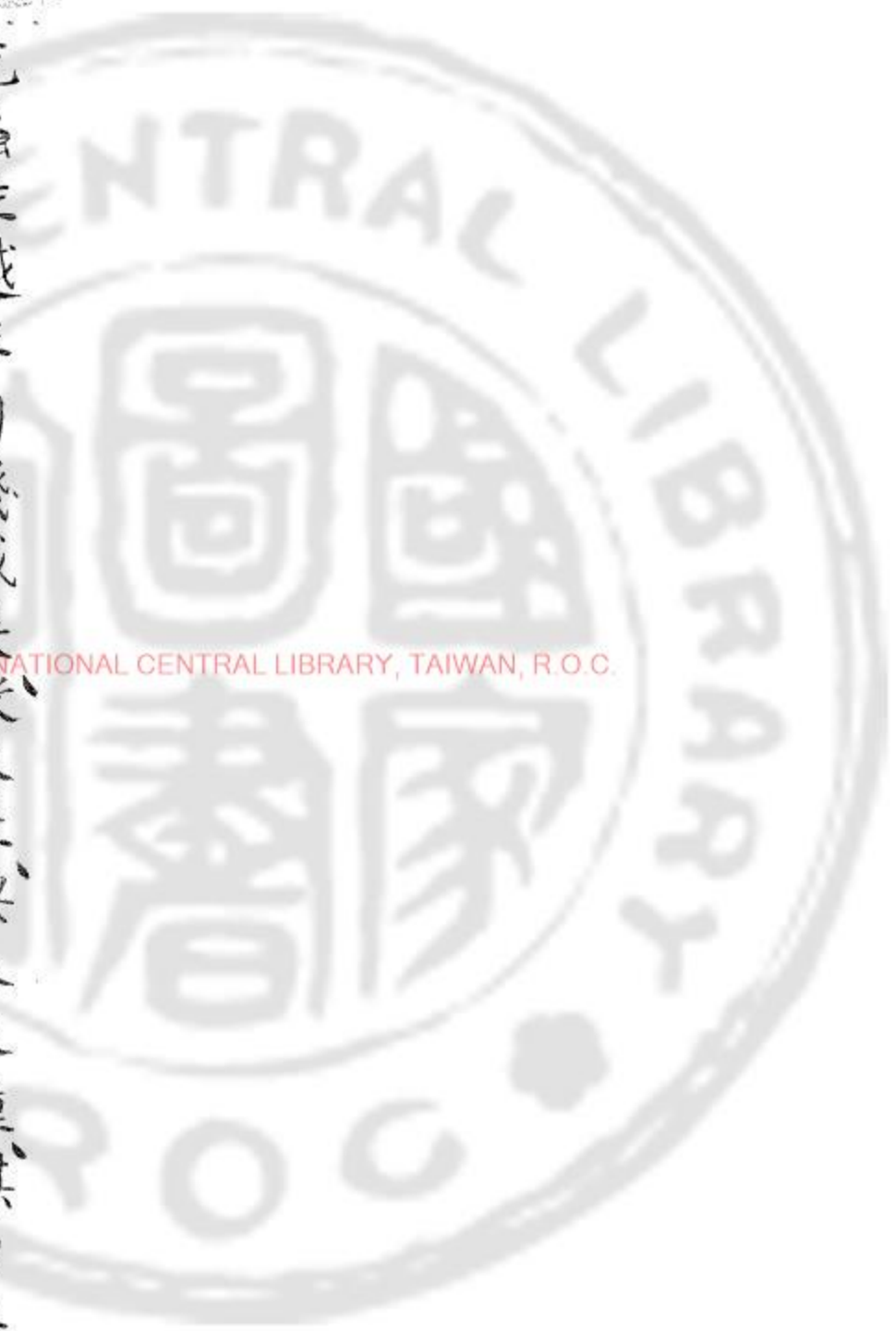
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流乎百姓、則安可也。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論曰未知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戈人何慕焉、鶴明遯集、食其繁者矣、鳳鳥滄、匪克之庭、亨龍潛升。

其貞利乎、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已、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朱鳥鷄、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
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
子陰謀也况王之為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
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子其偕乎大夫種曰
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
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
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
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
哉况王方以滅吳德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



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况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謀吳，以滅人為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邪？大夫種不說，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无能子范蠡說

去國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后。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大夫士去國，踰境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履、素叢、乘髦馬、不蚤剪、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以上曲禮。

容

齊人有馮煖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容何好曰容無好也曰容何能曰容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劍其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容於是乘其車揭其劍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

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
食用無使之於是馮煖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
諸客誰習計會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馮煖署曰能
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
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
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憤於憂而性惛愚沉於國家之
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
馮煖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
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
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赴矯命以
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
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
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馮煖曰君云視吾家所寡
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廐美人充下
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
市義柰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因而
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
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諸先生休
矣後朞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
為臣孟嘗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

道中終日孟嘗君願謂馮煖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工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煖先驅誠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太傅齎黃金千斤文車二駟服劍一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崇沉於誦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及國統萬人乎馮煖誠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馮煖之計矣

貂勃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鬪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而噬之也

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之於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使將軍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且其志欲為不善、內收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陰結諸侯

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而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為太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為人臣之功者、誰有

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與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為不可，故為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已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為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為之，䟽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廉潔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酒焉？若

將以有免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隳之曰黨人也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煇姬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小人之至於齊為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久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

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言也齊其殆矣乎

子業子晏子問黨

世情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自薦

唐睢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錘刃而天下為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碁之所以為能者以散碁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今臣等為散乎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

矣。汗明蹙馬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為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如堯，臣之不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

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窟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蒞後僕，使得為君高鳴，屈於梁乎？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制畿
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
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紂邦國施貢
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
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
犯寡則青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
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
則滅之

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

則成率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圜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案角鹿墮、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行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豷、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誑也、故仁人用國、日剛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齊人隆技擊、其技也、詩一首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馬離耳、若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是亡國之兵也、兵莫弱是矣、是其出賃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服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軸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是數年而衰而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阨、怛之以慶賞、錮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

上者非鬪無由也、既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是最為衆強、長久多地、以正故也、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故齊之杖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干賞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蒸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妙之、以節則佐而兼殆之耳、故招近募選、隆勢註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以註遇註、猶有巧拙焉、以詐遇齊、辟之

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非天下之愚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湯武之誅桀紂也、拱挹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隣、敵若夫招近募選、隆勢註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俞、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荏驕、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一也、未及和齊也、倚契司註、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和

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統也、故可以
霸而不可以王、是彊弱之效也、

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
無悔、而心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
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
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
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
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亡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
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
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
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待
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
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
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
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
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而無壙、敬事無壙、
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
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
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

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灼。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犇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譎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此之謂也。

楚人較革犀兕。以為甲。韜堅如金石。宛北鉅鐵鋼。鈿矛慘如蓬蠱。輕利僂。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篋死。荏驕起。楚分而為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而馮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剋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

也古之兵戈矛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誅
城郭不辨溝池不柶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
然不畏外而剛內者無故焉明道而分鈞之時使而
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
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尤其上知罪之在
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無他故焉由共道故也右
俱荀子議兵

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始乎無端者道
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故不可
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註不敢嚮兩者備施
則動靜有功徑乎不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
能禦也發平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
因便而教准利而行教無常行無常兩者備施動乃
有功噐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擊刺若雷電絕地
不守恃固不拔中處而無敵令行而不留噐成教施
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教噐備利進退若雷電而無

所疑匱一氣專定則旁通而不疑屬士利械則涉難而不匱進無所疑退無所匱敵乃為用凌山阬不待鈎梯歷水谷不須舟楫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寶不獨入故莫之能止寶不獨見故莫之能斂無名之至盡而不意故不能疑神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

定一至行二要縱三權施四教發五機設六行論七數守八應審九噐章十號故能全勝大勝無守也故能守勝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

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其次一之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註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施號力不可量疆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原也衆若時雨冥若飄風一之終也利遠噐之致也用教教之盡也不能致噐者不能利遠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教不能用教者窮不能致噐者困遠用兵則可以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深入危之則士自修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若搏景無設無為焉無不可以化也此之謂道矣若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恃之，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致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

此兵之三闇也

管子九變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將以存
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出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
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
螫有踴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
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
則爭爭則強脅弱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
故割革而為甲樂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
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狀而起乃討強暴
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

絕

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害于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扣墳墓毋斲五穀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封國者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彘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

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
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
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
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鬪獵者逐禽車馳人趨
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圍要遮者同所利
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拚招桴船
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
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
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
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
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
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
正法塞邪隧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
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
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
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朋兩軍
相當鼓鐔相望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
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竒正之變察行
陳解贖之數維抱縮而鼓之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
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

之下也

夫論除謹動靜特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五連什伯明
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陰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
忘遺此候之官也隧路亟行輜治賦丈均處軍輯井
窺通此司空之官也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
遺輜此輿之官也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
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
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
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狀皆佐勝之其也非所以必勝
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

矣民勝其政下畔其政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
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一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
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
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
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為存政者雖小必存
為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繞潁
泗西包巴蜀東裹郊淮潁汝以為沔江漢以為池垣
之以鄧林緜之以方城山高尋雲谿肆無景地利形
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為甲冑脩鍬短鍬齊為前
行積弩陪後錯車衛旁疾如錐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雨狀而兵殆於垂沙衆破於拓舉楚國之强大地計
衆中分天下狀懷王比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
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為天子富
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為郡縣皆縱耳目
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
之駕而住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戎收太半之賦百姓
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跖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
下傲狀若焦熱傾狀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
謐戍卒陳勝興于大澤攘臂袒右稱為大楚而天下
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
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槌祭奮儋鑿以當脩戟強
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糜沸螳動雲徹席
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狀一人唱而
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
至祀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當戰
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狀而前無蹈難之賞
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
者無與御而善戰無與鬪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
勢因民歆而取天下故善為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
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怨畜而威可立也

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
皆以刑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
形也無形則不制迫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
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衆見者
人為之伏噐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旋倂句詘伸可
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耀
而玄遂進退詘伸不見朕整鸞舉麒振鳳飛龍騰發
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繫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
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
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
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
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
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圍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悔一
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
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
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
兵若聲之與響若鏗之與鞀昧不給撫呼不給吸當
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畫拔擊
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陵之若波敵之靜不知
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

崩也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
待人者敗為人拘者死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失則
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
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心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克勇而
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
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
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笠居羊腸道發笥門
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
亂饑渴凍渴推其檜捨擠其揭揭此謂因勢善用間
謀審錯規慮設蔚施伏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
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懼什伍
搏前後不相撓左右不相干受及者少傷敵者衆此
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
定謀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
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兵接刃而破敵明於必勝
之攻也

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為苟發故勝定
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
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

從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國無守城矣靜以合
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
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
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
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為因與之化規其邪正以制其
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
變而來之盡其節而什之敵若反靜為之出奇彼不
吾應獨盡其調若動而應有見所為彼持後節與之
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跛敵潰
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
霆斬之若艸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邀人不及步鎗
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
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
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
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
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虛之下唯無形者也善
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
填填之旗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
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為之禽虎豹不動
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結網羅

魚鼈不動不探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
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
則能禽缺

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共心一有力勇者不得獨進怯
者不得獨退止如丘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
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
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握萬人之更進不
如百人之供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
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
勢勝火章華之臺燒以針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

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益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
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羈衆
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羈衆此言
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將寡
而用衆者用力諧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
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
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
夫地利勝天特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
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

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
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為人
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
亦自明矣是故為糜鹿者則可以且罟設也為魚鼈
者可則以網罟取也為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唯
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
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采
而為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為之象深哉稠稠遠哉悠
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
底變化消息無所疑滯達心乎窈冥之野而藏志乎

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
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
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
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
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
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
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為人禽矣
今使兩人接刃巧於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
之誠也夫以巨斧擊銅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
加巨斧於銅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

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括洪衛筥輅載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幘腐荷之矰然猶不能獨射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立人之所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負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况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詭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所謂地利者後

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為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变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壺中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徵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興於五音而為五音主水不興於五味而為五味調將軍不興於五官之事而為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也是故將軍之心滔：如春廣廣如夏湫湫如秋典凝如冬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

與之移夫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清音濁覘彼之所
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
而斷割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所吾入
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
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
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
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
歛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
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
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
可為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
是謂至神

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
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
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
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
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
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
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正四海下視上如
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事上

如况則不難為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冠不可與鬪者積思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垂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其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陰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敲鍾竿敦六博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

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

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為主不
顧身見唯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
可卷也剛而不可拆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
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
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
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盪於辯不推於方不可喜也
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詮
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通動靜之機明開塞
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
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
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
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
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
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為埴則不能成盆盎
工文化而為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
以異為奇兩爵相與鬪未有死者也鸛鷹至則為之
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
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此雌雄也善
用兵者特五殺以應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
故動為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

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
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
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
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
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敵之於前望之於後
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擗巨旗止鳴鼓
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
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遠利或前或後離合散
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賁陰陽刑
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撰祥此善為天道者也設規
慮施尉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
曳梢肆柴揚塵起竭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為註佯者
也鎗鉞牢重固植而唯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
此善為克幹者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
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相斥居
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形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獨勞
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
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險則用騎涉水多多隘則用
弩盡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為設施者也
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

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

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悻悻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

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
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
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
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
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
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
鬣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
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
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
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

此則智者為之慮勇者為之鬪氣厲青雲疾如馳騖
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
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為調決於封外卒論斷軍中
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
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敵之退齊服大勝三年反
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
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
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
成而後無餘害矣

已上俱兵畧

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
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
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
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
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
當東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
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

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女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夫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山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蚩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執與中國異上下
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
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
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則匈奴
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天道同的則
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
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
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
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
僥倖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
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
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
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
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
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
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
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

擇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曰皇帝問太子家
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
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
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
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
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
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
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
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
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
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䟽理鳥獸希毛
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
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
先發吏有讒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
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
行者深恐有皆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
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
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
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
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

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

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宅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峇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隸人及免徒復佐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隸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

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戎卒不習地執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山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任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噐物焉民至有所居住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郵墳墓相徙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
邑一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
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
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
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
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
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
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
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
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天下之勢方倒縣竊頤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換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及居上首頤居下是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楚且病痲夫楚者一而病痲者一方痛今西為上流東為下流故隴西為上東海為下則北境一倒也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苦甚矣中地左戎延行數千里糧食餽饗至難矣斥候者望烽燧

NTRAL

圖國庫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不敢卧將吏戎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
未知息時於焉信威廣德難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
治之而上弗冑使也天下倒懸甚苦矣竊為陛下惜
之進諫者類以為是困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冑
幸聽臣之計請陛下率中國之禍而從之匈奴中國
乘其歲而富彊匈奴伏其辜而死亡係單于之頸而
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管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
殺之乎生之乎次也陛下威嚴大信德義廣遠據天
下而必固稱高號誠所宜俛視中國仰望四夷莫不
如志矣然後退齋三日以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

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以陛下之明承天下之

賈子解縣

資而久為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
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
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
便必動將何時也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
伏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德可遠施威
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
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賈子威不信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
也以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取於蠻夷也願為
戎人為諸侯也勢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
下胡忍以帝皇之跡持居此賓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千石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正甚竊為
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使一試理此夫胡人於古
小諸侯之所銜權而服也奚宜敢悍若此以臣為屬
國之官以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
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以草膝行頓顙請歸
陛下之義唯上財幸而後復罷履屬國之官臣賜歸
伏田廬不復洿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獨猛敵
而猶田鼠不搏反寇而搏蓄菟所獨得毋小所搏得
毋急乎繁細虞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勢卑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八年湯旱七
年甚也野無青草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
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共也王者之法國無九
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
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
寡也陛下不省邪未獲耳富人不貧貧民且飢天時

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壹
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
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乎竊伏念之
愈使人悲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
其安者豈於陛下者哉上弗自憂將以誰偷五歲小
康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益曰大數自人人相食至
於今若干年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天下何
以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衆聚天下將何以饋之
矣兵早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
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乃此之以然且用事之人未

必此省為人上者弗自憂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
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
善為陛下少間可使臣誼從丞相御史計之臣誼對
曰臣聞疆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
漢陰降舜舞于羽而三苗服今漢帝中國也宜以厚
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迹
之所及莫不為畜又且孰敢怙然不承帝意陛下為
臣建三表設五餌以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
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冒幸用
臣之計臣且以事勢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衆之信

陛下也為通言耳必行而弗易夢中許人覺且不皆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孤莫不行矣臣又且以事勢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以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遇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今胡之自視也苟其校之所長与其所工一可以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不可以均賞均則國窳而尚薄不足以動人故善賞者蹕之駮輅之從而時厚之今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則國有餘財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家少者必衣文錦將為銀車五乘大雕盃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今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冀幸以為吾至亦可以得此將以壞其目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也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馬飯物故四五盛美馘膜炙肉具醢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

坐此胡人覩欲者固百數在傍得賜者之喜也且笑
且飯味皆有嗜而所未嘗得也今來者時時得此而
饗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涕而相告人徐憚其
所自以吾至亦將得此將以此壞其口降者之傑也
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今得召其知識
胡人之欲覩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其
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為其胡戲以相飯上使樂
府幸假之但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踞者
特作少間擊鼓舞其偶人莫特乃為戎樂携手昏彊
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特
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人
人恆恆唯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耳凡降者陛
下之所召幸若所以約致也陛下必有時有所富必
令北有高堂邃宇善厨邃宇善厨處大困京廐有編
馬庫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
客饗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其居處樂虞
困京之蓄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賜此而
為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恆恆唯恐其後來
至也將以此壞其腹於來降者上必時時而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唯親也若上於胡嬰

兒召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為之繡衣好閑且出則從則更侍上即饗胡人也大轂抵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為問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以賜之上即幸拊胡嬰兒擣道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為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恆恆惟恐其後來至也將以此壞其心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

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下來下胡柳耘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以權夫塞因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衆門大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覘其限窺其謀中外符節遠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使單于寢不聊窳飯失其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隅左視右視以為尽仇也彼其群臣雖欲毋走若虎在後衆欲無來恐或軒之此謂勢然其貴人之見單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也其衆

之見將吏猶噩迂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水流下
也將俾單子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得頌頌
額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衆
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閔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
也願上遣使厚与之和似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
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衆而延之閔吏卒使足以
自守大每一閔屠沽者賣飯食者羹臠臠炙者每物
各一二百人則胡人着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
必攻其王矣以匈奴之飢餒羨啗贖肉嘽潑多飲酒
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財盡而愈困漢者
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矣以其千人至者顯其二
三以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民之飢
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
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
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
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
甚於匈奴為之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窳貧盜賊
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宗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
天下治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
子不怵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戎狄孰非天子之所作也而惰渠頗率天子之民以不听天子則惰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為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有休人之民哉

賈子愛民

儉德

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鋤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脩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

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
曰儉其道也

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筦蕭揚干戚奪羽旄以為費
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權宣意而已喜不羨于音非不
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
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于槁骨腐肉也故葬埋只
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
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
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飭以
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
于世而誹譽萌于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

淮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形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功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齊丘子七奪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

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况金根王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是教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齊丘子君民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閭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齊丘子化柄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
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
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
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
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
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
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齊丘子御一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
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
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

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
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
以為天下之牧齊丘子天牧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
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
無墜者有挂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
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齊丘子

清靜

禁奢

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是傷國之大災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愈厭而好新是傷國。不好循政，其所以有啖啖并吞貌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凶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逆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夫衆庶百姓亦逆而成俗，於不隆禮義而好貪利矣。

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衆
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
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朝廷必將隆禮義而
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敬節死制者矣百官則
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遵
繩矣關市樂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徧如是則商賈
莫不敦慤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緩佻其期日而利
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縣鄙將輕
田野之稅省刀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
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
勁百吏畏法循繩然後國常不亂商賈敦慤無詐則
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
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
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
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疆居則有名動則有功
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足國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以儉國儉則示以禮檀弓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秒○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祭用數之仇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仇喪祭用不足曰暴○會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會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會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

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制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
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數牧養蕃鳥獸五曰百
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
枲八曰臣妾聚斂䟽材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
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
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

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
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
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
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旂貢
九曰物貢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
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凡官
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
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

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王齊則共食玉。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賜予之用財。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司會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

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正九職九事邦正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敘其財受其弊使入於職弊凡上之用財用必攷於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稅

歛掌事者受灋焉及事成則入要貳焉邦治攷焉

職內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用以待邦之移用

職歲掌邦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攷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於職歲凡上之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職幣掌式灋以敘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

掌事者之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揭之以詔
上之小用賜予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
贊之

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耕地表畝刺中殖穀多糞肥
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
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早下者不水寒
暑和節而五谷以時熟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
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凍餒
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
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
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
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二然後葷

菜百踈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剗滿車。鼃鼃魚
鼃生商鱸以時別一而成群。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
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
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
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
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
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
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
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
將感然不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則不足欲。

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
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
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
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
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
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
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
索。嚙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
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為人主上者。不美
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

不威不疆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鍾，繫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調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黍，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衆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已之所願，欲之舉在於是也。故其賞行，皆知已之所畏，恐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汨汨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特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

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撞鍾擊鼓而和。詩曰：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福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鬪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聖事養民拊循之，呪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儻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

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者也、徒壞墮落、
必反無功、故聖事養譽、不可以遂功而忘民、亦不可
皆姦道也、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宛暘、冬不凍
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百姓
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歡如父母、為之出死
斷亡而愉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
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
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修正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
在人者、威乎刑罰、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
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

若有疾、此之謂也、首子富國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飾五材、以辨名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飾五材、以辨名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

脩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夫財之所出、以時禁發、馬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也、決水潦、

農士賈工閭民

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害於五穀、
歲雖凶旱、有所粉穫、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瘠、觀
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脩焉、使五穀桑麻、皆
安其處、由田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
以時鈞脩焉、勸免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
鄉里、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辯功苦、上完利、監
一五鄉、以時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於鄉、工師
之事也、管子省官

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
為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
耕、始焉、芸卒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
功而不與分焉、賈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
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
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為工、則視
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
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
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

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管子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殖於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郵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殖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

管子五事

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於食。是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金而民不足於用。是皆以其事業交接於君上也。故人君挾其食守其用。據有餘而制不足。故民無不累於上也。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也。故民者信親而死利。海內皆然。民予則喜。奪則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於上也。租藉者所以疆求也。租稅者所慮而請也。王伯之君去其所以疆



求廢其所慮而請故天下樂從也管子海王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出三

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

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

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凡

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

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

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

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

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

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

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贖本之

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

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

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同

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

釜十繼而道有饑民然則豈壞力固不足而食固不

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

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

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

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同

玉起於萬民。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下也。同

桓公曰。何謂別群軌相壤宜。管子對曰。有莞蒲之壤。有竹箭檀栢之壤。有汜下漸澤之壤。有水潦魚鱉之壤。今四壤之數。君皆善官而守之。則籍於財物。不籍

於人畝。十畝之壤。君不以軌守。則民且守之。民有過移長力。不以本為得。此君失也。管子山國軌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國勢。管子對曰。有山處之國。有汜下多水之國。有山地分之國。有水洿之國。有漏壤之國。此國之五勢。人君之所憂也。山處之國。常藏國穀三分之一。汜下多水之國。常操國穀三分之一。山地分之國。常操國穀十分之三。水泉之所傷。水洿之國。常操十分之二。漏壤之國。謹下諸侯之五穀。與工雕文梓器。以下天下之五穀。此准時五勢之數也。管子

山至數

桓公曰地數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其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山出鉄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此之所以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刀幣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封於泰山禪於梁父封禪之王七十二家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桓公曰何謂得失之數皆在此管子對曰昔者桀霸有天下而用不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天非獨為湯雨菽粟而地非獨為湯出財物也伊尹善通移輕重開闔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筭坐起之費時也黃

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金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鉄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脩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劔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

允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一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天財所出、地利所在、管子對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鉄、上有鈹者、其下有銍、一曰上有鈹者、其下有銍、銀、上有丹沙者、其下有銍、金、上有慈石者、其下有銅、金、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榮者、謹封而為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然則其與犯之遠矣、此天財地利之所在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以天財地利、立功成名於天下者、誰子也、管子對曰、文武

是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玉起於牛氏邊山、金起於汝漢之右、滂珠起於赤野之末、光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而至難、故先王各用於其重、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令病則黃金重、令徐則黃金輕、先王權度其號、今之徐疾高下、其中幣則制下上之用、則文武是也、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令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管子地數、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柰何、管子對曰、夫昔者武

王有巨橋之粟，貴糶之數。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令曰：『民自有百畝之粟者，不行民舉所最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什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同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聞海內玉幣有七筴，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陰山之襦，磬一筴也。燕之紫山，曰金一筴也。發朝鮮之文皮，一筴也。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筴也。江陽之珠，一筴也。秦明山之曾青，一筴也。禺氏

邊山之玉，一筴也。此謂以寡為多，以狹為廣，天下之數盡於輕重矣。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為此柰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為四矣。吾非埏埴、搖鑪、橐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為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

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而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十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而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

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管子揆度管子曰。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故。為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艸萊。不可以立為天

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艸萊者，薪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蚕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筭曲之疆，若此則絀絲之籍去，分而斂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傳耜，次日獲麥，次日薄竿，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管子輕重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管子地數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疇山諸侯之國也。河壩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壩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

山諸侯之國、則斂蕪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
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
粟十鍾而錙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
錙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俸戟，程諸侯五釜而得
俸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
之數，國有十歲之畜，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
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
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
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斂其所強求，故下怨
上而令不行，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
知其然，故見予之形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
之司命也。黃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
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盡也。管子輕重

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
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
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
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
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
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耜鉞，此之謂春之秋。大夏
且至，絲纊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

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紡績緝縷之
所作也此之謂冬之秋故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已
得四者之序發號出令物之輕重相什而相百故物
不得有常固故曰衡無數同管子輕重乙

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
春且至溝瀆阨而不遂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
毀室屋壞墻垣外傷田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大夏帷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甲兵求繕弓弩求弦謹絲麻
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

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

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謂國準同管子輕重丙

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王數之守終始可得聞乎管
子曰正月之朝穀始也日至百日黍稷之始也九月
斂實乎麥之始也管子問於桓公敢問齊方于幾何
里桓公曰方五百里管子曰陰雍長城之地其於齊
國三分之一非穀之所生也池龍夏其於齊國四分
之一也朝夕外之所墾齊地蓋五分之一非穀之所生
也然則吾非託食之主也桓公遽然起曰然則為之
奈何管子對曰動之以言潰之以辭可以為國基且

君幣籍而務。則賈人獨操國趣。君穀籍而務。則農人獨操國固。君動言操辭。左右之流。君獨因之物之始。吾已見之矣。物之終。吾已見之矣。物之賈。吾已見之矣。管子曰。長城之陽。魯也。長城之陰。齊也。三敗殺君。二重臣。定社稷者。吾此皆以孤突之地。封者也。故山地者。山也。水地者。澤也。薪藁之所生者。斥也。公曰。託食之主。及吾地。亦有道乎。管子對曰。守其三原。公曰。何謂三原。管子對曰。君守布。則籍於麻。十倍其賈。布五十倍其賈。此數也。君以織籍於系。未為系籍。系撫織再十倍其賈。如此。則云五穀之籍。是故籍於布。則

撫之。系籍於穀。則撫之。山籍於六蓄。則撫之。術籍於

物之始終。而善御以言。公曰。善。

同管子輕重戊

桓公問於管子曰。輕重安施。管子對曰。自理國。處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能成其王者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處戲作造六峯。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穀食。而天下化之。黃帝作鑄鏡。生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茲暵之病。而天下化之。黃帝之王。童山竭澤。有虞之王。燒增。數斬群害。以為民利。封土為社。置木為閭。始民知禮也。當是其時。民無愠惡。不服而

天下化之夏人之王外鑿二十、蟲鞮十七、湛、瓠、三江、鑿五湖、道四涇之水、以敵九州之高、以治九藪、民乃知城郭、門閭、室屋之築、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卷、合陰陽、而天下化之、公曰：然則當世之王者何行而可？管子對曰：並用而毋俱盡也。公曰：何謂？管子對曰：帝王之道備矣，不可加也。公其行義而已矣。公曰：其行義柰何？管子對曰：天子幼弱，諸侯亢強，聘享不上，公其弱強，繼絕，率諸侯以起周室之祀。公曰：善。管子輕重戊。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以攻則取，以守則固。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為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汰流淫佚，侈靡

之俗日以長是天下之大祟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貶敗莫之振救，何計者也。事情安所取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勢，何以不危。漢之為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若此而上不譙者。世之有飢荒，天下之常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聚國，何以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繫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齧其骨。政法未必通也。遠方之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為人上者，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也。竊為陛下惜之。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謂之非其國也。其王制若此，之迫陛下，奈何不使吏計所以為此，可以流淚者，又是也。賈子無蓄。

人主租歛於民也。必先計歲收而量民積聚。知飢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門。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蓐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千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故古之為金石管絃者。所



以宣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衰經管履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唇沸肝，有今日明日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跲耒而耕，不過十畝，踏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涿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

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閔矣。

淮南主術

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境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群，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罟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艸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驚。

外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是故
艸木之發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泉，飛鳥歸之若烟
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
疆，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陰降，百泉則修橋梁，昏
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
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於天，下布之民，先王之
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非
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
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
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淮南主術

賢良曰：窮巷多曲辯，而寡見者，難喻文學，守死渣滓
之語，而終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語，已可觀矣。今
以近世觀之，自以目有所見，耳有所聞，世殊而事異，
文景之際，建元之始，民朴而歸本，吏廉而自重，殷殷
叱叱，人行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彌
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誅惡而
姦猶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學皆出山東，
希涉大論，子大夫論京師之日，父顧分明，政治識之
事故，所以然者也。賢良曰：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

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山東子弟
蕭曹樊鄴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既閔天太顛
而已禹出西羗文王生北夷然聖德高世有萬人之
才負迭群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數然後終於
廝役而已僕雖不生長京師才駑下愚不足以大議
竊所以聞閭里長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溫暖而不
靡器質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體器足以便事馬足
以易步車足以自載酒足以合歡而不湛樂足以理
心而不淫入無宴樂之聞出無佚遊之觀行即負羸
止作鋤耜用約而財饒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華
養生適而不奢大臣正而無欲執政寬而不苛故黎
民率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
其後邪臣各以伎藝虜亂至治外障山海內興諸利
揚可勝告緡江充禁服張大夫革令杜周治獄罰贖
科造微細並行不可勝載夏蘭之屬妄搏王溫舒之
徒妄殺殘吏崩起擾亂良民當此之時百姓不保其
首領豪富莫必其族姓聖主覺焉乃刑戮克等誅滅
殘賊以殺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責故居民肆然復安
然其禍累世不復瘡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殘疾
之政而強宰尚有強奪之心大臣擅權而斷擊豪猾

多黨而侵陵富貴奢侈貧賤篡殺女工難成而易弊
車器難就而易敗車不累期器不終歲一車千石一
衣十鍾常民文杯畫案几席緝蹈婢妾衣紉履絲匹
庶糲飯肉食里有俗黨有場康莊馳逐窮巷踰翰秉
耒抱耨躬耕身織者寡娶要欵逆容傳白黛青者衆
無而為有貧而強夸文表無裏紉袴臬裝生不養死
厚送葬死殫家遣女滿車富者歆過貧者歆及富者
空藏貧者稱貸是以民年急而歲促貧即寡耻乏即
少廉此所以刑非誅惡而姦猶不止也故國有嚴不
急之徵即生前不足疾矣

大夫曰吾以賢良為少愈乃及其幽明若胡車相隨
而鳴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蟬乎音聲入耳秋風至而
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賢
良者孔子讀史記喟然而歎傷正德之廢君臣之危
也夫賢人君子以天下為任者也任大者思遠思遠
者忘近誠心閔悼惻隱加爾故忠心獨而無累此詩
人所以傷而作比干子胥遺身忘禍也其惡勞人若
斯之急安能默乎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孔子栖
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閔世也大夫默然丞相曰願聞
散不足賢良曰宮室興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

玩好人情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間
者士大夫務於權利忌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
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
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雜毛不取今富者逐
驅殲罔宜掩捕麇麇駘洩沉猶鋪百川鮮羔豕豨胎
扁皮黃口春鵝秋雛冬葵溫韭浚菘蘓豐奕耳菜
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椀復冗足禦寒暑蔽風
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茨不剪無斲削之事
磨礪之功大夫達棊楹士頰首席人斧成木構而已
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修堊憂壁飾古者衣服不
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
刻畫無用之器玩好玄黃雜青吾色繡衣戲弄蒲人
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錡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
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
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扼止則就犁今富者連車列騎
驟貳輜輶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
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羣老而
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
裏枲表直領無禕袍合不緣夫羅紈文繡者人君后
妃之服也繭紵練者婚姻之嘉飾也是以文繒薄

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縹繡羅紵中者素綈綿冰常民
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紵素之賈倍
縑縑之用倍紵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
木幹不衣長轂數幅蒲薦苴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
則單復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幹蜀輪今庶人
富者銀黃華左搔結綏鞞杠中者錯鑣塗采珥斬飛
鈴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
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絛衫形撲羝皮傳今富者狐
曰鳧翦中者罽衣金縷燕氈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
控羊鞮皮薦而已及其後羊鞍甃成織鑣不飾金富
者鞞耳銀鑷鞞黃金琅勒罽繡弁汙垂珥胡鮮中者
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汗尊杯飲蓋無爵觴樽俎
及其後庶人器用即竹柳陶瓠而已唯瑚璉觶豆而
後彫文彫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中者舒玉
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
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燂
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
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藜膾
熟肉今民間酒食殽旅重疊燔炙滿案臠膾腥麕
卵鶉鷄橙枸鮐鱧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夏耕

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
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媵臘不休息今賓
昏酒食接連相因折腥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
者庶人糲食藜藿非鄉飲酒媵臘祭祀無酒肉故諸
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
佰阡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
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
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廟大
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今富者祈名
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倡儻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

雲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衛保散臘
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
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薦於
祭媵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訛言而幸得出實物
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牧
豢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飡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偽行
詐為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頷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
憚事之人釋本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
無杠滿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即采木之杠
葉華之構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

幄塗屏錯跗中者錦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草蓐
無茵席之加旃翳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緣蒲
平單莞庶人即草蓐索經單藺蘧蔭而已今富者繡
茵翟柔蒲子路林中者獐皮代旃闕坐平莞古者不
粥絀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
今熟食徧列殽施成市作業墮怠食必趣時揚豚韭
卵狗腊馬腩煎魚切肝羊淹雞寒蜩馬駱日蹇捕庸
脯胹羔豆賜鶩臠鴈羹自鮑甘鮑熟梁和炙古者土
鼓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
有琴瑟往者民間酒會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
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
者鳴竿調瑟鄭儻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足
以收形骸歲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斷
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榱椁貧者畫荒衣袍繒
囊緹索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
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
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揉偶車櫓輪匹夫無貌
領桐人衣紉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檀宇
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仞其高
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

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罍豆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
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與小坐而
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
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肉絲骨笄象珥
封君夫人加錦尚裝而已今富者皮衣朱絡繁路環
珮中者長裾交禕壁端簪珥古者事生盡愛送死盡
哀故聖人為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
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弊者則稱以
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效至於
發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
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娣九女而已今諸侯
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
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
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
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
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古者不
以人力徇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行而
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
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衣文繡黎民或糠糟

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為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古今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私作產業為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泮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鞵鞮車馬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紉下

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荆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葺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機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鋤耒耜言神仙方士於是趣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金飲珠然後壽與天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貲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丘落無生苗

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者享多儀儀不及
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已非正道不禦於
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學官親近忠良
歆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
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
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淫恣魚肉之蠹
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
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
故一杯捲用一人之力一屏風就萬人之功其為害
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
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不可為多故國病
聚不足即政急人病聚不足則身危丞相曰治聚不
足柰何

賢良曰蓋橈枉者過直救文者以質昔者晏子相齊
一狐裘三十載故民奢示之以儉民儉示之以禮方
今公卿大夫子孫誠能節車輿適衣服躬親節儉率
以敦朴罷園池損田宅內無事乎市列外無事乎山
澤農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紉其業如是則氣脉
和平無聚不足之病矣大夫曰孤子語孝璧者語杖
貧者語仁賤者語治義不在已者易稱泛旁議者易

是其當局則亂故公孫弘布被倪寬練袍衣苦僕妾
食苦庸夫淮南送於內蠻夷暴於外盜賊不為禁奢
侈不為節若疫歲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
治乎賢良曰高皇帝之時蕭曹為公藤灌之屬為卿
濟濟然斯則賢矣文景之際建元之始大臣尚有爭
引守正之義自此之後多承意逆欲少敢直言面議
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訟園田爭曲直人
主之前夫九層之臺一傾公輸子不能正本朝一邪
伊望不能復故公孫丞相倪大夫側身行道分祿以
養賢卑已以下士功業顯立日力不足無行人子產
之繼而葛繹彭侯之等隳壞其緒紕亂其紀毀其容
館議堂以為馬廐婦舍無養士之禮而尚驕矜之色
廉耻陵遲而爭於利矣故良田廣宅民無所止不耻
為利者滿朝市列田畜者彌郡國橫暴掣頓大第巨
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難醫而不可為工大夫勅
然作色默而不應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以兆民為通計一夫不耕天下
必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今舉世舍
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功充盈都
邑治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

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一奉其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則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疆亂生於治危生於安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以相詐給比肩是也或以謀姦合任為業或以游教博奕為事丁夫世不傳犁鋤懷丸挾彈携手遨游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未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唯無心之人群豎小子接而持之妄彈烏雀百發不得一而反中面目此寂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傳以蠟蜜有甘舌之類皆非吉祥善應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詩刺不績其麻女也婆婆今多不修中饋休

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婦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皆易恐懼至使犇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上漏下濕風寒所傷姦人所利賊盜所中益崇以至重者不可勝數或棄鑿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也或裁好繒作為䟽頭令工采畫顧人書祝虛飾巧言欲邀多福或裂拆繒綵裁廣數分各長五寸縫繪佩之或紡絲而縻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而空殘滅繒絲縈悖小民剋削綺縠寸竊八采以成榆葉無窮水波之文碎刺縫紵詐為筍囊裙禱衣被費繒百練用功十倍此等之傳既不助良農工女無有益於世而坐食嘉穀消費白日毀敗成功以完為破以牢為行以大為小以易為難皆宜禁者也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灌漏卮孝文皇帝躬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盛夏苦暑欵起一臺計直百萬以為奢費而不作也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逆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笥中女布細緻綺縠冰紈綿繡犀象珠玉琥珀璆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麀鹿履烏文組綵襪驕奢

僭主轉相誇詭箕子所晞今在僕妾富貴嫁娶車駟各十騎奴侍僮夾轂節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耻不逮及是故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繪綵而乘車馬今者既不能盡復古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子衣必細緻履必麋麕組必文采飾機必綸此校飾車馬多畜奴婢諸能若此者既不生穀又坐為蠹賊也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後世以楸梓槐栢柁檟各取方土所出膠漆分致

釘細要削除鏟靡不見際會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梓豫章榎柟邊遠下土亦競相倣倣夫檣梓豫章所出殊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經歷山峯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儉阻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斫連月然後訖會衆然後能動擔牛列然後能致水由潰入海連淮逆河行數千里然後到碓工匠彫治積累日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大衆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輓東至樂浪西至燉煌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可為痛心古者墓而不

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
泣曰禮不修墓鯉死有棺而無槨文帝葬於芒碭明
帝葬於洛南皆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陵墓雖
卑而聖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
喪或至刻金鏤玉櫛梓椁柩良家造塋黃壤致歲多
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
侈上僭寵臣貴戚州郡世家每有喪葬都官屬縣各
當遣吏齋奉車馬帷帳貸假待容之具競為華觀此
無益於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擾傷害吏民今安
鄙畢之郊文武之陵南城之壘曾皙之冢周公非不
忠也曾子非不孝也以為褒君顯父不在聚財揚名
顯祖不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于德弊則沒禮晉
靈厚賦以彫墻春秋以為非君華元樂呂厚葬文公
春秋以為不臣况於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
道乎景帝原侯衛不害坐葬過律奪國明帝時桑民
縱陽侯坐冢過制髡削今天下浮侈離本僭奢過上
亦已甚矣凡諸所譏皆非民性而競務者亂政薄化
使之然也王者統世觀民設教乃能變風易俗以致
太平問人主有公賦無私求有公用無私費有公役
無私使有公使無私惠有公怒無私怨私求則下煩

而無度是謂傷清私費則官耗而無限是謂傷制私使則民撓擾而無節是謂傷義私惠則下虛望而無準是謂傷正私怨則下疑懼而不安是謂傷德

太上不空市其次不偷竊其次不掠奪上以功惠綏民下以財力奉上是以上下相與空市則民不與民不與則為功詐而取之謂之偷竊則民備之備之而不得則暴迫而取之謂之掠奪民必交爭則禍亂矣諸侯不專封富人名田踰限富過公侯是自封也大夫不專地人賣買由己是專地也或曰復井田與曰否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然則如之何曰耕而勿有以俟制度可也

治平在庶功興庶功興在事役均事役均在民數周民數周為國之本也故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乃分地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勛勞者可見怠惰者可聞也然而事役不均者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民盡其心而人竭其力然而庶功不興者未之有也庶功既興故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疚焉然而治不平者未之有也故曰水有源治有本道者審乎本而已矣周禮孟冬司寇獻民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其重之如是也

今之為政者未知恤已矣譬由無田而欲樹藝也雖
有良農安所措其疆力乎是以先王制六卿六遂之
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相
愛刑罰慶賞相延相及故出入存亡滅否順逆可得
而知矣如是姦無所竄罪人斯得迨及亂君之為政
也戶口滿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者有之弃捐
者有之浮食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偽端並作矣小
則盜竊大則攻劫嚴刑峻法不能救也故民數者庶
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
造器用以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之建典
家以至立度五禮用修九刑用措者其惟審民數乎

凶年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曲禮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
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母乃不可與然
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望之愚婦人於以
求之母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
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檀弓

國家靡敝則車不雕幾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履馬不常秣

少儀

治亂天耶。曰日月星辰瑞曆是禹桀之所同也。禹以
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耶。曰繁啓蕃長於春夏畜
積收藏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
治亂非時也。地耶。曰得地則生失地則死。是又禹桀
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地也。荀子 羣國

荒政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
刑。四曰弛後。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八曰殺
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
除盜賊。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衆盛苦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有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惧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魯饑臧文仲言于嚴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

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典。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王而予之糴。

田土

凡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地灋而待政令。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鄰為^{相贊助}鄩。五鄩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凡治野以下^{下地}劑政。以田里安。以樂昏擾。以土

宜教。以興鋤利。以時器勸。以疆予任。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晦。萊百晦。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二百晦。餘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間有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

田賦

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於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藉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之何訪焉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

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重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廬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制地君曰理國之道地德為首君臣之禮父子之親覆育萬人官府之藏強兵保國城郭之險外應四極具取之地而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而萬人之所和而利也正是道也民荒無苛人盡地之職一保其國各主異位毋使讒人亂普而德營九軍之親闢者諸侯之隙隧也而外財之門戶也萬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十六道同管子問如以與人財者不如勿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

奪其事。管子侈靡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十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馬。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筴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筴。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柰何。管子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筴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筴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

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管子匡乘馬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為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闔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始

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人君之守高下歲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徇後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民

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負，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賞，財物之貴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柰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管子乘馬數。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藉於臺雉何如管子對曰此
毀成也吾欲藉於樹木管子對曰此伐生也吾欲藉
於六蓄管子對曰此殺生也吾欲藉於人何如管子
對曰此隱情也桓公曰然則吾何以為國管子對曰
惟官山海為可取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
王之國謹正鹽筴桓公曰何謂正鹽筴管子對曰十
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
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
半此其大曆也鹽百升而釜令鹽之重升加分疆釜

五十也。升加一，疆釜百也。升加二，疆釜二百也。鍾二千，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禹筮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今吾非藉之諸君，吾子而有二國之籍者，六千萬。使君施令曰：吾將藉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此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管子海王

今鉄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刃。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鉋。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輦居玉友

輦名

大車

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今鍼之重加一也，三十鍼一人之藉也。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藉也。耜鉄之重加七，三耜鉄一人之藉也。其餘輕重皆準此而行。然則舉臂勝事，無不服藉者。同

夫楚有汝漢之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此三者亦可以當武王之數。十口之家，十人啗鹽，百口之家，百人啗鹽。凡食鹽之數，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婦人三升少半，嬰兒二升少半。鹽之重，升加分，耗而釜五十升，加一耗而釜百升，加什耗而釜千。君伐菹薪，

煮泔水為鹽，正而積之三萬鍾。至陽春，請籍於時，桓公曰：「何謂籍於時？」管子曰：「陽春農事方作，令民毋得築垣墻，毋得繕冢墓，丈夫毋得治宮室，毋得立臺榭，北海之衆，毋得聚庸而煮鹽，然鹽之賈必四什倍，君以四什之賈修河濟之流，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腫，守園之本，其用鹽獨重，君伐菹薪，煮泔水，以籍於天下，然則天下不減矣。」管子地數

役法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乃頒比灋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



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家一人民。大故致餘子。及

卿大夫之職。各掌其卿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卿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入其書。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

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
年則公旬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
力政無財賦

遼東之後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
何辭以對文中子立命

委積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
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野鄙之委積以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
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以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
有市上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
時頒之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䟽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必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富國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管子治國

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

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強。兵強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捨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也。同。

允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

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一。廝與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熟也。四種而五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

生而不死。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宀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馭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宀，易宀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生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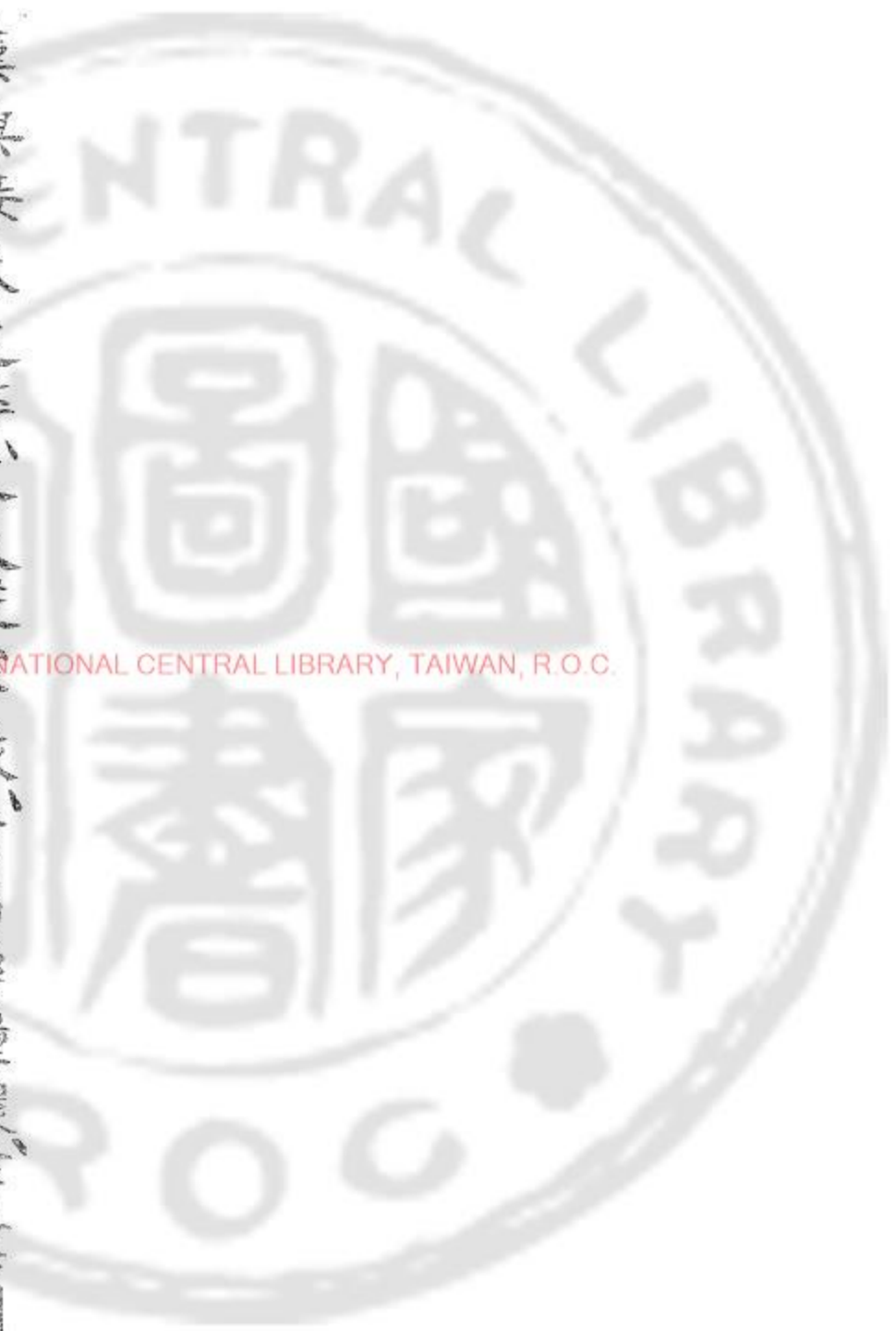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煦煦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於君子

之德矣。桓公曰善。管子小問

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網，吏為綱，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鈇耨以當劍戟，被蓑以當鎧鑊，蒞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春三月，菽室燠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父禱，以魚為牲，以麋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賑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赦薄罪，出拘民，解仇。

讐，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賞五德，滿爵祿，遷宮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富兵彊，民村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患，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亂而亡，自古至今未嘗有也。管子禁藏

漢興接秦之弊，大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執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



將言武帝之
耗財先言
其富溢發端

為私奉養。馬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炭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今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輪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興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此之時。網䟽而民富。從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助朱買臣

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

募民田

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犍。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而漢

復
奴婢得

遷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馬。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既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騫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

損御

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繫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堯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端財後貧、轉輸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

少而賈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鏹錢益輕薄而物賈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馬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

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鉄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浮食竒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後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鉄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鉄者，置小鉄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鉄，作官府，除故鹽鉄家富者為吏。吏道益襍，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自產其財為末賈居邑，稽諸物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人輶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不得以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以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

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歿、式有少弟、弟
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
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
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
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
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
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
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歿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
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
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
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
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
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
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
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
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
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

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屨草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為緹氏令。試之，緹氏使之遷為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究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必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

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遷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他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徵、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歿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

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貞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遷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治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鉄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鉄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鉄、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

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
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
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
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
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
官自糶乃足人多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
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
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

江南火耕水耨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
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
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
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
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
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
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
什一以除告緡用克伐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太
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
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

年南越反西羗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羗又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

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羗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賤或疆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賤乃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羗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

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鉄、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鉄、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鉄、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賈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賈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泰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

斥馬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
衣稅而已今私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私羊
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
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
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
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
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貨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
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
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

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
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疆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
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
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
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
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
國之幣為三等黃金以鎰名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
重如其文為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
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

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永
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
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記平
準書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造大錢、
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
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
並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廼罷錯刀、契刀、及
五銖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
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
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
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
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

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下、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十品。漢書食貨志

禁藏於曾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水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賄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必誅者也有誅者不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灋易而民全以無刑

至有刑者其刑繁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迂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為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幼完活萬民莫明焉管子禁藏

錢法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亡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急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

以佐灾、無乃不可乎、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灾是備
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
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開
石、蘇均、王府則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苦濟濟、
愷悌君子、千祿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
易樂于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數澤肆、既民
力雕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
何易樂之有焉、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
潢污也、其竭也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灾至而備亡
王其苦之何、吾周官之於灾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
而奪之資、以益其灾、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
之、王弗聽、卒鑄大錢、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以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鉄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以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

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錢重則以術散之則錢必治矣四挾銅之積以鑄兵器以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以別貴賤以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此謂之七福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有功今願退七福而行博禍可謂長太息

者此其一也

賈子銅布

迺者竊聞吏復鑄錢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少者十數家屬知識及吏之所疑繫囚榜笞及犇走者類甚不少僕未之得驗然其形必然抵禍罪者固乃始耳此無息時事甚不少於上大不便願陛下幸無忽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錢鑄錢之情非釵鉞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又易為無異鹽羨之易而其利甚厚張法雖公鑄金賜而鑄者情必奸偽也名曰願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操造幣

之勢。各隱親其家。而公鑄作。因欲禁其大利微聊。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民理然也。夫白着法以請之。則吏隨而掄之。為民設阱。孰積於是。上弗蚤圖之。民力且盡矣。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雖少異乎。未甚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乎。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小異行。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將使天下操權族。而吏急而一之乎。則吏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勢不可施。縱而弗苛乎。則郡縣異而肆不同。小大異同。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

銅者。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奸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休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闕矣。少益於今。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吏必議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以圍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不勝而禁法。數潰難言。已大事也。久亂而弗蚤振。恐不稱陛下之明。凡治不得應天地星辰有動。非小故也。或累主德。陛下不可以怠。方今始伏望。可善圖也。賈子鑄錢

人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惠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彜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蔽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

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哉？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

四靈以為畜，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與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謹忿，鳳以為畜，故鳥不^飛獮，麟以為畜，故獸不^驚走，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禮運

子華子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川閱水以成，川世閱人而為世。河之下龍門也，疾如箭之筈，人壽幾何而

期以有待也。治古之時，積羨于躬，如膚革之就，充惟恐其不修，弗憂於無聞，如擊考鼓，鍾其傳以四達，絳如也。今則不然，荒飈怒號，而獨秀者先隕，霜露宵零，而朱草立，搗媾市之徒，又從而媒孽以訖，搖之，是以萌意於方寸，未有毫分也，而觸機，穿展布其四体，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拱措，懷抱其一槩之操，泯泯默默，而願有以試也，而漫漫之長夜，特未旦也，疾雷破山，澍雨如靈，雞喑於時，而失其所以為司晨也，人壽幾何，而期以有待也。今世之士，其無幸歟。

子華子神氣

閔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聞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之存金存玉中之

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夾相遇則勝負見兩
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
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
大鯨合衆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為
不足閱尹子一字篇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踴躍
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剗削不能
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
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

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齊丘子蛇雀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
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
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情性積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
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我孰為
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所道之至
矣齊丘子老楓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
精神在我視聽在彼竝趾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
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

所以知。鬼魄。卷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疣。苟無其。疣。何所不可。齊丘子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廻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廻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為兔。藥石為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盡眉。而人不知。唯清淨者。物不能欺。齊丘子環舞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相照。影。相傳。不便。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齊丘子形影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分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為。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齊丘子蟄藏

鳥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鳥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鳥為同。孰鳥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鳥雞乎。孰晝夜之同。鳥雞乎。鳥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

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齊丘子鳥雞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諂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齊丘子四境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

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聞而耳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齊丘子射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買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始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齊丘子龍虎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耀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聞，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

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齊丘子游雲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
噉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噉不能已。
有惧豉醬若蝹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
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志禍福齊丘子噦噉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蠶虹盜人蟲生蠶虹
者腸中之蟲也噉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
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頽天其頽乎
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蠶虹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

破則家立。蠹蟲蝕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
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
蠶虹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齊丘子天地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
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
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
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齊丘子陽燧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
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
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

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齊丘子生死

瓜髮者。我之形。何瓜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

無痛。而血肉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

之外。齊丘子瓜髮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

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

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齊丘子神道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

也。而聲自授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

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

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導神。神導虛。含神。

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翔。蒼蠅之營。

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

啾噉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

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為。齊丘子大舍

道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
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源流、
汨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
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頓於六合、
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
維而含陰陽、絃宇宙而章三光、
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
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神與化游、
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

滯、輻、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
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鈞、旋、穀、轉、周、而、復、匝、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
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
有、萬、不、同、而、便、于、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于、大、宇、宙、之、總、
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响、諭、覆、育、
萬、物、群、生、潤、于、草、木、浸、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
羽、翼、奮、也、角、觝、生、也、獸、胎、不、曠、鳥、卵、不、廢、父、無、喪、子、
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
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

成、化、像、而、弗、宰、豉、行、喙、息、蠖、飛、螻、動、待、而、後、生、莫、之、
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
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
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隨、之、而、
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斷、之、而、不、薄、殺、之、而、
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
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
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
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忽、歷、遠、
彌、高、以、極、往、驚、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於、

抱羊角而上、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閭闔、淪天門、末
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鑿、不能與之爭先、是
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
四時為馬、陰陽為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
節、以馳大區、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
使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霓
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經營四
隅、還反於樞、
淮南子原道訓

夫喜怒者、道之行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
發瘡、驚怖為狂、憂悲多患、病內成積、好憎繁多、禍乃
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嗜
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
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
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
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疏
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韜、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

而不逼、處大而不窺、其魂不躁、其神不媯、湫漻寂寞、
為天下、鳥大道坦坦、變無形象、優游委縱、如響之與、
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仗、能存之、
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听天下、若背風、
而馳、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
不遺者、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
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
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
章華、游雲夢、沙丘耳、聽九韶、六瑩、口味煎熬、芬芳馳、
騁、夷道釣射、鷓鷀之樂、手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

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廢為悲、與陰俱閉、與、
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懼、得道而肥、聖人不以身役、
物、不以欲滑和、是故其為樂、不欣欣、其為悲、不慄、
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忼慨遺物、而與道同、
出、是故有以自得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
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
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
夫建鍾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旄象、耳听朝歌、北鄙靡、
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戈高、
鳥走獸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

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
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
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
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
不決于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
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而不行故聽善
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
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
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關於中而強學

淮南原道

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龍聾者之歌
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
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
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
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皆謂此也自得
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
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
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潭海裔馳
要褻建翠蓋目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滔飢奇麗激

於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
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酒、聖人處
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
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於榛薄之中、環堵之室
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樛桑為樞、上漏下溼、潤浸北
房、雪霜凄瀟、浸潭沍、蔣道進於廣澤之中、而徜徉於
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
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
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
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鵲之喈喈、豈嘗為寒

暑燥溼、變其聲哉。

同前

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植正與之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于目桓公之取寧戚也斷之于耳而已矣為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性情也聽失于誹譽而目淫于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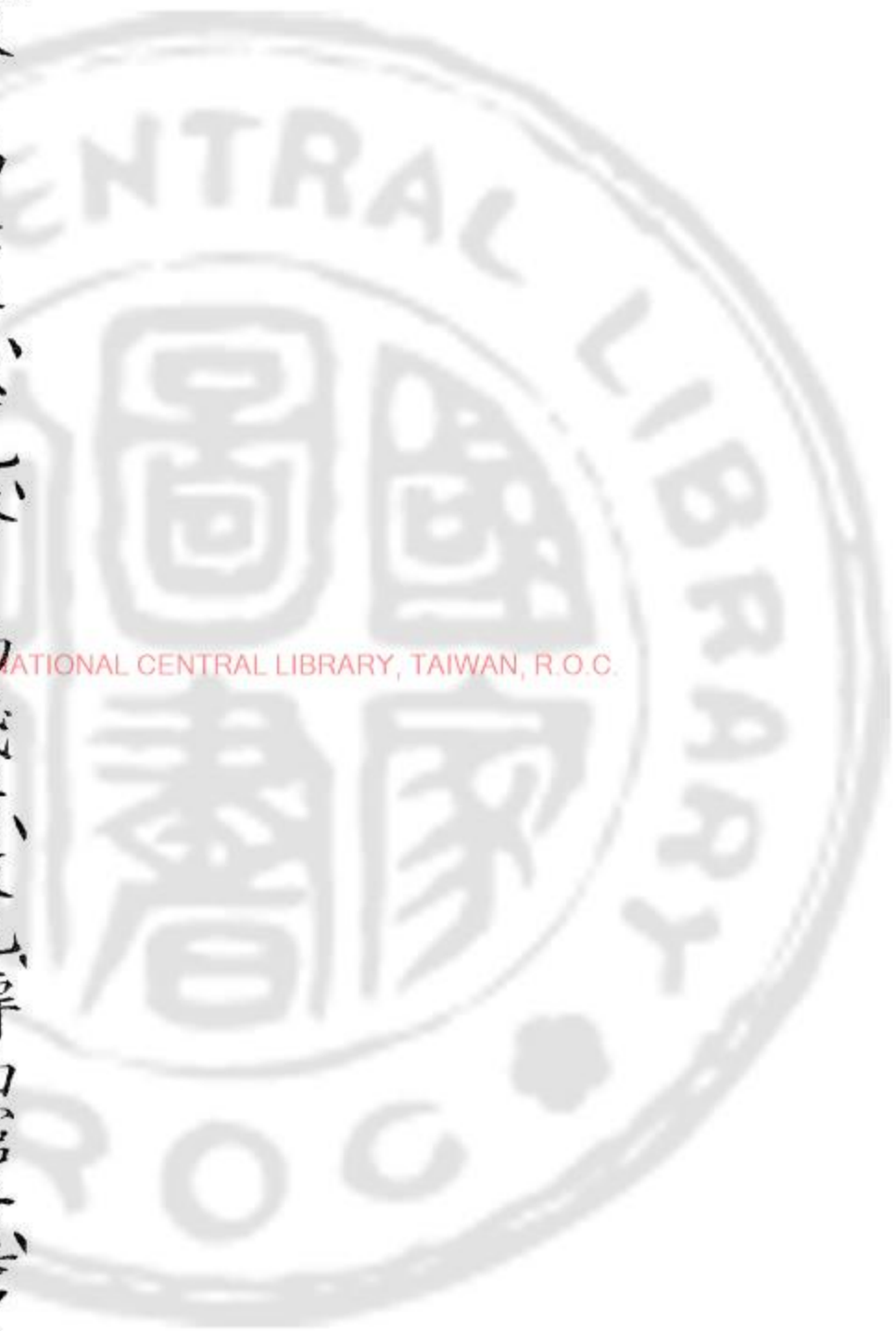


平故聖王執一而無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
矣夫一者至貴無適于天下聖人記于無適故民命
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
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
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
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涕之出于
目此蓋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辟若水之下流煙之
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衰強親者
雖笑不和情發于中而聲應于外故釐負羈之壺餐
愈于晉猷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于智伯之大

鍾故禮豈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致遠

淮

快、而亡者、怒也、察、而殘者、伎也、傳而窮者、訾也、
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泰之而俞瘠者、交也、辯而不說
者、爭也、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廉而不見貴者、劓也、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剽行也、此小
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為也。
荀子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綱目、師拱鼠、制禮、師

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
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
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
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
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
人渾之閔尹子三極篇

閔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

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巧時拙

閔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
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

閔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綵焚事則
其布

閔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
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惟聖人能神而不神於神
役萬神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御之日
應萬物其心寂然

閔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

一而不化

閔尹子曰瓜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閔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閔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是或化為讐、或化為思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閔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通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通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聞所聞故能無不聞

閔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鍾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下處之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截萬物而不傷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不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籍歛殫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

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資救失者有
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繫身守道不與並陷
乎邪是曰卑而不失義瘁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
意也聖人之德意何如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
藉歛和乎百姓樂及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
風雨不降雹天明象而贊地長育而具物神降福而
不靡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
得意也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体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
作而以天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乎知而所行恒
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
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
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
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
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
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也雖使丘陵草
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以
十仞之臺縣衆聞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
嘗舍下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
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遷愈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
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固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
尼之盡慮為之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声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
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
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
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桀萬桀曰聖、人未
沒時寧知其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
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
知之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
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
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
沒黃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
乎堯舜其猶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魏、乎
禹舜之有天下而不預焉與舜比方魏、知禹湯聖
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
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
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
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臯陶

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舜陳道朕
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

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
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黃帝顛得天匡陽上法中宿取
象文昌顛項戴午是謂清清發節易度蓋象招搖帝
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理陰陽堯眉八彩是
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玉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
應攝提以象三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
害決河疏江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祭於人
情湯臂三肘是謂柎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文王四

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王望羊是謂攝
揚肝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
道輔於幼主孔子反宇是謂左甫三德澤所與歲元
通流聖人所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
生也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曰羣鳥之於
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羣人之於聖乎或曰甚
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蓋去諸曰甚矣子
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阮也阮泰者
非斯手投諸火

聖教

閔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
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斲之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
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
彼名也處一賢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
者衆人所不能踰也

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
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手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
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

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變則虎吾馬開明哉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苓開發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闢然不覩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弭明宿之而弭壯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不詐、也如姦、而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肱、久而愈盈尸諸聖

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

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世人之益者君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矣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璫其聲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聖人文質者也車服以彰之藻色以明之聲音以揚之詩書以光之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

不眩吾則無以見聖人矣

聖人樂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道離者是聖人乎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手拭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人固多變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覩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

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或曰辭達而已矣聖人以文其奧也有五曰玄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幽深謂之玄理微謂之妙數博謂之包辭約謂之要章成謂之文聖人之文成此五者故曰不得已

非聖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為二儀有清濁焉
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為陽為天重濁者下為陰為地
矣天則剴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
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
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
無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人自謂異於鱗羽
毛甲諸蟲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
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
養其類而該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

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
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啁噪皆有其
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
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
言邪則其號鳴啁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
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尔
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
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異而同者
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
之巨細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氣又
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鼈山陵之包草木
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介處雌雄牝牡自然
相合無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各穴無
宮室之制茹毛飲血無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無
奪害之心無瘞歲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自
牧濠、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
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諸蟲又相教播種以
食百穀於是有了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
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了夫婦之
別父子兄弟之序為棺槨衣衾以瘞歲其死於是有了

喪葬之儀結且罟網罟羅以取鱗毛羽諸蟲於是
有刀俎之味濠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
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
為君名衆為臣一何後衆、不得凌一於是君臣
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
以升降其衆於是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
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為聖人既而賤貴貧富而人之
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雖濠、淳
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彼無
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
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醜真淳厚嗜欲
而色爭心矣爭則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
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拍
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
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為不友不悌夫婦不
相一為不貞不和為之者為非不為之者為是是則
榮非則辱於是樂是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
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
謂之聖人者誨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
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

於國弋鋌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忘國之禍綿、
不絕生民困窮天柝之苦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
之不自然而人之疆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疆分貴
賤尊卑以一其爭疆為仁義禮樂以偕其真疆行刑
法兵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
其命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道也

五兵者殺人者也羅網者獲鳥獸蟲魚者也聖人造
之然後人能相殺又能取鳥獸魚鼈焉使人知可殺
知可取然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哀世人
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麋鹿鯤蚘法令
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造之者復出其
能自己乎

七十二賢

顏回魯人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
三十二而死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回之德
行著名孔子稱其仁焉閔損魯人字子騫少孔子十
五歲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孝焉冉耕魯人字伯牛
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矣夫冉雍字仲弓伯
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
著名孔子稱其可使南面宰予魯人字子我
有口才以言語著名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
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冉求字子由仲弓之族少孔子

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仲由卞人字子路少
孔子九歲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言偃魯人字子
游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卜商衛人字子夏
少孔子四十五歲以文學著名顓孫師陳人字子張
少孔子四十八歲有容貌資質寬重曾參南武城人
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志存存道孔子目之以作
孝經澹臺滅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有
君子之姿公正無私高柴齊人字子羔少孔子三十
歲為人篤學而有法必不齊魯人字子賤少孔子三
十歲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樊須魯人
字子遲少孔子三十二歲弱仕於季氏有若魯人字
子若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彊識好古道公西赤魯人
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束帶立朝閑賓客之儀原
憲宋人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有守貧而樂
道公冶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南宮縚魯人字子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污
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公皙克齊人字季沉未嘗屈
節為人臣孔子貴之曾點曾參父字子皙禮教不行
欲修之孔子善之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無雩之下
顏繇顏回父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學於闕

里而受學焉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好
易孔子之傳之志焉漆雕開蔡人字子若習尚書不
樂仕公良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秦商魯人字不
慈顏刻魯人字子驕司馬黎耕宋人字子牛為人性
躁好言語見兄桓雅行惡牛常憂之巫馬期陳人字
子期少孔子三十歲梁鱣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二十
九歲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冉儒魯人字子魚
少孔子五十歲顏辛魯人字子桺少孔子四十六歲
伯虔魯人字子楷少孔子五十歲公孫龍衛人字子
石少孔子五十三歲曹邱蔡人字子循少孔子五十
歲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叔仲會魯人字子期
少孔子五十四歲與孔族年相比二孺子俱執筆迭
侍於夫子孟武伯見而訪之秦祖秦人字子南奚咸
魯人字子皙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罕父黑魯人字
子黑公西蒧魯人字子尚穰駟赤秦人字子從冉季
魯人字子產薛邦魯人字子從后處齊人字里之縣
亶魯人字子象左郢魯人字子行狄黑衛人字皙之
商澤魯人字子季任不齊楚人字子選榮祈魯人字
子棋顏會魯人字子聲原亢魯人字子籍公有魯人
字子仲秦非魯人字子之漆雕從魯人字子文燕伋

秦人字文思公夏守魯人字子乘句井彊衛人字子
界步叔乘齊人字文車石子蜀成紀人字子明御選
魯人字子飲施之常魯人字子恒申績魯人字子周
樂欣魯人字子聳顏子僕魯人字子叔孔弗字子蔑
漆雕修魯人字子歛縣成魯人字子橫顏相魯人字
子襄右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
四望喟然而嘆曰登高望下彼人心悲於是致思無
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
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鍾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

纒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千里搴旗
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
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漭漭之野
兩壘相當旗旌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縞衣
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擇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
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辯哉士乎僂者乎顏回退
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
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薰猶不同器而箴堯桀不同國而治以
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

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難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

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導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餘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請聞其行子貢曰夫能夙

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不畏疆禦不侮矜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子和之以文彊乎武乎文不勝其質恭老邱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則有繼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而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

其德敢言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是魯
參之行也孔子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
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
位不喜不侮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
曰其不伐則猶可能其不弊百姓則仁夫子以其仁
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若截馬是卜商之
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足
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不忘
是言偃之行也独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
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縉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
為異士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
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
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觀者也
吾子有命而訊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
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子辨賢於丘也曰
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
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
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
不能及賜能辨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

而不能同無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許也此其所以
事吾而不貳也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曰寢或曰淵騫曷不寢曰攀
龍鱗附鳳翼翼以揚之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
如其寢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
文章亦不足為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
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手後矣夫子曰回何
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
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

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手後者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
之日出東方而入於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
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
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
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
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女交一
臂而失之可不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以盡
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

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之
有不忘者存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
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
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
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
或人瞿然曰茲若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

山雌之肥其意得手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曰明
、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閭、在上簞瓢梓茹亦
山雌也何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

德也

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礼勿動非礼勿視非礼勿聽淹
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中矣淹退謂如晦曰
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

曾子敝衣而耕於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會子固辭
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
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
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
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
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

子路戎服見於孔子拔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矣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孔子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則失之

宰予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子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日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之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無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真土梗耳夫魏真為我累耳

田子方之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田子方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夫子聞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柝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

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吾不為有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然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性

羗氏、僂、翟、嬰、兒、生、皆、同、聲、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駸、不、
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
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
于、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
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于、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
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
人、之、性、無、邪、久、湛、于、俗、則、易、易、而、忘、本、合、于、若、性、故、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人、性、欲、平、
嗜、慾、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

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六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辟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無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員曲折湛所於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矸旬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激溶湛於其所以容而態易矣醎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以是

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大道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槩括烝矯然後直鈍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得禮義然後

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亂而不
治古者聖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
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飭人之情性而
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治合於
道者也今之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縱
性情安恣睢而違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
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荀子性惡篇

養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思以求致其
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
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
性天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
義明而物親忠也中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
而順乎文理也禮樂備行則天下亂矣彼正而蒙已
德、則不冒、則物不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
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
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虽有知無所用

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建德下
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
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
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灑淳散朴離道以善險
德以行然後去性以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
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
後民始惑亂無以及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
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
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
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
不出也非蔽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
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
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古之存身者不以
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
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
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已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古
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
已矣令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
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圍其去不可止

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倍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而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憂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聞、者也。以十仞之台縣衆閭者也冉

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吾樹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飡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難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蕪葭始萌以扶吾形柔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性情

子華子曰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
衰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
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
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磬
匏淙射湛於所閱而響易矣洄洑激咨湛於其所以
容而態易矣醜淡芳臭湛於其所以染而味易矣凡
此五易者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
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日月欲明浮雲蔽之
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修秋風敗之人性欲平

嗜欲害之象塵而欲無昧不可得繫

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鈞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往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

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舍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肝之為言干也肺之為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為言任也任於思也腎之為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為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

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內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內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為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為之候何耳能通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為之候何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口為之候何口能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為張星陰者腎之瀉腎者水之精上為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為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

於耳六府者何謂也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
府者謂藏官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
也胃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稟
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立馮膀胱常能有執故
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
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
也肝者木之精也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
肝膽二者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為府也肝
者木之精也木之為言木也人怒無不色青目脈張
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義禮義者有分

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為心肺主心為皮体主故
為兩府也目為心視口為心談耳為心聽鼻為心嗅
是其支体主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
南方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方
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陰氣始起
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者何謂魂猶佗佗也行
不体於外也主於情魄者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
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内精神者何謂也
精者靜也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
恍惚太陰之氣也間摠云支体萬化之本也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
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辯讓故制禮以適其宜
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
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
莫能實定周人世頌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
性養而致之則善長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
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
子賤漆彫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
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
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其性長

大與物交接者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
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
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惡不
出衆庶長大為亂不変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
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野
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祁豚為亂
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
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
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
時可此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屬必多

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虛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馬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於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

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此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

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
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
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
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
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
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
均嚚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及孟子作
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
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
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

能

行以俎豆為美石生而豎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
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美為周聖師稟蘭
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
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歆
食之嗜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
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
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
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
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
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挹於善不

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騫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已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亦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生於陽情生於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慶二家各有見可也不慶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末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涸玉生於石有純有駁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刑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隱惻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

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
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古碩儒公孫左
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鄆文
茂記繁如榮華恢諧極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者
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不
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
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
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
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
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
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
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
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
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及
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七情

子華子曰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逾悲不主乎樂故也鬱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隱也而安恬者得之而逾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赭蒼五色東西貿區而昧者則不知之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歟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野養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鷓鴣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在前孽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